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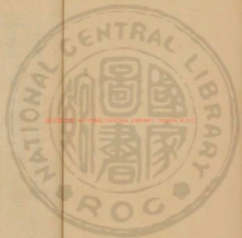
1572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1995 Tiffen Company, USA





2025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23619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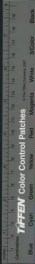


刻兩山墨談序
水南先生現居
狹谷兩山之百
左右圖書投
鏡之本此于
外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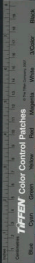
泊然淡然也。子公
取以色後先生出其
新著一酒山墨蹟。子
公而卒讀。清之先
生日去自古拓源。是

未言終濟或亂雜而
無之。是故皆稽察證
歸虛炫定執。言辨
沿常。藝酒納。多伯繪
偏繪。則厚。藝酒。則固。



拜辨別誕炫宜則時蒙
從則悔均之謂彌文彌文
當觀馬先生是談之
書大則松徑據史訂疑
考誤小則別子與物窮

情盡交矣而匪厚裝
而匪固辨而多誕炫而
其時證而無臨殆博求
而得談者也是故宋之
是以備史贊之是以弘談



存之足以稽實錄而辨
中言先生曰予何能所
惟學與志庶幾望於南
孝子延以語司訓林鳳林
子曰是則美矣可以傳矣

彰之文獻其亦有徵
而先生之集其能以傳
乎孝子曰美矣美矣今語
吾烏法將來不如此日
乎茲特為之先報云爾



於是原法林子為次第
所編而付法梓人

嘉該己亥歲仲春之吉

賜進士知德法縣事四會

李彙拜書



兩山墨戲卷之一

吳典陳寔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
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
立太丁之子太甲程子解孟子之文曰古人謂
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
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疑皆有礙蓋以史記之
言為信則太丁雖死固有嫡孫在也舍嫡孫而
立諸子既非敬宗尊祖之道加以亂禮制夫世

於是原法林子為次第
所編而付法梓人

嘉該己亥歲仲春之吉

賜進士知德法縣事四會

李彙拜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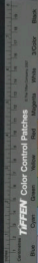
兩山墨戲卷之一

吳典陳寔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
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
立太丁之子太甲程子解孟子之文曰古人謂
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
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疑皆有礙蓋以史記之
言為信則太丁雖死固有嫡孫在也舍嫡孫而
立諸子既非敬宗尊祖之道加以亂禮制夫世

防繼世爭立之禍將必啓之成湯伊尹宜不忍躬此厲階也史記陽甲之紀曰商自沃丁以來祀中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立丁者比九世亂據此則商人兄弟終弟及蓋起於沃丁之世九世之亂歸罪于沃丁之肇端則成湯之末知外丙仲壬之未嘗相及明矣以程子之言爲信則夫外丙仲壬者湯所出耶太丁所出耶謂湯所出則是時湯年幾百不應尚有襁褓之謂太丁所出則自爲太甲之弟而二歲四歲

非所應論太甲既爲二人之兄又須居世嫡之地乃可爲祖後然則不可但以差長而板立之也故予疑外丙仲壬皆太丁之少子而邵子經世史不載二人之名世說蓋以甲子歷推之而知非有其在位之年次也然則外丙仲壬實未嘗立太甲直以長嫡孫承繼湯後凡謂太甲服仲壬之喪者皆史遷之訛惑之耳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謂于先王奉鬻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



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蔡氏曰先王湯也吳氏曰奉嗣王祗見嘏祖謂雖偏見商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蔡氏徒見下文與後篇之言先王者皆指湯而言遂以此先王爲湯予謂商世於契有玄王之稱則主癸而上商宜皆謂之先王也吳氏知先王之爲羣廟矣而以厥祖爲湯則主太甲爲祫而言予謂主癸以上在太甲則皆祖也凡二氏云云蓋欲明湯已祔廟而非在殯之謂竊疑先王祔祖一也自伊尹攝祭

而言則曰先王自太甲祗見而言則曰厥祖然則成湯之在殯固無礙矣或曰成湯未葬則禮貌未立其曰明言烈祖之成德何曰烈祖云者史氏序事而追稱之詞非常時尹之自言也是成湯在殯故尹之舉湯者曰商王曰先王至祀太甲終喪反亳之後始有視乃烈祖之語斯則湯葬已久而廟謚旣立然前此不聞有是稱則湯之至是始祔廟明矣吳氏以用訓于王爲伊尹告之湯廟此未必然也蓋明言祖德乃

序於告廟之後禮已之下意當時祀事既畢而百官未退伊尹欲齊勸太甲而攝之羣聽也故於在廷明舉祖德以訓戒之冀百官備輔而勉述君德也厥後相宮之行亦無可奈何而出此筆耳又孔氏以桐爲成湯葬地若曰未葬然者蓋疑於成湯在殯故不敢決爲已葬之辭蔡氏曰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因已密邇其殯懼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大槩謂湯塋已在外丙之世而因以闢在殯之說予

於此竊又有竊焉何者湯崩在太甲元祀之前迨夫改元之後營宮之餘則應過七月之期矣以書太甲考之桐宮之祖當在元祀之末或二祀之有然則何疑於未葬哉于時湯旣就葬而太甲以密邇而往則事理適宜非所謂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也凡學者苟能明於書序所謂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之言本非謬誤則外丙仲壬之未嘗有位可決矣曰然則孟子易爲有言曰丙壬太丁少子也子少



者抱古今同情也或者太甲雖嫡長而幼有童
心太丁因是愛有所移容有次及之意外丙仲
壬遂為商人所屬而後世因之不及其名孟子
追論太甲之被放因詳其始終而首及二人焉
是未可知耳

洪容齋曰詩序不知果何人所作小星一篇顯
為可議抱余與酒鄭氏以稠為牀帳謂諸妾夜
行抱被與牀帳以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嬪
妾雖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於抱余而

行况牀帳勢非一已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
陋矣此詩本咏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稽違
君命之意與殿其需同旨按洪氏此說不為無
見但小星為房中之味先儒相仍為說久矣然
曰南國夫人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
之而衆妾之進御於君不敢當夕類見星而往
逐故因所見以起興則於辭雖借而於意亦未
然夫諸妾既曰進御則自應就君之寢今日抱
余以行知非以進御也孟宮中嬪妾常夕例番



直於君之寢所漢魏而下有尚官司寢之設唐
宮詞有直更之語大率沿古制也以其典司床
簪故敬戒而宵征而其行也抱衾與櫛自爲卧
具櫛本禪被其訓牀帳者非也蓋宮中夜直自
有進退之序亦以見后妃之化遠及於南國之
宮壺故當時供直者皆安於命而習於勞且又
作詩以咏嘆之是爲察人風化之美非專以獲
進御故也

夏后氏之方盛也以其九州土田之制貢賦之

則鑄之於鼎若曰爲後世之法程王孫滿謂爲
備保百物而使民知神奸者誕辭也夏凶而鼎
入於商商凶而鼎歸于周三代相傳號稱神器
自國語左傳墨子史記言之者屢矣周之幸世
七雄僭王私計得鼎者可以有天下若後世傳
國重然者於是爭起塗指之謀而周之君臣日
夜揣揣謂夫鼎存而禍隨也遂陰計毀之其稱
淪入於泗者計一時詭辭後世乃傳信之耳容
齋洪氏不悟此意至疑於未必有是鼎其說以



爲禮經所載鍾鏃名數詳矣而獨未嘗及詩易所書固亦可考而其詳未聞秦人視周如杞上肉果何所畏而不取赧王入秦寶器盡以獻而此何獨遺又謂神器之重決無淪沒之理且泗非周之境內果其淪也使何人般昇而往其辯之信亦詳到矣而不知鼎不可謂無其亡本非以淪故也不幾於信涉者耶

桓公子糾之爭國自宋儒以來學者相沿以爲子糾非所當立予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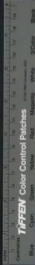
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擬立蓋有先君之命矣又按召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



爲正然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
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夫夏以建
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曰行夏之時周以建
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曰十月頒霜殺版三
月大水至商人以建丑爲正於經則無所見夫
以建子爲正者取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爲
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爲正其取義亦在
歲按唐氏之說如此其自信可謂勇矣然猶惜
其考之疎未審也商者伊訓之首曰惟元祀十

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太甲之篇
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
于亳夫前乎此伊尹禘祀總朝以十有二月乙
丑後乎此太甲反吉即政以十有二月之朔蓋
商以建丑爲正故皆以十二月舉大事先儒所
謂朝狩烝享皆以正朔行事者也安在於無所
經見哉

說苑載晉太子申生之事其言曰吾聞之忠不



暴君智不重，惠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按左傳：申生乃雉經，未嘗伏劍也。

說苑有陳恒問於范子一條，絕書謂范蠡遭世不明，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邊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是范子去越之後，固嘗寓于齊，但其寓齊在滅吳之後，而齊國陳闕爭政相殺，乃在吳未滅之前，相越凡十餘載，然則昔人謂鴟夷子皮告闕氏之謀于恒子，恒子因後發詐以賊闕氏，此說極也。

經人哀三良，云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主時等榮繁，既歿同憂患。誰言稍軀易，殺身誠獨難。味詩人之旨，則知三良下從穆公，實出其感恩徇主之誼，初非有違之者。然後知東坡之論所謂三子之殉君亦猶齊二客之從田橫，其立意固有所本也。

史記言紂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徒，患之求得美女文馬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



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西伯乃
獻洛西之地以請去炮烙之刑紂許之呂氏春
秋則謂文王處岐事紂雖遇寬侮雅遜朝夕必
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
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
炮烙之刑據呂紀言紂以文王朝貢有禮祭獻
必敬故齊之以地意古者明王之待諸侯未或
過此恐非紂之所能也且囚之羑里其疑而伯
姬甚以當時事勢推之未必不忌其地大勢衆

也而又肯資之以千里哉太史公不取其說而
從美女寶賂之云此則紂所易動而事理或然
者也

呂氏春秋其蕩兵振亂禁塞懷寵等篇大無取
攻伐而非救守且其以聖王義兵自詭而舉誅
暴拯民為說若曰救世之論矣然及復其意實
主於遂戰功而破從約此殆秦之所以滅六國
者也豈非不韋之私心始皇之詭智而張儀之
奸說歟

TA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寡人者言寡德之人諸侯謙稱之辭也然古婦人亦嘗以自稱邶風之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莊姜言戴媽思念先君莊公故以婦道勗勉寡人所謂寡人莊姜以自謂也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子意廡馬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貯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於宗廟而先於居室元註謂廡以養馬庫以藏物欲其不乏於用故視居室獨先焉恐非古人意也

司馬相如封禪書議者謂其至死獻說雖然此實相如之夸心也蓋漢承秦後一時文臣以封禪爲曠世大典帝王感率不復有知其非者司馬談傳云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臨卒且曰天子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是知當時以登封爲盛事爲榮蓋如此相如自以文章擅當代蓋見武帝改正易服定制度典樂章度其必封禪以夸耀後世而已當其時謂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可乘筆托附不磨由是草書將以上勸而不幸
病以死則初意不獲遂也然欲使帝之必知於
是囑其妻身後上之此其爲計實奪心之餘也
而碧溪乃斷其誦說蓋天性不復能自新其於
誅心之法無乃未盡乎

劉孟熙雪齋云晉陳壽爲武侯佐嘗被撻百
下後作三國志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畧非其所
長按壽傳壽父爲馬謖將軍謖爲亮所誅壽父
亦坐髡故壽爲亮傳言其將畧非長無應敵之

才是壽特以挾父恨故肆情賤亮非以身嘗受
辱也孟熙之言失之不考

先儒謂古者行必以車戰率以乘未有專用騎
者戰而用騎其始見于六韜兵法所謂騎兵者
是也若行而乘馬或引漢高脫鴻門之意獨騎
走歸灞上爲事始之証愚謂鴻門之前固有之
矣按吳越傳起爲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據此
則春秋之末行者已帶乘馬何言始秦末也

晉書符堅傳堅入寇會稽王道子求助于鍾山



之神奉以扣國之號及堅之至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頽人形若伸有力焉嘗觀爲善陰厲書亦載未助之事而通鑑綱目止存草木皆兵之說餘不及焉蓋嫌於語怪也

苻堅之弟融出爲冀州牧堅母苟太后以融少子甚愛之比廢三至灑上爲別其夕又竊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太史奏天帝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闕寺並言不見后妃移動之狀既堅推問乃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

遠乃重星官及將寇晉太子左衛率石越諫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弗可犯也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於是决行竟以取敗夫一堅也一天道也傾信固違何前後相反若是良由其急欲成正統大利眩于前而方寸躁亂失不復顧也

晉王渾妻鍾氏史稱其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嘗與渾共坐于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氏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



故不止如此參軍謂渾瑊也晉史傳鍾氏于
列女然因其言而祭其心可發矣今呂東萊
晉書詳節中乃無鍾氏之語疑為之掩瑕特抹
之爾

詩言載兪歌騎諸家皆以兪為田大名長喙曰
兪歌騎者王雪山嚴華谷戴峨陸皆以為田畢
而造園載兪於輜車以歌其驕意予謂大憚惡
曰兪馬跑逸曰驕蓋言田畢而載大於車上急
馬於棘下於以行園而游息也又應讀為高

蘇秦傳秦說趙王曰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
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
曰臣人者謂已為彼之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為
主使彼臣已也予謂不然臣人者我能臣服乎
彼也見臣於人者我入臣於彼也觀上云今西
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又云見破於人則詞意可
見

兩山墨談卷之一

兩山墨談卷之二

吳興陳寔

吳越春秋載伍員奔吳至溧陽會女子擊綿於
瀨上宮中有飯員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
知非恒人發其飯漿與之員已飡而去女子嘆
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何宜饋
飯與丈夫虧越禮儀妾不忍也自投於水而死
按女子不載其姓氏徐天祐亦無註今偶讀李
太白貞女碑乃知女子史姓溧陽黃山里人清



兩山墨談卷之一

兩山墨談卷之二

吳興陳寔

吳越春秋載伍員奔吳至溧陽會女子擊綿於
瀨上宮中有飯員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
知非恒人發其飯漿與之員已飡而去女子嘆
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何宜饋
飯與丈夫虧越禮儀妾不忍也自投於水而死
按女子不載其姓氏徐天祐亦無註今偶讀李
太白貞女碑乃知女子史姓溧陽黃山里人清



英澤白事母純孝手柔夷而不龜其自沒時年三十矣然自守未適唐時立祠其地云

禮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而國語又謂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二說不同世儒多疑之予謂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舜之舉事也若夫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則舜之後爲夏賓者爲之也

王藻笏天子以球玉諧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

竹士竹本魚可也所謂魚須文竹謂以竹爲笏而刻畫爲魚須之文以飾之也蓋大夫下於諸侯故不敢用象而文之以魚須亦以示華重之意若士則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爲笏而不加飾其視魚須之等爲減殺矣此象字與上象不同所謂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不然則爲笏字若應氏言士以達尊而伸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大夫而儀文願典諸侯相視豈先王謹微昭等之禮哉

古之行者必挾過所釋者謂若今路引之類然未詳二字何緣而名偶閱禮經會元謂周人之制徙國中及郊者必有所授徙于他鄉者必有旌節無授無節是必以過惡而安徙者此無所容彼無所授過其所必有呵問是過所者就遷徙之人經過所在而言後世謂二字爲周禮之文用遂立以爲文券之名也

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

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及其田焉是無程嬰杵臼之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詞妻成公婦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與程嬰以死保脫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不一先儒疑之于謂此事則信有矣蓋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叙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匿于公宮與武之生有嬰杵之保存

一句可盡之矣史記則追叙本末故特詳著焉
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若謂賊搜公宮爲其則後
世如伏后之被搜於複壁伯牙后之被牽於帝
前若是者殆衆矣搜官何言哉趙之滅族左
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放之于齊莊姬以
是怨原屏譖而殺之而趙之氏滅史記則謂大
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
氏滅二說不同金仁山謂本各一事也史記以
爲殺朔而盡滅同括嬰齊乃得之傳聞誤爲一

爾又按趙朔被雖在景公三年後十六年而景
公卒則正合姬氏生孩後十五年而景公復其
田邑之數蓋嬰齊之適姬氏應在朔死之後而
同括之死本後於朔又事各有因洪氏以同括
死後更二年而景公卒厲公立八年悼公立五
年始合十五年之數遂疑史記爲乖妄亦失於
誤合朔與同括之死爲一也

左傳諸侯不貢車服陳氏曰按周官九貢有服
貢傳未必左氏之舊也趙氏又謂周官雖左氏



亦未嘗見考傳可知予疑周官服貢必其織文
織綺之類蓋諸侯貢以克服飾者固未嘗成服
以貢也若五服五彰車服以庸則其度出自天
子諸侯豈敢輒製以貢哉然則諸侯不貢車服
左氏必有本也

呂氏紀載越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
殺之而爲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悅
大非土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
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

曰余不聽豫之言以惟此難也亦不知其所以
致此高誘註授乃勾踐五世孫今按史記越世
家勾踐卒四世而至王翳翳卒子王之侯立不
載有授豫之事惟索隱引紀年云翳遷于吳三
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弑其君翳所謂太子豈
即王授之子耶然則授或即翳矣但勾踐至翳
才四世而註言五世或高氏考之不審不然則
豫翳聲亦相近豈豫即翳而諸本字誤耶然淮
南子又謂翳賢不欲爲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



以火薰之出而立之則翳又不可以爲禱矣及復難考姑闕之

古今書以周宣王爲中興之主而追想其盛德大業若不可嗣不知其戾德亦多蓋厲平等耳今不暇細索姑即王子晉之言而觀則可証矣其言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據此則宣王未得爲盛主也

耶律德光入洛啓磔犬至今懸掛諸宮門以爲禳接始嘗鄙其夷俗不知實亦有所本呂氏春

秋三月紀有國人讎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註謂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之然則契丹之俗用此也

集韻謂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不可禁命去其半定爲二十五絃至秦俗惡薄有父子爭瑟者又各入其半故當時名其器爲箏文曰箏二器今皆十三絃實瑟之餘製也呂氏古樂紀乃曰箏叟拌五絃之琴作以爲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饒謫乃拌箏



史之所爲瑟蓋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之瑟然則瑟之在古其規製更益蓋亦屢矣固審音者宜畧知也

呂氏春秋蕩兵篇曰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利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闕之所自來者久矣柳子封建論有云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

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故近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德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大德又大者諸侯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大德又大者方伯連帥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柳之立論則蕩兵之說也是知柳實用呂紀然就二者而觀則柳頗費詞矣呂氏又曰民之說之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

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于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堰也韓子送石處士有云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其句法亦出於呂紀然變化轉換韓更妙矣

古今婦人稱其夫曰良人然先秦之世固爲君子之通稱不獨可施於夫也呂氏紀序意曰秋

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註云良人謂君子也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蓋言救焚而濠水致涸也求之于古可對宋國亡珠事宋司馬桓魋有寶珠魋抵罪出亡宋公使人問珠所在詒以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則死焉此事正相類也

南史沈慶之當朝雖議其不學而所見超絕有庸常者不可及孝建中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



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起用使何尚之往諭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孟尚之嘗致仕後復起而效用且受元凶劾之爵秩故沈特譏之

通鑑前編紀武王既伐紂封紂子武庚爲殷侯于謂當改書曰殷公按大紀曰大建公侯于天下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于杞封受子武庚于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爲上公是爲二王之後然則爲被侯者誤也武庚初已爵上公至其敗滅然後以微子紹之其曰庸建爾于上公曰作賓于王家特仍武庚之舊而已

春秋書許止弑其君據左氏許悼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則君之死以止之藥也雖無意於弑而實則弑矣如律所謂庸醫殺人固不得辯殺之名也世說皆謂止不嘗藥故書弑君則與左氏所記殊遠矣

春秋戰國之世大夫之家嫡亦稱太子孟孫獵得麇怒秦西巴之放之也逐之居一年召爲太



子傳左右曰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以一虜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智伯欲藥衛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類甚有寵又趙襄子殺代王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蓋當時諸侯僭王而大夫亦僭諸侯故稱謂無等如此

呂覽知度篇曰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

王者之船驥也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豈特船驥哉高氏於小臣字無註而殷周之王下箋云殷之畫周之興其意以呂尚爲小臣蓋謂周聽小臣呂尚故商至於畫而周用以王殊爲誤誤小臣蓋指伊尹也戰國時說者有謂伊尹嘗爲有莘氏之媵臣故當時著覽者遂以小臣目之不然四人者並稱于前何乃於後而獨遺尹哉



樂成篇曰魏襄王飲群臣酒酣王爲群臣祝曰
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
田也以百畝鄒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潦水在其
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
忠也愚而不忠不可效也云云高誘曰按魏世
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
豹文侯用爲鄒令史起亞之不得高國世之君
臣也予謂襄王之時去西門豹則信遠矣然魏
君以其政績之著故世以爲賢而果信群臣欲

其繼美史起之言蓋追論其失也高氏以爲預
飲之列而辯著覽者之謬誤矣

本生篇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
曰招慶之機高氏註曰招至也慶慶門內之位
也乘輦于宮中遊翔至於慶慶故曰務以自佚
也予謂不然蓋呂覽本謂爲人上者不務勤身
履行而習於驕佚卒之顛躄覆敗而不足悔是
出車入輦乃招慶之機也與下爛腸之食伐性
之斧句類



情欲篇曰錙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
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上文引俞益謂
錙以酌之者衆故易盡然則天地之間萬物之
類交亂人心冒耗竭人精神其酌人大貴之生
者亦衆矣此所以在大人貴之生常易盡也
事理本明而高氏乃曰萬物酌損陰陽以生陰
陽論夫大貴君者受君之德以生者衆也其說
殆不可曉

予前編程嬰杵曰存孤事爲非妄其趙朔趙同

趙括之死本各因一事而且非同時特史記誤
合爲一遂致事詞參錯不可稽合耳今考於趙
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
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而晉世家則
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爲卿則
不惟可見史記之自相抵牾且足以証括等之
與趙朔果非同時被殺也趙同於朔死之後屢
見於春秋左傳可証
朱勝非秀水閑居錄曰紹興七年張浚招撫岳
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浚方謀收內外兵



柄天下寒心予因是而觀浚之舉措如此則呂
祉淮西之行其爲意久矣既而事蹶勢敗失於
急欲制諸將之故使是時朝廷不堅認武穆則
荆襄之變在淮西之前久矣豈非寡謀自用之
咎歟然後來武穆之禍王貴告牒乃以雲憲謀
還兵柄爲辭觀此則武穆步歸廬山其部曲亦
必有不安者矣此亦宜其來貴之讒口也

天寶遺事載唐明皇夜遊月宮蓋竊列子化人
遊之意而踵爲者也列子曰西極有化人謁周

穆王同遊玉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乃止
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
王同遊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向
者之處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
未脯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宣和遺事
載宋徽宗與林靈素夜話千秋庭因有月宮
之想靈素乃手招二青鸞于帝前請帝合眼二
人遂乘鸞而昇燈闌眼則過一大門樓深寒襲
人所見歷次至一城紅光密合守者曰此玉

皇之城也俄爲一天神橋而下倭爾驚竊則身在榻上李明妃尚侍寢此則又做明皇之事而雜爲之者然其意境雖酷似化人而所述繁鄙其詞之不逮遠矣明皇神女見雜傳
歐陽子有言春秋無義戰五代無全臣其立例以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雜者純之又士入于雜則與純誠者相去霄壤矣然子觀其爲傳乃叙於伶人宦者之後則雜賤之意雖不言而其跡不亦瞭然可識哉

容齋三筆曰呂后之凶呂祿據北軍鄴商令其子寄給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則酈氏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也寄與劉揭同說呂祿解將印及文帝論功揭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平勃亦不爲之一言此又不可曉者予謂寄之給祿非迫於絳侯之劫則其意向固未可知也且其給祿之功僅足以贖平時黨結諸呂之罪安敢冀賞哉則其不侯固有說矣

續通鑑載宋政和六年雄州安撫和說引契丹



亾人李良嗣來朝時和詭久以厚賂結納朔方
豪士多歸之良嗣來賜姓趙按宋史良嗣本
傳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
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遼盧溝植
從見其侍史自言有戒燕之策因得謁貫與語
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李良嗣據此則良嗣之
來事由童貫且在政和初童貫使遼之時非至
六年而後和詭引歸明矣續通鑑作於李燾去
政宣之世不遠意其登載無誤而參以正史其

不同如此豈真未出使之前詭固嘗預招誘之
勞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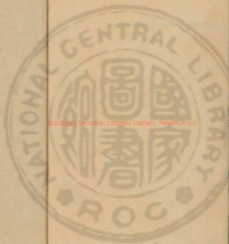


REVIS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REV 2288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SCHEID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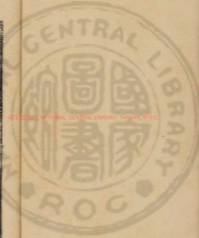
2023620 44



兩山墨談卷之二

吳興陳寔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昔人胥謂周勃以此
覘衆心之向背也王伯厚獨不然其言曰考之
儀禮鄉射疏凡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
禮及大射皆袒左惟受刑則袒右故觀禮云右
肉袒註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是攷之勃誅呂
氏之計已定若爲呂氏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
耳予按齊潛王之亂王孫賈入市中呼曰淖齒



亂莽國殺潛王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
之者四百人是勃之前已有以袒右上最者矣
今以袒右爲當受刑固曰有據然例以王孫賈
之事則市人從討者當刑否耶

孔子列逸民之行而不及朱張論語註曰朱張
不見于經傳今按國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
子同故不復論也其謂行同于孔子蓋本王弼
之註曰朱張字字兮荀卿以比孔子釋文亦引
之

宋紹興中劉豫挾金虜入寇高宗親禦之趙鼎
用喻樛留後門之策逐張浚于福州俾爲閩浙
江淮宣撫預備退保之地廬陵羅大經曰兵法
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預留後門則士不死戰矣
項羽救趙既渡河沉舟破甌持三日糧示士必
死無還心故能取勝予謂羅氏之論以之律將
可也若天子親征則事須萬全安可行沉舟之
計哉若寡謀直前則舟沉之以萬一蹉跌不知
置主上于何地救事勢以何本以是而論彙樛



之見未可非也

左傳楚子圍宋壘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
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云云子反俱爲退師
三十里訖與宋平夫當對敵攻守之際投機之
會間不容髮而使敵人得至寢所楚之警備一
何疎也當是時華元必有劫持之術特世遠莫
詳耳唐小說載薛嵩節度上黨魏博田氏欲襲
奪之嵩以爲憂而未得制禦之策其女妾曰紅
線者能以中夜至魏博入主帥之寢室而竊其

枕前金合以返聖且嵩馳使還之且曰夜來有
客至君寢所金合其所得也魏帥得之大驚亟
遣書謝罪散遣兵徒終身不敢謀薛蓋以敵人
刺客得至主帥之寢所則區區首領係其手矣
此固所以被魏博之醜者也然則子反之惧而
退舍無亦慮及此乎元之事洪氏疑其未然獨
取信于公羊乘埋之說子謂元本宋之謀大夫
事勢旣亟則敢死而爲此理容有之若紅線以
一女子而能出奇制敵坐鎮上黨使其不誣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我諸大夫自當言之今不言以不危故也於魯
德如邾句下釋爲孟孫念魯諸大夫之詞頗錯
破緒大非本旨又據明年爲魯代魯孟孫期
何羊焉則我邾爲孟
孫當於季氏明甚
吳越春秋載闔閭既弑王僚僚子慶忌奔衛闔
閭患之謀諸伍員進細人要離俾之行刺要
離者細而寡力迎風則偃負風則伏王語以慶
忌之勇謂其不如也要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
有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

臣矣王曰諾取其妻子焚棄于市要離乃詐奔
諸侯宣怨言于路遂如衛見慶忌曰闔閭無道
令戮吾妻子無罪見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
得也慶忌信之棟練士卒與還葉與渡江於中
流要離坐于上風因風之勢以矛鈎其冠順風
而刺慶忌於是慶忌死要離曰吾殺妻子以事
君不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吾何
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自投于江從者出之
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伏劍而死左傳哀二

十年載吳公子慶忌驩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
聽出居于艾避適楚聞楚將伐吳冬請歸平越
遂歸欲除不忠者以悅于越吳人殺之二說全
不同吳越春秋謂慶忌之死在閭閻之時而左
傳云云則又在夫差之世且要離之事實之史
記無之然則考信慶忌之本末當據左氏
小說有迷樓記一卷謂隋煬建于京師煬既崩
于江都唐太宗拔兵入京師見迷樓謂衆曰比
皆民膏血所爲也今焚之火經月不滅顏師

古著隋遺錄則謂煬建樓于江都二說不同
未知孰是東坡詩云江都樓成隋自迷自太素
揚州詞云迷樓固應不見阿瓊花底事也香銷
許有壬迷樓賦所指陳皆江都之事意皆本諸
師古然迷樓記序致前後顯爲可據而諸公咸
不之從豈以江都爲煬廣敗亡之地而迷樓實
其荒淫之跡故所取信必于顏氏耶

退之順宗實錄載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
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



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
叱直省直省俱入白執誼若今之爲文者必曰
令直省通執誼以舊事告叔文叱之直省俱乃
入自今四句皆用直省字而不覺其煩此殆類
史記句法蓋大手筆故能如此擅弓石駱子卒
一章凡四用沐浴珮王字評者服其高古然則
退之所用珠玑贈有古風竊可喜也

呂氏慎大覽曰武王復盤庚之政分財棄責以
振窮困高誘解曰分財分有與無也棄責責已

不責彼也今按債責古字通用棄責者蠲逋負
也離俗譬曰寤成欲于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
於是爲商接將任車以至齊解曰任亦將也今
按任車乃貨販之車言感窮困乃爲商人將貨
車以至齊也比史載魏長賢之言曰或有釋貨
車以匡霸業即此事

日本國之東約三千里而遠限以大山外有毛
人國面體俱生毛約寸半許殆若猪然然而語
言形體則人也往見倭國使人言毛人與其國



不通閩音化邊有生獲者乃得其狀貌如此按
山海經傳云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於海
邊獲一船有男女四人毛生如前身短小而無
衣服語言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一人
在上賜之婦生子以後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
言其所生是毛民也蓋即毛人之國乃知偏氣
所生有非耳目可常者如此

沈約曰晉元帝母夏侯太妃與瑯琊國小史牛
姓者通是生元帝初宣帝有寵將牛金履者功
宣帝醜之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害之宣
帝曰汝不聞牛繼馬後乎至元帝生始符其讖
然約始謂夏侯與牛姓者通先儒尚議其誣妄
今史通并鶴林玉露等書乃直謂元帝爲牛金
所生殆痴人夢說也

史記楚平王十年吳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
母而去楚恐城郢下文更云初吳之邊邑卑梁
人與楚邊邑鍾離人爭桑而文攻楚怒發兵滅
卑梁吳王大怒亦發兵攻楚遂滅鍾離楚乃恐

TA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而城郢索隱云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傳昭二十三年楚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誤也予按此節下重言城郢乃申叙上城郢之由史記非誤也索隱誤耳

陳王六年楚使昭陽移兵攻齊齊患之陳軫適使齊謂齊王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往見昭陽曰願聞楚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官上柱國爵執圭又貴則令尹陳軫曰令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寇之上下文云令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寇之上不可以加矣國寇之上言其爲令尹乃官爵之極猶處一國之寇之上也故下云寇之上不可以加二寇字一意也索隱上音貫下音官者非是

越世家勾踐謀伐吳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人索隱云虞書流宥五刑按此乃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者也予謂習流乃士之習水戰者如所謂善泅者也徐天祐越春秋註云笠澤之勝越以三重潛放意習流即



潛涉之士也如索隱言豈越一小國而有如許
流人哉

史記武王九月上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本謂
祭告文王乃統師伐紂也一說上祭于畢祭畢
星也畢宿主下方其伐之事祭于畢祈天佑也
雖若有謂然觀竹書紀年曰紂去祀周文王初
禴十畢夫禴乃宗廟之祭按畢有周先公之廟
文王之葬在焉則祭畢之為祀先審矣
田文傳文問其父嬰曰予之子為何曰為孫

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
也文曰君相齊至今三王矣後宮踊綺穀而士
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又尚
厚積辭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按嬰
以玄孫之孫為不能知是謂不知何人也文意
謂父之厚積欲為孫而又孫之計是謂遺所不
知何人者也意義本明而索隱乃謂猶言不知
欲遺與何人誤矣

劉澤傳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



之偉乎事發相重謂諸名寔作而澤能舉兵入
討又與群臣共玄代王是與內朝相倚重也晉
灼素隱之說皆非漢書文選平爲危故預民因
有事發則與田主相累之釋
高鞅傳趙良曰反聽之謂聽內視之謂明自勝
之謂強及聽內視者反已觀省之謂自勝云者
內有以克乎己私則天理勝乎人僞自能剛而
立也素隱謂守謙敬而人自伏其非是爲自勝
若是者乃爲強若爭名得勝此非強之道雖與
下文自卑之言合然恐非本義也

晉世符堅入寇詔以謝安爲征討大都督安兄
子玄都督前鋒諸軍事時堅師被百萬朝野震
恐玄遣張玄詣安問計安都無所答乃命駕出
遊遂與玄圍棋賭墅王夢麟謂圍棋之玄上當
加之姓以爲別不然則是玄者爲張耶抑爲謝
也予謂賭墅之下記者更云當時玄棋品劣是
日玄棋遂爲敵手推此則可決圍棋之爲幼度
矣又按幼度傳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
興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



此二玄論者美之然則所謂張玄者豈即玄之耶抑別一人也若誠爲玄之則二人初未嘗同名特傳錄者小誤爾呂東萊晉書註節叙禦堅事安加征討大都督夷然無懼色燒命駕出遊方與玄圍棋賭別墅清既至夜乃還隱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竟便攝放床上此節前言與玄圍棋後言兄子玄等破堅則圍棋之玄爲張爲謝幾於難別倘前之玄果幼度則兄子字不宜於後出也此則畧宜更

別

國語爲韋昭註然謬誤頗多今姑摘其數處皆顯可見者周語民用莫不震動民用和同註以用爲田語今按用乃虛字周書民用僭忒即此句法也襄王賜晉惠公命中云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至十三年鄭人伐滑中云書有之曰必有忿也若能有所濟也註謂今書皆無此言決爲散逸今按二言見存于湯誥君陳等篇但字句小異耳魯語公



又文伯飲南宮敬伯酒以露睹父爲客相延食
驚註謂衆賓相進使食驚今按相延者款導之
意謂賓主相款使食也又文伯之母季康子之
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
闔註以闔爲闔謂闔門也今按闔者馮不出門
之貌謂敬姜身在門內而與康子語也晉語趙
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宣
子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綫之衆咸曰韓厥
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

註謂獻子因趙盾以爲主盾升之公朝莫喻遠
也今按春秋大夫稱主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
喻我註謂主從夫稱也時韓厥出宣子門下故
論者謂宣子爲其主莫古暮字又靈公虐趙宣
子恒驃諫公使鉏麇賊之晨往則寢門闕矣盛
服將朝蚤而假寐麇嘆而言曰不忌恭敬社稷
之鎮也觸庭之槐而死註謂庭外朝之庭也周
禮王之外朝三槐爲三公之位則諸侯之朝三
槐三卿位焉今按本文曰晨往則麇爲晨遠趙



所矣既而感悟其忠乃觸槐而死則所觸當爲趙庭之植也鄭語桓公爲司徒簡於史伯中云齊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註謂虞幕者舜之後虞思也今按虞幕爲舜所自出史趙曰自幕至于晉史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觀自幕至史及重之明德之語則非舜之後可知

元人伐宋師至巴陵女子韓希孟者魏公五世孫姪爲貴尚書子璩婦岳州破彼虜明日以衣帛書一詩自投于江而死長興州判官沈思安

嘗託劉元履者丐繼松雪爲書其詩元履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妹爲我求書庶因大人君子之筆發摠幽憤松雪聞而異之乃爲之寫一通歸之于沈吁韓一女子也而英靈炯炯如此向生斯時爲男子則精忠血誠扞衛社稷者當與一時志義之士相挺矣願肯少屈其志哉咄咄真可敬也韓詩今載綴耕錄予往見列本篇句絕不同蓋好事者亂真莫可致審

白樂天謫江州司馬其廳壁記云唐六典上州



司馬秩五品歲磨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
充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
司馬罪無言責無事必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
靈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乎佐是郡行四
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
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按樂
天爲人雖外示恬淡而中實愛應官職觀其詩
篇每及遷除處則津津喜句不覺流出此未子
之所以有論也江州之謫未爲遠惡而一聞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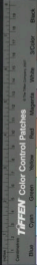
女琵琶之音遽重天涯流落之感掩泣之餘青
衫沾濕是何言行欣戚之相反哉然則壁記云
云特有激之詞倘信其爲由衷之言則誤矣



兩山墨談卷之四

吳興陳霆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壁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迨元皇慶中丞相子陞任爲集賢學士奉使潁州道不時有挽之者云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由是言之天下是非之顯然者在當時固已定矣初無俟于百年也先是丞相子道生佛生皆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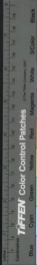


兩山墨談卷之四

吳興陳霆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壁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迨元皇慶中丞相子陞任爲集賢學士奉使潁州道不時有挽之者云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由是言之天下是非之顯然者在當時固已定矣初無俟于百年也先是丞相子道生佛生皆流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離中死凶治命以陞爲後按陞爲壁之子則陞之失其本心者有自矣

通鑑外紀載湯之時大旱七年卜當以人禱湯曰所爲請雨者以爲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剪髮斷小體嬰白茅以身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諺大昌歟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然說苑則謂湯之時大旱七

年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敘之祝曰政不節耶民失職耶苞苴行耶諺夫昌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二書所載事詞不異而身爲犧牲與遣人持鼎之說不同予以意夫之桑林之禱湯既親矣而又使人徧走群巫殺之祝詞即用其所自責者然則固可會而通也

宋時史館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爲業諱之即非實錄書之即難違詞以問之胡曰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0Color Black

曰何不云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予謂操刀以割凡起自庖人灶養者皆可用若取意于太公鼓刀朝歌與樊噲屠狗則尤妙矣蓋二公後皆封侯而鼓刀屠狗皆史記中事於夫傳責侯更切也

史記舜紀舜使舜濬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論史者多譏其鄙誕今按泚水燕燕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匿空旁出者也宋真宗祀汾陰車駕臨觀賜泉名廣孝坊名舜泉御製贊以記

之是宰空事有跡可憑矣然此豈好事者緣遷語而臆設之耶抑果舜世之遺也

成王以重祭康周公故魯得禘於周公之廟先儒之論多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均之非禮今按禘乃商世時祭之名商之夏祀其名曰禘至周乃易名禴而以禘爲王者之大祭成王不敢臣周公若曰異代之臣者然故賜魯以殷之禘祭於牲則用白牲是魯之得禘與左氏所謂羔嘗禘于廟皆時禘也若或人所問與魯國後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所借則緣時祭之名而冒用王者之大祭矣
故孔子答以不知而他日有魯禘非禮之嘆詳
見馬端臨拾補考及春秋師說等書

古今紀錄之書多承訛踵謬不復加按者童時
嘗記故事有所謂毛寶放龜鬪晉毛寶年十二
歲行于江口見漁人獲白龜以錢贖之放之江
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敗
而投江脚如踏石渡寶至岸回視乃昔時所放
白龜也長四尺餘迴至中流偕及顧有不忍舍

去之意此蓋出於陳錄善誘文爲善陰陽書亦
就承載今考之晉史寶傳寶守邾城石季龍遣
五萬人攻之城陷寶等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
人寶亦溺死史又言寶初在武昌軍人有於市
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之江中邾
城之敗養龜人披甲自投於水中若墮一石之
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也長五六尺送至東岸
遂得免焉是放龜乃寶部下之軍人邾城之役
寶蓋死矣其謂緣龜而免者謬也又龜於中流



反顧乃孔愉放蠶於餘不溪事舉以屬武昌之
龜恐亦傳會

月中常娥之說學齋信異普論其妄矣其說云
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周官注云儀
我二字古皆音俄毛詩實惟是儀協在彼中阿
太玄各遵其儀協不備不頗以是例之儀俄二
字本同音所謂常娥即常儀也予謂儀之作俄
此誠可據推原誤始或後人轉寫爲娥竊藥奔
月之說從而傳會古今談者又因之背費月娥

之美不知實與就也又嘗考之通鑑前編常儀
乃帝學之四妃是知後人謂爲月娥者以有常
儀占月之事而又惑於帝妃之文遂承謬耳
唐鼓吹詩爲郝天挺箋注金有祁天挺者元遺
山實師之史稱其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
克賦又云其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困窮落
魄終不一登臺富門然則此天挺乃金時隱逸
也註鼓吹者書云中書左丞且謂嘗學於遺山
之門然考之元史其爲左丞在武宗時則知列



一人也

魏晉時有牛繼馬後之識沈約因謂晉元帝本
牛氏所出于嘗著其說矣一按元行冲杜意論
著以族出後魏乃引魏明帝時西柳谷出瑞石
有牛繼馬後之象遂謂道武帝名健實繼晉而
有中原所謂牛繼馬後者也元之言見魏典
環谷汪氏專門春秋之學所著有春秋纂疏左
傳分紀等書然其言春秋處頌亦可議晉君上
郊其言曰考之春秋宣成定哀之改卜牛皆在

春正月僖之上在四月則是魯之郊止於祈穀
而非大報之禮亦明矣愚按郊祀之禮冬至爲
大報天孟春爲祈穀春秋用周正先儒具有成
說今考之經傳所紀顯然可証春秋之正月夏
之十一月也其四月乃夏之二月也以是而論
則宣成定哀之郊正爲冬至之報天而僖之用
四月乃爲入春而祈穀借曰春秋行夏之時謂
正月四月之郊爲祈穀倡也然魯獨有祈而無
報於理安乎是雖苟欲爲晉避大報之僭然爲



說室礙矣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其說曰嘗以
物成而薦新周之八月乃夏之六月物未大成
嘗非時也至論桓八年春夏二蒸則謂春秋嘗
祭不書書必有譏如桓公八年春夏兩以蒸書
者譏其不時而且黷如桓十四年八月嘗本得
其時矣然因御祭爇越四日乙亥而嘗識以災
除而祭爲不敬也夫桓一嘗也旣以爲非時又
以爲得時郊之正月四月則認爲夏時嘗之八
月又目爲周正跡其前後不自悖矣乎然則雖

以自信吾未見其可也

而伯陰行善此史遷之謬也孔安國論而伯敷
黎而曰文王貌雖事紂內秉主心夫遷之不知
文王固也安國號稱儒者乃亦爲是言固矣按
商紂之世武王製稱西伯故胡五峯呂成公陳
少南薛季龍金仁山諸儒皆以敷黎爲武王事
詳見通鑑前編若武王稱西伯則見呂氏春秋
固爲書學者當知也

栢舟篇朱子主列女傳謂爲婦人之詩以栢舟



之堅自比華谷嚴氏曰據孔叢子載孔子讀相
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然則非婦人詩也黃
氏震曰按汎彼栢舟古註謂汎汎然流水中相
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之意且合依毛氏
古說以仁人不遇爲主于婦人守節不易此
所謂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讀詩之意蓋如此
則栢舟爲婦人詩固無疑也

唐書奸臣贊云三宰嘯凶化奪晨林甫將潛黃
屋奔鬼符敢謀與元感崔仰倒持拳去示覆其句

法本出於漢書所謂堅牛奔仲叔孫奉等語則
其格也張表臣者不知謂與韓公樊宗師銘皆
宗度世古玄歌句法其言曰韓宋之文皆宗於
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字京範之則不足又施
於史詞侂非所宜矣夫謂宋施於史詞非宜然
則漢書非史詞耶良可發笑

陳長方步里客談云司馬遷作武帝紀但實錄
方士神仙事無一字纖判使讀者不覺思其事
則武帝之惡甚矣按武紀本褚先生所補武帝



急法嚴誅竊香極懿好大喜功卒致海內騷然
其弊與秦皇穿神仙方士持其一耳褚不能簡
集其事以垂戒乃徒取封禪書以足數其才識
短薄可知矣而陳氏頌云云是豈惟不知作史
之法兼不知有褚氏也

王伯學曰漢史簡聖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
弘恭石顯奏三人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三字
始見于此遂爲萬世之禍予觀通鑑書載復王
作史記以自衛中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

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擅有果氏
以亡據此則朋黨二字其來尚矣非於秦顯之
時而始見也

史記叙褒姒事初褒人有罪請入女子于王以
贖罪是爲褒姒史蘇則謂周幽王伐有褒姒人
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此一褒姒之進
也而爲說微不同今按國語史伯告鄭桓公曰
褒姒有獄而以女入之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
也使至於爲后然則褒姒爲有罪之人褒姒實



竊獄之物是其始進史記之言爲的也

晉獻公卒苟息立奚齊卓子里克並殺之乃與
不鄭使召公子重耳于翟重耳辭避及秦穆公
使人弔且饋之人重耳又固辭竊意二君就殞
而諸公子皆以使重耳乘此而入則國其國矣
何乃退託固拒甘於奔亡險阻艱難嘗之倘極
而國之釀亂者復十五年初其疑之今細閱左
氏國語而推求其故則其初之不欲入國有說
也蓋是時克郤雖用事而呂甥郤稱之徒亦立

敵克郤方召重耳于翟呂郤亦召夷吾于梁呂
郤之言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于則夷吾
之必入此可決也初克郤之召重耳將必有要
賂之意故重耳讓于夷吾有苟衆所利鄰國所
立大夫其從之之語既後夷吾私於秦使曰中
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汶陽之田百萬不
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葵之田七十萬觀此二
端則克郤之初意竟友而其利謀亦露矣迨惠
公得國即使寺人披求殺重耳既其見獲於秦

也左氏叙其夫衆之故曰晉侯許賂衆大夫既而皆背之夫當時之事情如此則重耳於惠公乃其深忌之人而在諸大夫則爲可居之貨向使於初召而遽入吾恐呂卻之情非可測惠公之事未可靖而克郟之賂不能滿然則門墻之禍肘腋之變其能免哉惟其遲之之久然懷惠公之背義既莫繫身後之恩而懷公之濫殺又足辱目前之讐於是奉伯率師納之諸大夫歸戴一舉而定焉蓋惟遲之之久然後得之之固

此固天以相文公之霸而亦狐犯之善謀也學者欲考見前世當畧識此

晉世汲縣有太公碑載文王夢天帝立於金狄之津謂曰昌賜汝聖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記之曰而名爲聖乎答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於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嘗記宋野史載徽宗夢



至帝所有仙官贊拜記其狀貌甚悉迨方士王
老志見熟視上曰頗識老臣否帝因記夢游事
親老志面目儼然向所見也因大加禮遇按徽
宗事初嘗唯其誕妄今闕此碑乃知徽宗自以
爲遇天下之異人故特休倣以神其事殆竊比
于文王之遇太公耳然太公事當以史記所序
爲正碑之云云謂本之周志周志今不可見意
汲書所逸之舛編也豈足多信

宣和博古圖中一則云春秋魯饑臧文仲以王

磬告糴于齊容齋洪氏曰按經所言但云臧孫
辰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王磬之說予考至磬事
本載國語洪之致駁殆信筆耳國語之畧曰魯
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
請糴于齊於是以前主與王磬如齊告曰天災
流行及于敝邑饑饉荐降大懼殄周公太公之
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
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云云齊人歸其玉而予
之糴



漢衛尉卿衡方碑中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
之劬勞以蓼莪爲蓼儀漢碑多如此趙明誠謂
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故所傳時有異同今按儀
我二字周官注皆音俄然則儀即我也非漢人
傳授之異

逸周書載太子晉與師曠問答之言金仁山疑
爲後人所附會今細閱首末得其中之可擿者
師曠謂太子曰曠臣無見爲人辯也世耳之恃
然耳又寡聞而易窮繼又曰汝聲清汙汝色赤
白火色不壽夫曠謔者也聲之清汙耳可得聞
色之赤白目安得觀今即其一語之項而前後
相反若此則謂終篇之出於其口者果足信乎
吾謂此誠好事者一時附會之語但主於說之
詭而不自覺夫詞之背者也

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福誘秦皇請以
童男女各五百人入海求神仙久之莫得恐歸
則被誅遂止而不返今倭之比京有徐福祠雖
倭人亦自謂福爲其始祖也偶閱金山通鑑



前編於勾踐滅吳之下註云吳自太伯至夫差二十五世今日本國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子孫支庶入海爲倭也金氏博綜羣書其言當必有據是徐福未止之前倭固有開先者矣予意倭之先不起於福而倭之後風氣日開種類日滋則福之魯實遺育焉然則福乃拜基之祖也

春秋秦穆公襲鄭一事三傳皆書公穀語句絕同而左氏遺辭稍異然其大指一也呂氏春秋

亦載斯事其言曰秦穆公與師以襲鄭蹇叔諫曰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于門外而哭曰師手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師必于殺汝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汝之易穆公聞之使人讓

寒叔曰寡人與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
吾師也寒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
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友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
是故哭按呂紀所叙視三傳爲詳獨其語脉支
離而文氣散緩要之大意不出三傳然視三傳
之高簡則遠矣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滄魚出聽說者曰滄魚
頭與身相半其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額
下狀似鬲有鬚而無鱗出於江中其性喜音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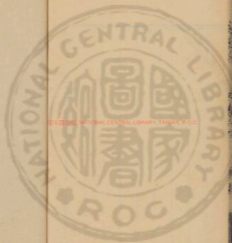
樂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是聽說獨滄魚爲然今
談者嘗謂瓠巴鼓瑟而滄魚出聽乃若鱗指凡
魚矣於其出處不無小誤也





REVIS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TAIPEI, R.O.C.





2025.03.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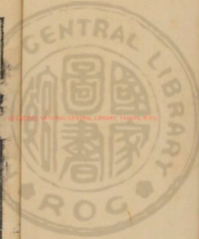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5827831 -7



吳興陳靈

容齋洪氏曰毛詩序言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鶴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據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爲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於召公亦無涉也予因是考之周自文王之世周公職內而



主宗司之任故詩之得於朝廷畿內如關雎麟
趾之類則繫之周公而爲周南以爲王者之風
經周公而南也召公職外而主甸宣之任故詩
之得於南國如鵲巢鳩巢之類則繫之召公而
爲召南以爲諸侯之化緣召公而南也然則詩
序繫二南於周公召公者其意在此是說也予
嘗於試策中及之

史記言商紂之世九侯鄂侯列爲三公九侯有
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

侯鄂侯爭之醢之疾并脯鄂侯徐廣於九侯
下註云一作鬼侯然則呂氏春秋所謂紂爲無
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卽此事也但
二書同載一事而所云醢脯不同予觀明堂位
亦云紂脯鬼侯以享諸侯則九侯當是被脯其
被醢者或鄂侯也梅伯之死于直諫皇王大紀
楚詞集註爲說畧同高誘乃謂梅伯嘗勸紂納
九侯之女至是紂怒而醢之此不知何據而云
要之誠厚誣矣高說已詳辯于筆林中聊復一



及
胡忠簡翁之在宋世不獨其忠鯁蓋于一時至
于心畫亦端嚴勁挺可爲世法孝宗嘗謂忠簡
曰卿寫字宛如卿爲人對曰臣幼法顏真卿今
自成一家耳上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
嗣上治曆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真
蹟太上與朕詳玩久之喜卿辭意措切筆法老
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裁之曰可爲後
代式但其後爲秦桧批抹汗漬者良多朕啓太

上令工逐行裁去裝褙之矣宋之諸帝高宗最
善書忠簡手筆爲帝所賞愛則其精可知矣後
世但稱誦其乞斬秦檜之疏而此則或未知也
因爲表出

洪容齋曰遼周書載武王克紂歸而燎于周廟
以紂與二妾之首先徹又用紂于南郊夫武王
之伐紂順天應人紂死則已矣何至梟戮俘馘
且用之于祭乎知其必不然也愚觀洪氏之說
大率同朱子之見然此但折之以理耳未若證



之以事之爲決也按武成史記大傳等書牧野
之戰在二月甲子紂以是日自燔則已斃之屍
其存於燬燼者宜無幾迨武既定商始渡河而
歸則既四月矣是月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
戌柴望告成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
既事而退柴于上帝夫當柴燎之時距紂之斃
期三閏月矣然則武王雖欲用紂于郊度其已
存之屍當亦潰爛臭穢是可聞之上帝乎且聖
人爲海內討惡見惡尚不怒况於軀之已斃者

哉此在事理決無甚焉者也予因是而考之世
傳解其畧云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廢祀餓于
國庶乃竟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脩商人典
以斬紂身告于天于稷詳其本意但謂告廟之
餘乃告祭天地與稷其曰以斬紂身告于天云
云者謂告天以斬穢紂軀之事也洪氏不原其
意直謂用紂于郊殆此文惑之耳然是書克殷
解既謂武王斬紂首懸諸太白斬二女首懸諸
小白至此復謂太師負高王紂懸首白旂婁二



首赤旂前言小白而此云赤旂其言之無據推此亦可例矣

金人戒遼克宋定都燕山其故城在今北京城之西南十里今禁垣內所存瓊花島栴檀臺皆金故物也瓊島乃即蒙古肇首之石楨而爲山麓臺則章宗所營以備李妃行園而添粧者人羅緝備椒青兒章宗愖妃登臺得二人土上坐之句舉以屬妃妃即以一月日邊明對之時夸擊以今地里計之所謂臺島與今萬歲山太

液池等在全時當介都城之東北隅入元而改築城隍我朝因之前之山池臺島則在禁藥之西南矣

春秋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按矢魚者射而取也宋史交州傳黎桓既而射魚意即古之矢魚耳公毅皆作觀魚謂陳魚而觀之也於矢義欠通容齋五筆曰張伯王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游士及在職者各爲之凡七八本既畢並會于府伯王一一閱之取紙書十四字備示客曰六



經閣諸子史集在焉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
預坐驚起猶伏邁項聞此事於張子韶不能追
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于誰手後之君子當
有知之者矣按洪氏之言如此是誠得之傳聞
其於事之本末殊爲乖錯也蓋斯事具載于中
興紀聞其言曰姑蘇自景祐中范文正公典藩
方建學其後富郎中嚴繼之又建六經閣張
公遠爲郡從事遂命爲之記今但傳其篇
首見錄又誤載其始末予家偶藏公遠

所著蓬萊集恐後人不復見其全文也因具載
之首云六經閣子史在焉不書尊經也未云諸
儒謂伯王從事此州游學茲久宜刊文石庶幾
永永無極據此則經閣在姑蘇伯王作記時蓋
未嘗守河陽也但不知游士郡僚各爲記與曾
子固驚伏之說何自而起然張記通篇雖警峭
至論其要妙則莫踰所傳之數語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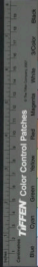
劉孟熙云永興湘湖出蓴菜按齊民要術羹之
菜蓴爲第一四月蓴生而無葉名雉尾蓴第一



肥美葉評長名絲專至秋則無人采矣然張翰見秋風起而思吳中蓴菜鱸膾不知何也予謂蓴之見稱于晉世者在陸氏有千里蓴菜之語然不言其肥美之佳也今越蓴見采於夏而吳蓴則見思於秋豈其風土所產之異俗情嗜好之不齊耶中吳紀聞載張翰思歸事其言曰翰任齊王閔不樂一日在京師見秋風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還據翰

之辭是其東歸正坐思鱸耳於蓴菜初未嘗及也不知古今云云者亦復何據當俟博考

宋徽宗數徵行秘書正字曹輔上疏諫竄之柵州輔疏具本傳續綱目載其畧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歷陌郊垌極遊樂而后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昨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譴



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
戒哉凡輔之疏大要如此宜和遺事載輔入諫
其表語畧曰臣聞聖人循天也天之道不可測
聖人之威其可棄乎古語有云萬夫之帥深坐
于油幢千金之子不關於盜賊何則所守者嚴
不爲輕者賤者而輕其身也臣近觀邪臣謝表
謂陛下輕車小輦七鷲私第臣以爲陛下之眷
臣京不爲薄矣然而陛下萬金之璽是列聖之
遺體也陛下縱不自惜獨不爲祖宗惜乎近聞

有賊臣高俅揚馭乃無籍小人巧進佞諛黃蠱
聖聽輕眉萬乘之尊嚴下遊民間之坊市宿于
娼館事跡顯然雖欲掩人之耳目不可得也且
倡優下賤縉紳之士稍知禮義者尚不過其門
陛下貴爲天子深居九重信匹夫之邪言幸下
賤之澁妓使天下聞之史官書之貽笑萬代陛
下可不自恥乎度賊臣初意必借藝祖夜幸善
第之事以蠱惑聖聽獨不念藝祖創業之初焦
心勞思出與大臣謀取天下之策非私行而高



荒淫也臣願陛下改過遷善思藝祖創業之艱
難述列聖守成之先志保重聖躬杜絕遊幸祖
宗之聖也社稷生靈之福也臣冒瀆天威自分
身膏斧鉞但陛下幸聽臣愚則雖死猶生也伏
取進止此表意苟實之原疏無一語可合此必
當時好事者竄處京師以其道聽之說作爲遺
事時以輔諫微行跡人觀聽規欲見其疏而不
可得則僞撰以捕之然則此書之多誕妄可知
矣其燕雀猴俗姑不必論也朱子亦謂南熹諸

書所紀金人窘辱帝后恐未必如此之甚而阿
計替監視二帝至周旋十餘年往之數千里皆
爲可疑今以是表之類推之其不足信明矣前

紀聞竊實錄今皆
併入宣和遺事中

貴嬪家窶需有所謂獸子其製以銅爲馬形鬣
尾皆具而背爲大穴用踞之以渡獸子作馬形
蓋取登臨時如跨馬之狀意以便于坐且俗雅
觀也子然後知今世名肥桶曰馬子者乃沿乎
此

龍門子引葉公事云葉公子高好龍鈞以寫龍
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
之葉公見之棄而還走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
似龍者也那離子載平原君問于魯仲連曰齊
其成帝乎仲連笑曰成哉竊悲其爲象虎也臣
聞楚人患狐多方以捕之弗獲或殺之曰天下
之獸見虎威懼而逃乃使作象虎取虎皮蒙之
出脯下狐入遇焉怖而踏似龍象虎其爲語奇
矣是天生的對也

宋邵伯溫曰南唐主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
月七日卒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
四日卒二君歸宋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俱
其始生之辰也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器幣
與之燕飲皆飲畢而暴卒蓋太宗殺之也予按
野史李後主以七夕誕辰命故妓於賜第作樂
侑飲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其小詞有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夢魂中之句
緣是怒不可解是日命秦王移具過飲既畢而



李主遇牽機藥發於庭前反卻數十回遂卒是
李之禍詞語促之也予因記錢鄧王有王樓春
詞亦云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其
感時傷事不減於李然則其誕辰之禍豈亦綠
是耶

東萊呂成公退居金華陳同甫間往視之極論
至夜分成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
聽孰敢違子同甫頗慰意焉既後成公卒同甫
作文祭之中云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

孰敢違子人之云凶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
宏才又稍待幾年而後成云云蓋追叙夜分之
言也後朱晦庵見之大不契意然陳之持論竟
亦不肯抑下業適所謂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
卒不能奪者如此文所云與往復數書中所論
三代漢唐等處是也

程史載呂東萊死陳同甫作文祭之中間頗追
叙東萊平日推服之語朱晦庵讀之甚不契貽
書婁人曰諸君聚頭磕腦作何等事乃至有此



等怪論同甫聞之不悅他日言于帝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譬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蓋詆晦庵也初嘗信之及觀同甫跋晦庵送郭秀才序後有云晚得從新安朱元晦遊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凡人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之人共之其

不得見信於世則聖賢之命脉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爲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者余爲之感慨於天下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觀此則同甫蓋深服晦庵務爲實學有用而痛斥世儒宏大高濶之習爲之興慨若如前言則前後背戾甚矣周公謹有言世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



自附於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澗步或抄節
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叩擊
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
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也吾意同甫所嫉
者正爲此輩而岳氏不察謂指晦庵云爾

陳同甫與朱晦庵書曰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
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謂是真足當田光之死矣
然困窮之中又自惜此潑命一笑初晦庵劾台
守唐與正之罪相傳謂其納陳同甫之譖以是

成恐謂公謹叙其說於野語中謂與正平日恃
才頗輕晦庵而陳同甫時爲朱所與進同父遊
台州嘗押籍妓意料納之爲唐脫籍唐許之而
復聞之於妓由是妓意頗改同甫志爲唐所賣
亟往見朱朱因問近見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
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啣之因是摺據其罪
今以同甫之善觀之知爲未然蓋同甫誠譖唐
于晦庵暨後交訟是非終竟則晦庵之受譖同
甫實爲之計同甫當自咎歸罪乃不出此頽復



歸詞以自掩于事主之前使其誠病風而且愚
將不着夫晦庵之鄙其爲反復人邪以是論之
野語云云殆未足信也

尹文子爲語頗復其文遠不逮子華子其本意
主刑名而借黃老以蓋其說昔人謂其論大道
倡黃老蓋徒見其書以大道名爲故遂爲所欺
也大道上篇曰夫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
牛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
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變於馬矣

設復言好人則彼爲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
也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其說與公孫龍白馬
非馬之辨相類序言尹文居齊稷下嘗學于公
孫龍今考龍仕趙平原君去尹子居稷下時實
後百餘歲序所云云未足據也

秘史載漢高帝爲亭長送徒人於驪山路遇白
蛇斬之一老婦泣曰赤帝子殺吾白帝子矣後
人謂王莽爲白蛇按白蛇爲王莽此大無據蓋
王莽於西漢之末篡位閏十四年而被誅與高



帝初不相涉所謂白帝子昔人指爲秦帝疑亦
非是蓋指項羽也羽自稱霸王建置侯王偃然
帝卒矣高帝滅之故曰殺白帝子羽號西楚則
白帝之應也

元郝伯常使宋賈伯道羈之真州凡十六年一
日得一夢見郝軀鼓翼引吭擲異之乃以帛書
一詩所書本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
者也詩以蠟寫九系之爲足祝之比遠屬至于
汴泊金剛地爲虞人所獲會元兵將渡江伯道

兩山墨談卷之六

吳興陳蓮

左傳趙宣子始爲國政副事典既成以授太傅
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按古
者上公之國得置孤卿一人餘卿三人大國則
置卿三人晉侯國也於禮不得置孤而有太傅
太師則不惟僭制而更甚焉者矣太傅等在諸
公之國則曰孤卿所謂公之孤是也

龍門子所著雜說間亦襲用前人而辭氣凡弱



帝初不相涉所謂白帝子昔人指爲秦帝疑亦
非是蓋指項羽也羽自稱霸王建置侯王偃然
帝卒矣高帝滅之故曰殺白帝子羽號西楚則
白帝之應也

元郝伯常使宋賈伯道羈之真州凡十六年一
日得一惡兒郝縣鼓翼引吭郝異之乃以帛書
一詩所書本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
者也詩以蠟寫九系之爲足祝之比遠屬至于
汴泊金剛地爲虞人所獲會元兵將渡江伯道

兩山墨談卷之六

吳興陳蓮

左傳趙宣子始爲國政副事典既成以授太傅
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按古
者上公之國得置孤卿一人餘卿三人大國則
置卿三人晉侯國也於禮不得置孤而有太傅
太師則不惟僭制而更甚焉者矣太傅等在諸
公之國則曰孤卿所謂公之孤是也

龍門子所著雜說間亦襲用前人而辭氣凡弱



殆類今舉業文字其引喻開悟信亦正矣然時
有詆氣龍門子自以年踰五十而道不行乃入
山著書其言曰予棄解詁文辭之習而學爲
大人之事以周公孔子爲師以顏淵孟軻氏爲
友以易詩書春秋爲學以經綸天下之務以繼
千載之絕學爲志子貢宰我而下蓋不論也所
著龍門子用竹簡正書藏諸石室百世之下庶
幾有好之者其自任益不輕矣而其書乃爾以
令觀之其果能稱情否乎

洪景盧甚推重東坡其序著卷諸筆凡及坡
處不曰東坡先生則曰東坡公惟事閑朝廷君
上有涉坡者特一舉其名餘則未嘗稱其字也
至穎濱則直曰子由而已嘗記景盧在翰苑一
日凡草二十制訖意以敏捷自喜庭一老者向
曝問之院吏父也舊在東都亦供院役嘗及見
東坡諸公洪因曰今日二十餘制一時俱了意
蘇公在當時應只如此老吏曰然但蘇學士不
曾檢冊子耳洪爲面赤觀此則洪之推重坡公



至於沒齒者素有以顯其心也

龍門子曰齊公子嗜古器物龍門子謁之八公子
歷出三代秦漢之器龍門子默不言公子曰夫
子不言不笑將有說乎龍門子曰公子所藏非
古也公子笑曰必若古者其庖犧氏之物乎去
今數千載矣是孰有存者乎曰子有之公子錯
愕四顧借一觀之龍門子曰未易觀也請齋三
日如是者至三龍門子曰可矣乃設几布筵寘
寶物其上藉以文錦各再拜而興啓橫視之乃

伏羲氏之八卦也其命意雖高然頗近詼態因
記曩在太原或曰王邸置宴優伶有呈戲者
以文錦冒一寶積寘几案間一伶前作誇語云
內所蓄一古物自開闢之初暨洪荒之世人文
未通制作未備此物固先具焉夏鼎商盤蓋不
足論也旁一伶號特古請啓觀之伶作矜新態
凡請再三乃許羣往出之乃破書一弓檢之則
三皇五帝紀也衆哄堂一笑今讀龍門子知優
之取譚乃做竊其餘意也



楚王問於陳軫曰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而賢者不覓寡人何也陳子曰臣少嘗游燕假館于市其東家甲焉帳卧起居飲食器用無不備然客之者日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噬非有先容則莫敢躡其庭今王之門無亦有噬狗乎士所以艱其來者此也此郁離子諷世之寓言然晏子固先之矣晏子對齊景公曰人有市酒而其美者置表甚長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以其故里人曰公

狗至猛人持器欲詣者狗輒齧之是致酒酸不售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皆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郁離子之語意與晏子所對不殊但改市酒爲館客耳

小說載黃巢僭號皮囊美臣之集令其作識文以惑天下皮進識語曰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折黃巢頭醜以爲識已超而殺之每嘆文人無行自取橫禍如此今按陸放翁渭南集龔美晚遁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爲吳越丞相四世孫公



彌仕宋慶曆間名士也方吳越偏據時中原隔絕有妄人造謗謂龔美黎節于巢賊宋景文喜小說遂以入正史公弼嘗欲辨于朝不及而卒審爾則龔美初無臣賊事其造言者不知始何人雖然輕信而繼經景文疑不得辭責也

郁離子曰聚天下者其循的乎夫的也者衆矢之所射而群志之所集也是故不能仁義而爲天下者禍也秦之末帝也天下莫強焉及其吞六王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

下和之莫不以秦爲嚮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爲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爲事先動而輒隨者不爲的而已矣是故解禍有道解其的而已矣此論之發蓋得於東陽陳母之戒陳嬰者也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東陽少年殺其令推嬰爲長已而集衆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聞汝先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



乃不敢爲王母之意蓋懼嬰爲天下的故教嬰以其衆屬人所謂不爲事先而辭禍有道者矣賢哉賢哉

郁離子本皆寓言用以諷切時弊終焉世主其論說之正大識避之優深才猷之宏遠具於此書見之中間事詞容有小舛則主於借况以遺詞固不必一一雌黃也又其文字高妙蓋得左氏國語戰國策之體至其爲談說捍闔之語亦宛類春秋戰國之士焉高於龍門子一等矣

今人名醞之滴薄者爲魯酒予嘗求之而不得其義近閱一書乃知其所謂蓋古也昔者魯人不能爲酒惟中山之人善釀酒之美者醉人至千日焉魯人求其方不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信一日中山之酒主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斯予之糟液也矣其酒是魯酒之名以古者中山之美而別其爲惡耳

漢書東夷傳載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



有神井窺之輒生子異域國志則云女國無男
子其婦每遇晨時東南風發則裸而向之以其
陰納受陽氣輒感而孕誕則女也然淮南子注
文又謂女子國在巫咸國北兩女子居一門中
有黃池周之但女子入浴出即懷妊矣若生男
子三歲輒死三說不同大抵皆得於傳聞莫可
致詰

五代劉崇據太原十二州稱帝今冀寧一道所
轄是也筑存瘠薄彌望若傷今承平百五十年

尚如此其在五代兵戈之際又不知何如也趙
韓王謂彈丸之地以今幅員之廣較之安能克
彈丸也哉崇嘗謂臣下曰願我是何天子汝等
亦何節度使而承鈞亦遺謀報宋曰河東土地
甲兵不足當中國之十一區區守此俱漢氏之
不血食也吁可哀已五代篡弑相繼惟北漢稍
正蓋契丹滅晉中國統絕高祖起太原攘夷紹
晉不可謂篡湘陰應繼而中遭幽弑崇以漢業
委地乃建名號不可謂僭歐陽子於北漢世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每三致嘆而書法視十國獨變文起例有以也

婦有七去其五無可言者至於惡疾無子則人之不幸也繫於去之之條則已適爲忍人矣女有五不娶其四無可言者至於喪父長子則世所必有者也繫於不娶之列則女多爲棄物矣吾意聖人立制不如是之害道也昔賢謂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今不矜其不幸而棄之豈天理哉故在律惡疾無子之列於去疑非

聖人意也若夫喪父長子則如春秋許穆夫人之類以其種育不明而所出難辯是嫌疑之際君子當慎者也嗚呼苟能明於此而後去者可留棄者可取矣穆姬事具左傳

按衛宣公既卒子頑適於宣

姜穆姬乃父爰後宣姜所出

長淮爲南北之大限自淮以北爲北條凡水皆宗大河故今水之在北者皆以河名如盧溝之流淮棠潁之渦潁宋亳之淮汴涂兗之沫泗濟洛之在河陽漳汾之在衛晉潯沁之在秦乾灤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lorChecker 3000

路之在北平洮渭之在關隴大小不一而入海則同然未有以江名者也自淮以南爲南條凡水皆宗大江故今水之在南者皆以江名如蘇松之吳淞臨安之錢塘紹興之曹娥閩婺之劍浦豫章之章貢漢江之在漢陽湘江之在郴陽賀江之在連賀左右江之在桂廣富良江之在交州雖大小不同而入海則一然未有以河名者也二條之外北之在高巖者曰滬同江南之在蠻詔者曰大渡河惟是二水南北錯名然

在蒸徽之外非中夏氣脉可隸固禹跡之所畧也由是言之江河爲天下之巨瀆各總地脉介行於天地之間而中分之勢自昔成焉故欲觀南北之大勢者觀之江河可見矣

世說商容者商之賢人也以其知禮故今世太常禮樂之司謂之容臺蓋因商容而立稱也予讀淮南子言夏祭之時主鬯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脩是致君臣不親骨肉疏忌植社搞而墜裂容臺震而掩覆註謂容臺者行禮容之臺言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桀不能行禮故天震動而敗之是夏之時已有所謂容臺矣其謂沿於商容者臆說也

淮南子曰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蓋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註言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也許由輕天下不受安用此書爲哉故曰廢矣其言豹韜雖是而金縢則非蓋金縢者周公請代武王身死之書後成王得之以泣周公籍以自明者也本言

世之賢者苟能通於許由之意則將視天下爲外物而黃屋之下若將免焉是安有不利孺子之譏與陰謀取勝之計然則二書殆可廢矣其以金縢與豹韜並言蓋以周公不能妄去如許由之決以是遭讒被搆而卒之困躓非此書則成王何所開悟亦幾於殆矣然則是書之許國正其形跡之類於圖謀而積天下之疑者也其視太公謀國之書顧豈非同爲有心於天下者哉今註者不能推明此意乃與豹韜駁曰陰謀



國王之書豈惟誣周公抑亦誤學者

螳螂奮臂而當轍初謂談客設喻之詞今乃知古實有是事齊莊公出獵有一虫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虫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虫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其爲人必天下之勇武者矣迴車而避之今之喻以小弱抗大敵者往往舉此

淮南子間有警司其言曰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州不可頃啜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

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聖人不爲名尸不爲謀府其爲語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濛雲破水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馬蟻虫也而可以通志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其爲語奇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其爲語壯天地之藁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大



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其爲語
新淮南子多用文字而間以莊老諸子之說其
時則二篇則全用呂紀而地形篇所載亦山海
經所具也其自言者無幾此蓋入公之徒纂拾
衆說以成此書然好事者頗多引之舊謂許慎
註者非首序云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
讀會遺兵災廢不辨節者二十餘載俱遂凌遲
於是以前朝誦事畢之間爲之注解則注之者高
誘也然註亦多謬

竊憤錄載金人徒宋欽宗回燕京一日行至平
順州止泊驛舍時以七夕宮中於驛作酒肆縱
人會飲帝於室中窺見一胡婦携數女子皆俊
目艷麗或歌或舞或吹笛持酒勸客所得錢物
酒食率歸胡婦稍不及者婦以杖擊之少頃官
遣皂衣吏賞酒飲帝胡婦不知爲帝也亦遣一
橫笛女子入室中對帝嗚咽吹不成曲帝問女
子曰吾與汝爲鄉人汝東京誰氏女女顧胡婦
稍遠乃曰我百王宮魏王女孫也先嫁欽慈太

后姪孫京城既陷爲賊擄至此賣與豪門作婢
既又遭主母詬撻轉鬻與此胡婦俾在此日夕
求酒錢食物若不及即箕楚隨之言訖問帝曰
官人亦是東京人想亦擄來此也帝但泣下遺
之去按朝野遺記張孝純在雲中府粘罕席上
有所觀賦念奴嬌一闋云疎眉秀眇向春風還
是宣和葉東貴氣盈盈姿態巧舉止况非凡俗
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橫蕩事
隨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勸人滿飲旋旋

吹橫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
榮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醪興亡休問爲伊且
畫船王詳味詞旨則孝純所觀即帝之所遇者
也然孝純之詞賦之粘罕席上則是女物屬粘
罕審矣後乃從沉落於偏州豈非罕之婦妬而
逐之耶吁哉其可憐也已秦王廷美之後至
填海錄云崖山崩敗張世傑遺小舟至帝島所
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謀遁去陸秀夫恐來舟不
得免又慮爲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遂抱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帝沉海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濱
去其前後次第如此今宋史秀夫傳云崖山破
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蘇劉義各斷維去秀夫
度不可脫乃杖劍擊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
若是則世傑於幼主尚存輒先委而去之豈非
忠義之累作史者序致不審如此此古人所以
有無邊受屈之嘆也又按弁嶼集崖山之戰世
傑先與祥興主約曰萬一事不可為則老臣必
死于我臣有沉香一株重千兩除是時當焚以

為驗香烟及御舟即遣提兵不然宜速為備無
墮其手今本傳不載倘補而入之亦足以表其
忠節之素定也

五代史漢隱帝紀又十一月郭允明又皇帝崩
蘇逢吉自殺漢亡徐無黨註曰隱帝崩後四十
二日周太祖始即位而斷自帝崩書漢亡者見
帝崩而漢已亡矣其太后臨朝湘陰嗣立皆周
所假託非誠心也書漢亡所以破其奸予謂隱
帝弒後周雖繼有天下漢固未嘗亡也劉崇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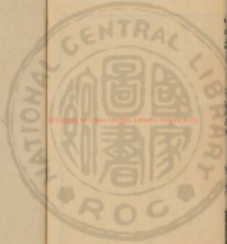
高祖之弟紹立於太原雖壤地偏小而名義則
正擬諸前代蓋蜀漢之比非江陵受人封殖之
梁與金陵族屬不明之唐也昔之論史者謂赧
王雖亾而東西周尚存則周統未可謂絕故朱
子論本朝得正統亦謂須在太原既下之後則
五代之漢豈曰隱帝一崩而遽亾哉善乎瓊山
丘氏作史網於梁唐晉周之亾皆不書而獨書
漢亾者著漢之亾不在於郭威之有周而在於
繼元之降宋也其諸異乎歐陽氏五代史所書

漢亾者繼鳴呼八矣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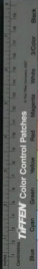


EX LIBRI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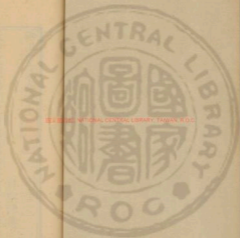


©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IRVAN, INDIA



U.S. GOVERNMEN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RONTO, N.C.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2023138 v.4



兩山墨談卷之七

吳興陳寔

天地之間陽明之日無幾而陰霾之時恒半此其盈虛消長固曰常理然實氣運世數之非偶然者也史綱於北漢降宋特書漢亾既以駁歐公史例之失矣其餘說復曰自唐末以來乘時僭竊者至是殄滅無餘警則氛侵陰霾一旦廓清始見天日是亦治亂之一大幾也然觀是年之後不三年西夏即起繼遷叛命雖招誘甚勤



而僞強日甚至元昊之世攻殺覆隔大爲宵旰之憂視宋始終相爲敵國原其胚胎醞釀固在太原將下之時譬則六陽甫壯而一陰遽長雖大鈞造物亦莫得而禁遏也古云外寧必有內憂而治亂否泰相爲倚伏人君鑒此可不謹於微哉

五代史唐明宗紀曰帝本夷狄無姓氏父爲鴈門部將生子龜佶烈以騎射事太祖賜姓名李嗣源後天成二年十一月丙午追尊祖考爲皇

帝載其先世曰高祖唐高祖祖放祖琰考霓夫率放琰霓雖中國名之佳宋不過如此帝旣生長夷狄無姓氏矣然則四代之名又安從得耶求之以意必也帝旣即位唐欲自掩其胡俗之陋故即其所憶影畧者擬唐先世之名而有司乃文而飾之著之廟冊正唐南唐主雅意紹唐命有司撰其名氏而句之世次者也

五代之君多可議者朱梁以盜賊唐晉漢以夷狄郭周以卒伍視昔神明之宵旰天壤矣而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有天下也梁晉周俱以篡弑中間名義可言而
事體精正者唐莊宗漢高祖而已莊宗之父有
慚德且其滅梁徒以志雪父讐非真爲唐計也
兼之身復不終然則不無遺憾惟漢高始終之
際差若無歎蓋石晉既亡突丹既去斯時中國
無主高祖乃自太原入主中國其取天下於中
國之心非若他人之篡奪者也既而歸終于
寢付畀于子所不能免君子之責者謂其擁兵
自殖曾不爲晉氏一舉勤王之師此其坐觀成

敗而睥睨其後蓋下莊子之故智大率末世而
下奸雄乘時徼利後先效尤固不可以純臣望
於知遠也其最可悼者父子繼世才四年卽爲
郭氏所滅雖然劉崇之漢實紹遺緒蓋前後建
號者三十餘年亦庶幾蜀漢之祚其失由作史
者抑太原爲北漢故氣脈實聯而名號各別此
則後世綱目君子之責也五代多養子繼世唐
莊宗之後有嗣源際帝之後有從珂周太祖之
後有柴宗漢孝和之後有繼恩繼元夫是數朝



其外勢雖全而內脣實絕作史者宜有特筆以表實錄可也陽節潘氏曰暴秦以呂易嬴是嬴凶於莊襄之世弱晉以牛易馬是馬滅於懷隱之時南宮氏作史斷直謂秉筆君子當於秦在襄既卒持書曰嬴氏之秦凶然後叙呂政之所從出而定爲後暴晉燕帝遇害持書曰司馬氏之晉凶然後叙瑯琊之所從出而定爲後晉夫邯鄲曖昧馬牛疑迷其視五代養子氏姓未脫所生尚存者迥異且其創業中興方茲伊始雖

有內絕之疑然豈可遽加外凶之文南宮之論苟以示人嫌疑之戒可矣而據以凶人之國恐春秋忠恕之筆難葉夫法家刻深之文也若愚所妄擬則事情彰灼雖使嗣源諸君復作當亦無可藉口大槩欲以莊宗即位之後定爲東唐而別嗣源以下爲後唐若曰莊宗本無意於興唐其所謂唐乃夷狄別種不得與長安三百年之唐相紹也以劉氏太原之國仍稱曰漢而去史冊比漢之稱若曰劉崇本有意以復漢其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謂漢乃知遠一脉自當與中國四年之漢相合也莊宗繼及覆滅之後結之曰沙陀李氏之唐絕然後揭書養子嗣源繼立別其與沙陀各源閔帝廢殺之下結之曰厲門李氏之唐絕然後揭書養子從珂繼立別其與邈侁異類周祖既殂結之曰郭氏之周絕繼乃揭書養子榮立明周移於中禮之榮孝和既殂結之曰劉氏之漢絕繼乃揭書養子繼恩立立養子繼元明漢移於薛何之範乃於谷主嗣立之下因文立論而

明立之戒夫然後祚命短長統系斷續首胤與偽皆昭然于千百世之下而所謂春申進李國之妹呂后取他人之子之計庶其畏天下後世之公議而可少息矣然歐史得其意而未盡綱目缺其例而不書續綱目有見於繼恩而復遺於繼元則區區之論侶亦可備一說也

書益稷篇百獸率舞釋者謂羽鱗皆可謂之獸予謂凡獸亦可謂之禽後漢書華佗傳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



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此虎應能猿熊謂之禽亦百獸之例也

王金陵有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法不足守之言先儒斷以爲萬世人則三言之悖道可知矣然金陵之前固有進說類是者後唐大理少卿康澄言於明宗曰爲國者有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惧天象變見不足惧小人訛言不足惧山川竭不足惧水旱蟲蝗不足惧賢士蔽匿深可畏四人遷業深可

畏上下相拘深可畏廉耻道喪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忠言不聞深可畏當時識者皆多澄言夫不審其事之所重而察其言之所在則所謂五不惧者若與金陵之說一轍矣識者奚嘆其切於時病耶惟夫六事之可畏有重於五者之可惧使能致畏於六者則五惧固可轉而樂焉是五者之不足惧非如金陵之太然無所脩省而一任之私意者也金陵惟持三不足之說而併澄所言六畏者亦漫不介意是故當時賢

士伏忠言隱廡耻喪喪無亂四人遷業上下徇
名而小人繼柄以醜醜蔓殖稔成靖康之禍嗚
呼澄之言豈非有國者之遠鑒哉

儒者論治國之要在齊家而齊家以閨門之禮
正始之道為先務故乾坤首易開睽始詩釐降
之紀大婚之謹斯聖人慎於男女之際而防夫
嫌疑之微者也衛宣公為子而烝庶母為父而
奪子婦自彼而觀若謂恒事也而身歿之後子
頑復繼烝于上宣姜亦通好于下禮義廡耻蕩

然廢棄彼其所以肆無所忌者以為是先公之
所常行而國人之所習見者也然則貽謀示則
可不慎歟牆有茨不可歸也中冓之言不可道
也味此則宣姜與頑情好之篤過於同牢合卺
者數倍使宣公地下聞是言目當不得噴矣宣
姜本佞子之婦而一登新臺即忘原訂願諧偁
俾死焉其制行醜惡曾何足議而予特云云者
以誅宣公而示後世也嗚呼判妃入侍才人之
冊立繼踵父妾為后太真之改號聯跡有國者



觀此貽謀示則可不慎歟

周公謹記宋孝宗聖政內一條云張說嘗得旨會朝士從官軍集上以上尊珍饌助說說上表謝因附奏兵部侍郎陳良祐獨不至是達上旨也既而上以說必卜夜命天厨再賜說大喜卒復奏臣再三連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上怒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慙然而罷令按孝宗實錄不赴張說者乃天台陳良翰非良祐也良祐是時亦位從官且在預席之數一字

不審遂致美惡失實乃知古今紀錄如此類之誤者益多矣

漢高昭靈后之名不見於史策皇甫謐謂姓王捏成圖謂姓舍皆非正史所出疑不足據司馬貞嘗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云母溫氏予觀史記高帝本紀母曰劉媪蓋媪溫形相侶豈因媪之文疑爲溫字之誤而改從之耶然紀中所載如云王媪呂媪者蓋媪言之媪蓋當時婦人長老之稱則劉媪非字誤也后不知何如人



據史傳言之其生感赤龍之交歿致朱蛇之現則亦異甚矣

鹽雖遍天下皆產然惟東南黃海爲盛其餘川貴則鹽井河東則鹽池沙漠則鹽澤皆以斥鹵潤下水泉鹹淖積而成鹽予至山西經行忻崞閻平原廣野或日二三十里之地彌望若晨霜積雪時方秋仲意甚訝聞之則地所生鹽花也土人刮而熬之輒成鹽微有蒼黃色者此猶疑其地近澤沁意者下濕之故及巡行大谷榆次

彼皆高亢之地而亦復產此甚則尋丈之間彼固生鹽此則種藝蓋有不可曉者乃知化工之妙有出於常理之外者如此

漢武故事載李少翁以方術不驗上怒誅之後月餘使者籍資從關東還遙於驛亭謂實曰爲吾謝上不能忍小者而敗大事乎上幸自愛後四十年求我於方山共事不相怨也於是上大悔此事荒謬難信乃知天寶遺事所載明皇既殺羅公遠後使者遇之於蜀全效尤乎此又云

上數微行公孫弘坐諫弗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己死況不世之主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乃自紋上聞而悲之按弘傳弘以病卒初不着其自殺也

程嬰公孫杵曰墓在山西忻州去州東三十里名程村有雙廟翼然即其地或謂在古中山者非也嘗考史傳嬰卒抱孫匿山中十五年予嘗觀忻州近郭無甚山其東北四五十里之外則

五臺定襄繁峙境界山嶺重複行旅罕涉意藏孤於此後閩山西通志載孟縣北五十里有藏山爲程氏藏孤處山與五臺接壤境云

唐梧桐有訪鄒公寨詩其序云衣錦鄉有大坑山故宋奉御鄒公澤丞相文公天祥營寨于此累石爲墻門隘三層至今猶存是時二公募義勤王開都督行府旆旗之際天色晦冥一夕雷震去其牌額府宇只留三字曰都督行識者知宋之不競未幾爲元兵所獲比行矣



墨子親士篇云西施之沉其美也尚賢篇云文
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而土服
西施之終不見於史傳古今談者胥謂從范子
爲五湖之遊子向以爲然乃今知其終於沉墨
子春秋末人也其所言當信泰顛閔天世知爲
十亂之佐而其始之出自漁獵學者或未能通
知也當爲括出

婦人性多妬忌而自古及今宮闈尤其三代既
降姪妣之風熾矣漢唐宋國長久中間女后

之賢係教養之深家法之盛此不足異完顏氏
起自夷狄享國才百年其家教內則要之有愧
中國而女后可書者子得二人焉曰大氏徒單
氏徒單爲逆亮嫡母而常日鍾愛逆亮若已出
大氏爲宗幹庶妾而敬事徒單始終不踰至死
且謂亮曰汝以我故不令永壽宮借至中都我
死必逆致之事永壽宮當如事我夫以二后之
賢而不能轉化亮之兇悖非所謂下愚不移者
耶永壽徒單宮位亮篡奪後尊稱者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南唐歸宋後煜妻小周后歲時例隨命婦入覲
每一入輒詣數日出即涕泣罵煜後主宛轉避
之蜀凶夫人花羞者初以色藝稱宋納之後宮
且召使燕見賦詩此二者古今記錄當不誣也
予謂三代而下惟宋仁厚之化與家法之正有
古關雎麟趾之意而適有此豈非盛德累歲當
時趙范劉盧等諸人方胡贊新朝乃不聞匡正
侏可罪已花羞能改吝漫錄以爲徐匡璋女或
又謂青城費氏未知孰是

漢淮南王安傳安謀反事覺下諸侯王列侯議
衆謂事驗明白當伏法又請論國吏二百石以
上及比者顏師古注比爲鄙謂眞二百石又秩
比二百石者予按漢制凡吏初除皆曰試守迨
其滿歲爲眞始食全俸今所謂比即初試之吏
眞爲眞之吏相等者也顏注不得其詳持挾之
以示學者

匡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
一白鷗奮擊菜鳴與龍隆水中以死此其視太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宗捐前之大其感恩狗主之誼又過之矣然則
委而去之如陳宜中輩者是果何心哉

水東日記載永樂中夏忠靖公治水韓松與某
給事中同事一日借宿于天寧寺給事早如廁
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袂履而行急事急事某
即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輸常輸其一時善
謔可喜然不著給事之名氏一日觀水豐周氏
文獻公妻其先世有名大有字逸者洪武中以
監生擢任兵科都給事中時甫弱冠天才逸發

高皇帝特加寵異使讀書樓上呼為樓上秀才
廷有大議時一召對後為朝貴中傷謫戍遼海
永樂中用薦者召復原職未幾治水吳中病卒
于蘇之卧佛寺夏忠靖公為棺殮而歸之以此
奈彼事時正協然後知給事者大有其人也

今世士大夫多喜學宋克書相目為宋克體高
李迪南宮主傳為克作也其言曰人謂生似婁
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晚稍厭事闔門寡將迎
闕一室度歷代法書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

隸過鍾王患末者衆遂自闕希復執筆然則克之書法亦晉人之舊也其別生態度則學之者過巧耳又其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然自持優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按傅克本吳人是時張士誠據姑蘇渴於得士有言克於張欲致之幕下不可得將置之法竟以智免夫以克之尚氣喜兵身處僭據之地而卒不污其偽命視夫介之恩廉輩相去遠矣然

則其可重獨書也哉

大同地產黃鼠足短而體極肥絕類大鼠土人以水灌其穴俟其出而捕之以供珍饌權貴至千里相贈遺嘗觀渾水燕談載契丹國產大鼠肥膈而味美名毗狸止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說者謂為竹狸狸之類予意即此物也雖然今太原中人家皆得食亦不復大珍貴矣大同石晉時入於契丹在宋為外地云



兩山墨談卷之八

吳興陳寔

司馬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予謂三代而下若太宗亦可謂盛德之主然卒不免於穢德之貶者徒以建成與判妃之事也然則君人者鑒此脩身正家之道可廢而不事歟

陳寔

兩山墨談卷之七



兩山墨談卷之八

吳興陳寔

司馬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予謂三代而下若太宗亦可謂盛德之主然卒不免於穢德之貶者徒以建成與判妃之事也然則君人者鑒此脩身正家之道可廢而不事歟

陳寔

兩山墨談卷之七



宋德祐丙子元師入臨安呂文煥時駐軍江積
宋方幸其帖危而海潮三日不至師迄無虞於
是元人獲占地利宋都以覆及祥興已卯元師
下廣海張弘範遂進攻崖山衆欲退師少休而
是日海潮不退勢難回卻於是元人盡日力戰
宋祚以城夫潮汐在天地間長落有時號稱至
信而一則不至一則不退豈江海百神亦陰受
職于胡虜而默相之耶吾於是而知國之興敗
謂不關於氣數者非通論也

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儒者之論或謂成王
之失或謂魯公之僭或謂成王未必有賜或謂
惠公始以上請紛紛未決愚謂禮樂之賜王特
用以康周公畢竟使用之公祀如前此沃丁葬
伊尹用天子禮制之類當時伯禽受之將必納
之公廟以昭天子之賜而已未遽用也至春秋
之初王室不綱諸侯強僭於是惠公始以上請
遂專輒用之而後世因併用於羣公之廟蓋僭
源一開末流未免如此然觀祝鮀之言其於伯



禽受封臣舉分物而屢數之曾不及天子禮樂之事陳氏因是有疑遂決謂成王未嘗有賜竊意鮑所言周室分魯以諸物乃舉伯禽就封之初時周公無恙也迨公薨之後周始賜以天子禮樂俾用之公廟耳然則鮑之言其不及於禮樂者固有說哉

隋楊廣弑父本張衡用手大業六年廣以事罪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盡令我天下云云蓋久之而不自覺其真情之敗露也誠于中形于外世固有如此者

春秋宣五年齊高固及于叔姬來傳曰內女非夫人歸寧不書此以高固偕來及馬非禮故書所謂及馬者謂古人娶婦當其送馬既三月而後廟見蓋歷三月則天道小變而所娶者之成婦可見矣故以之見于廟而使之安于內於是乃及馬

文文山死宋其精忠大節千百世之下雖婦人稚子皆知傳誦一時咏嘆者如所謂與日月爭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光與天地相悠久及精忠貫日華夷見氣節凌
霜天地知等句非不極其褒揚然皆不若丞相
傳贊爲能白其心事如云死之日宋亡七年厓
山亡又五年矣夫以時移事改七八年之久而
終欲一死以報國此其心所謂至死不變無所
爲而爲者也

東坡畫像不傳於世相傳云坡有妹秀慧而額
頗高凸坡嘗戲云蓮步未離香閣下梅粧先露
畫屏前而姊妹亦應聲戲坡云欲扣齒牙無處

覓只聞毛裏有聲傳縵是世謂坡多髯此猶疑
其世俗之談未足憑信及觀坡贈焦山長老詩
云譬如長鬚人不以長爲苦一旦或人問晚睡
安所指歸來披上下展轉無着處予嘗冬夜擁
衾頗爲多髯所擾蓋展轉措放總獲安寢以是
知坡詩所云必言親歷而世傳其多髯或信然
也

李延壽作南北史南則宋齊梁陳北則魏齊周
隋方是時天下參隔江南雖號正朔相承然劉



宋而下類非東晉正統之餘之比然則南北各
爲史固亦事理之當然者也詞是而後元人以
夷狄滅宋既而議附宋遼金三史一時館閣多
以金舊臣非不知宋爲正統私以宗國之故耻
列於夷狄僭偽乃倡言元承金金承遼遼承晉
爲正統所在而所謂內外華夏之辯不暇復論
且謂南宋爲靖康游魂除魄其無忌憚者至謂
建炎以後嘗稱臣於金遂欲附屬之會稽楊維
禎作正統論反覆千餘言冀破其說而漫不見

者然以公論終不可泯也則畧倣南北史例三
國各爲紀傳俾家自爲史金史所載率多吠堯
之言當時不爲恠也後四明陳樞氏作通鑑續
編謂宋爲正統所在大書紀年而遼金元分註
其下深寓春秋與奪之誼我朝詔作續綱
目據以立例然後千萬世人心天理之公者至
是獲明於天下矣其小異者續綱目於宋開寶
八年即大書正統而續編於太平興國四年始
書雖本諸朱子之說然宋祖神功聖德固難夷



之列國而太原在當時不抵一鎮以是而遂欲
與中國抗峙恐未為定論也

宋余意者嘗上言洪範諸疇皆有衍文而四五
紀獨無今詳庶徵疇內王省惟歲以下乃五紀
原文也孟編簡錯出於此因請改正以傳示學
官為臺諫排擊而止予記蘇東坡葉石林張無
垢洪容齋諸公已嘗有是說仁山金氏既從而
改正之矣顧所正猶石未安而從星之解乃復
用蔡氏從民之說之說又歲月日時無易本接

上文休徵而言而日月歲時紀易乃奉上咎徵
之語此本庶徵之傳今徒以歲月日時之字偶
類遂亦附之於五紀是三者殊為小誤故今不
敢全用金氏之說而參以愚見意謂正五紀之
文曰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
五曰曆數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庶民
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蓋五紀曰協所以合天
也合天者必省之於人而後可稽之于天故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省以歲卿士師尹以月日庶民則以星漢天文
書曰民勞則星動是庶民之省以星固其分也
蓋地位有貴賤高下故所省有大小遠近此歲
月日星之傳文然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
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則專
言曆數之所由起蓋曆數以紀歲而作歲以日
月之行而成日月之行以經星辰之十二次而
有合朔故日循中道月麗九行則有冬有夏而
春秋舉矣月入于箕月入于壁則變寒之暑而

風雨應矣所謂從星風雨之語特以表月行之
所在非專爲風雨占辭言也曆數之作以紀日
月之行度星辰之纏次是爲經日月星辰而秩
歲功者也然則蔡氏所謂月以常行而從星之
異好猶之卿士師尹有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其
說幾於遷就矣又余氏謂諸疇皆有衍文今觀
八政福極二疇俱無之福極之傳先儒謂混之
皇極之內而八政之傳予反復一篇中久之而
始有得蓋三德疇內惟辟作福二節是也夫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3/Color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德者聖人與世推移因物變化權其輕重而制其機宜于以納民于皇極者也如是則正直剛克柔克三者弛張更迭為用亦足矣不應復有作威作福等事且是二節陡然傑出與上文全不相涉足知簡之錯而詞之贅者也或者乃以操三德之權立說不思正直剛柔獨非三德撫世之大權乎以正直三者不為三德之權以此三者必為三德之十六枝之本而添蛇之足是殆經生穿鑿附會之說非心悟而獨得者也故

今移於八政疇末定其文曰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寡凶于而國人用側顏僻民用僭忒夫饗用八政人君所以厚民也八政之中威福王食具焉須其柄執自天子則天下蒙厚生之福向為臣下專竊則厚民之具反為殃民之地矣蓋食貨民以養也而四海之奉專於一人祭祀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人所重也而百牢之供先之七廟是惟辟王食也命司空以居民立司徒以教養制省禮以交際俾民康寧壽考而循禮好德是惟辟作福也司寇以詰奸刑亂六師以除殘去暴俾知憂吏爲罪之所招而凶折乃上之所制是惟辟作威也斯三者爲八政之權而人君正德利用厚生之本臣而竊之官可知矣如此說條理甚明文義甚通專經者宜首肯也五福六極本爲一時則傳文亦宜總其後仁山以皇極之錯簡補之

是矣而亦有未愜者故亦更定于左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瑩爾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

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于其無好德汝雖
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凡視仁山所補定者剔出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一節去其原附六極下惟
辟作福二段使合於八政之疇而總其傳於六
極之下以爲通論人君錫福用極之理若曰福
極之柄雖在君而施用之別則視人善而與之
福則人宜知勸惡而不加之極則凶咎者亦無
憚矣無虐禁獨戒其錫福之遺也無畏高明戒
其用極之避也不協于極宜作六極之極解謂

人制行雖小失苟於用極之法未合而其他更
有不罹于惡者是雖不可錫以福然姑且納之
是又勸之以容物也凡一時所見者如此同志
君子苟無咎其析經叛古則愚請折其衷

鶡冠子之書多言兵意其爲人乃鬼谷之類韓
陸二氏止言其雜黃老利名殆畧之耳王鈇篇
言成鳩氏天曲日術之道成鳩氏者天皇氏也
斯乃大道渥落之世太上淳德之始而言其爲
道乃用管子內政之術規以寓兵而文法計制



太詳且密此本春秋戰國之陰謀乃以是語三
至以道化氏之事謬亦甚矣

子華子信是屬作其文氣全不類國語左氏其
推尊仲尼有曰昔者吾友自郟聞語於孔子而
不怠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
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滸而弗肯渡授琴而
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
乃我所以行者也又曰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
冀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仲尼之轍迹則病

矣而予皇暇之恒詳其參向之意若在弟子之
列夫周末諸子如莊列董皆詆訾孔子不少推
借子華子聚徒談道其名家久矣縱其知孔子
然豈肯遽屈下如此哉此必後之學者徒見孔
子與程子相遇於途有傾蓋而語之事故因僞
撰於篇而推尊之過不復自覺矣非子華子之
口語也况當傾蓋之時孔子顧子路曰取束帛
以贈先生則是子華子年在尊行故有先生之
稱然則不可在弟子之列審矣又其篇中多何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以政之語此乃六朝文士翻譯佛書之言而執
中一則殆類舉業論義所答晏子問黨亦類東
漢黨論其曰龍吟而馳啼且曉昏而日暎也蒼
奔躡踞四顧而無人聲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
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壘耕溪飲爲力也
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此乃近世習爲文者
之語春秋之世豈有如此語言哉故吾決其僞
作者必晉宋時人雖然其文字則妙矣
朱泚反遣韓旻襲奉天段秀實曰事急矣乃詐

爲姚合言符即司農印用之以付靈在詔旻
使還德宗乃獲免漢隱帝詔殺郭威魏仁浦勸
威詐作詔書即留守印用之以示諸將激以
盡當誅滅於是隱帝被弒二人倒用符印則同
而立心設謀乃大異一以衛君而爲忠一以誣
上而爲賊然其事適相類殊可作談柄也

太公就封營丘東海上在居士狂商華士議曰
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
求於人無上之爵無君之祿不仕而食力願不



樂哉太公執而殺之或曰二子賢者殺之何也
太公曰是昆弟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
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
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賞罰勸禁也夫王者
使臣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望
孰與爲君乎是以誅也 國初立法案中士大
夫不爲君用者必殺無赦意取諸此

蜀先主歸陶謙於徐州謙表爲豫州刺史後謙
病死其將佐以州奉迎先主謂陳登等曰袁公

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宜以州
與之登等不從乃勉強承受後客荆州劉表所
會表卒子琮密請降紹或勸却琮則荆州可有
先主不然且曰劉荆州臨區託我以孤背信自
濟吾不忍也觀此二節則先主信義素明不欲
爲悖德傷義之事實矣而孔明諸人獲於伯圖
乃勸其攻取劉璋不復顧信義百世之下不免
於踐田奪牛之議此袁先主本意也蓋先主寬
仁大度素得衆心益州之舉使遲之數年待璋



自斃而徐取之於其子族善爲之所不然璋不
能有其國或思所以自全而左右有爲之謀畫
勸之避避然後從容處之庶幾乎兩盡矣不知
出此顧爲很惡之舉豈非孔明諸人之罪哉而
華氏輩乃務爲掩護或者又舉高書兼弱攻昧
之言而曲爲之說吾知其見斥於大賢君子也
必矣

秦皇築長城以限胡雖一時勞民然百世之下
賴以界限華夷辨別內外固不可盡非也自漢

與匈奴和親緣是有請婚之例非族醜類自謂
與漢爲昆弟甥舅之國及單于爭立害而入朝
日逐來奔北庭遠遁不能以時珍植乃信其保
塞下處北鄙使得生育長養遂成土著漢衰而
三國爭時計其窺覷之念非一日矣晉氏不統
不能防徙遂有五胡之亂氣類感召拓跋以邊
夷入據中土帝王自立之地百年爲胡然正朔
相承尚在江左此猶未全失也迨隋唐混一中
國幸矣而石敬瑭垂於篡立乃割幽冀以賂契



丹中國險隘既以與虜而又稱臣納幣奉冊上表不復顧首足之義方其召契丹以援立固已啓其染指之心而出帝不君橫開釁隙遂致其長驅深入無復控制晉祚而天下爲其囊中物矣後雖宋太宗英武克復燕雲之地南北抗禦且百有餘年幸其成區而金緣以與金匹而元附以起中間納幣割地稱臣奉冊備用石晉故事以困中國至元以後遂滅宋紹統舉一世而君臨之而帝王相傳之歷數全歸于胡網

常淪滅天地晦冥世運爲之樞否而中國爲之大變推原禍始則石晉啓之也故予嘗云秦皇築長城寓百世攘夷之功石晉召契丹首萬古猶夏之罪

兩山墨談卷之九

吳興陳霆

草書入我 朝故當莫駕于張東海波弼蓋其
操縱開閣投筆所向無不如意且姿態橫發不
復襲前人畦畛疑顛素以後優入妙品世所謂
驚球紆綉未足喻也當時以書者塞戶幾於鐵
門限聲譽而遠夷求券至以千金購書一紙今
沒世未久搜訪眞蹟不可多得矣然以其多出
新意故識者有古法變壞之言暇日考玩所見



兩山墨談卷之九

吳興陳霆

草書入我 朝故當莫駕于張東海波弼蓋其
操縱開閣投筆所向無不如意且姿態橫發不
復襲前人畦畛疑類素以後優入妙品世所謂
驚球紆綳未足喻也當時以書者塞戶幾於鐵
門限聲譽而遠夷求券至以千金購書一紙今
沒世未久搜訪真蹟不可多得矣然以其多出
新意故識者有古法變壞之言暇日考玩所見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亦頗合乃知晦翁謂本朝書法至蘇黃米蔡而一壞殆非過論也

楊雄發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劉牧亦謂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至沈約撰宋書符瑞志則謂燧人氏没伏羲氏代之受龍圖畫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其說正矣然又謂黃帝之世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亦文篆字以較軒轅其爲說參錯不一大抵皆出於緯書正不可信

通鑑外紀載文王被囚於羑里乃伸憤辭而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說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穿由其言兮遶我四國受動勤兮詳其辭意怙誹淺激决非文王語也三分有二而事殷不褒文王之德所以爲至使如此言殆小夫之淺淺者耳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文王之心蓋如此若外紀所載則秦漢而下好事者所擬也洪容齋疑史記所紀帝王世次爲不可信其言



稷之後爲周自稷至武王纘越十五傳歷千一
百餘年王季之與商湯蓋兄弟行也而世之相
去凡六百年其妄誕不稽無足疑者國語所載
太子晉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
文始平之皆爲不然予意十五王云者謂自后
稷而至文凡歷十五有功德之君至文王乃始
克平之如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之謂其以十
五王之語而遂取信於周紀之十五傳則拘儒
之見也

六安州人馬致遠爲予言正統間爲兒時隨其
父官四川時與母同載道武昌泊舟江潯岸有
二老嫗以縷綴爲業母命呼下將使理故衣見
其面有涅痕詢所以則僞漢陳理時宮人也僞
漢掠民間女配後宮例刺面爲記因云理時被
天兵圍迫乃出降行泥着之禮指武昌城北十
里地爲當時自縛處又云予輩初隸僞漢宮後
友諒女下嫁因給爲公主府婢于時駙馬最驕
嘗坐據龍椅百官見者必四拜駙馬坐受後僞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漢賊放遣宮人乃婢為民人妻老而孤廢故業
此談久舟人催發乃遣去致遠又云時談偽朝
事頗多比以童孩不能記迄今母故久無從實
問蓋可惜耳

禮大夫士去國則不當御婦人元脫脫南遷有
欲侍以女者薛曰我罪人也安敢及此得此禮
矣

凶年馳道不除者去穢惡也馳道不除知遊
幸者矣先君出而車馬所經供億所湏皆足病

民故馳道不除為教荒之一也疏不明此意

淮水與淝河合流經壽春城而北滙為荆山湖
又北而荆塗兩山東為峽出峽而東北會渦水
以東入于海自神禹道淮鎖水神巫支祈迄今
不知幾千年淮絕無患弘治十六七年內荆塗
峽間忽有水惟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
壅而旁溢春六濠潁之間田廬多浸商舶至湖
時遇惟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
或近岸若旋風起即大浪三四掀逐而來人艇



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惟曰寔求相諱不敢犯又
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卧沙際方
報告驚諦則候然入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曰
神木如是者蓋四五年正德以後忽人復見
於渦河中已已歲于經歷蒙城渡渦河則乾涸
通騎矣相傳又徙於潁水今潁水復涸或又傳
入黃河中未知信否予度此物或即巫支祈也
世俗寡識妄謂鯉浪神木云耳蓋此物鎖於龜
山唐時爲漁者掣出水常一獻形計今必尚存

而龜山至其渦口舊窟路且近渦南十餘里即
荆塗缺口淮淝所由也其出而作崇孽於此固
當然者豈氣機衰泄聖神功力有時亦匱而妖
沴之物因得遊脫天械復出而魚鱉生民耶雖
然南史載梁武帝築堰壅淮水以灌壽春未幾
潰水大下響如雷魚頭鬼面之恠下以萬數然
則淮潰之中自昔固多恠矣

宋太平興國七年舒州獲玄石上之有白文曰
丙子年出趙號二十一帝好事者合僖順翼宣



四追王之帝併數之至端宗之世恰符其數德祐丙子三宮北狩二王南奔所謂丙子年出趙者也

泗州龜山寺前有巨井大鐵索滿其內予嘗泊舟山麓登寺眺覽命左右戲引繩百丈而不竭井中有聲蓬蓬然懼而命止寺僧及土人皆云昔大聖降伏木母鎖之井中索其舊物也後會泗州二守張君錫訊其事張云弘治末年歲大旱淮水清淺龜山居人或見鐵索亘河底然以

其神物無敢動也予記岳濟經云禹得渦河水神巫支祈鎖之龜山之下淮乃安流今世俗所謂大聖降水母豈即此事而後人傳誤耶爲別有說也但禹鎖支祈於山麓水中唐時猶有釣者掣見此物今河底鐵索疑爲故物井中所有則在山頂理勢迫不通得無後人因前事而爲設歎抑桑海變更水洲漲與山一或井中別有竅道與外河通貫歟按朱子楚詞經云昔博惟加神伏支祈事無益據六安茶爲天下第一有司包貢之餘例誣權貴



與胡士之故舊者王堂聯句有云七碗清風自
六安每隨佳興入詩壇纖芽出土春雷動活火
當爐夜雪殘陸羽舊經遺上品高陽醉客避清
歡何時一酌中冷水重試君謨小鳳團觀此則
一時賞重可知矣予謫宦六安見頗熾春凍茶
產不能廣而中貴鎮守者私徵倍於官貢有司
督責頭芽一斤至賣白金一兩山谷窶民有鬻
產賣子以買克者官司視之漠然初不為異也
故茶在六安始若利民而今為民害則甚漢武

帝南巡以衡山遠阻不及登攀乃即州南之虛
山行禮遂封為南岳山有漢時拜郊臺凌霄樹
官遊其地者每縱登覽以快一時之觀然而供
給飛輓山民告病久矣正德辛未予已召還秋
曹朝除以江右劉某者為守劉起家舉人以予
舊嘗籍斯地臨行請益予贈之詩云踏視曾作
少年遊高入青冥一鶚秋匣劍久懸衡斗夜郡
符新下夢刀州雨前網若春陽早筭外南山葵
氣浮相送一言煩記取 大廷方簡富民侯中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聯述貢茶登岳事而結句云云欲其惜民脂紓民力也昔人云未必桐鄉能愛我當時我自愛桐鄉子所爲六人者亦如此

東坡志林云武王之封武庚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其意蓋倣諸柳子柳之論封建曰封建非聖人意

也勢也柳謂湯武以諸侯之力伐桀紂故不得不厚其封爵謂武王以滅殷之舉傷人心故不得不存其胤自今觀之聖王封建亦謂神明之胄聖賢之後有不可以已私廢者豈專於利害之私慰悅之計哉

建康舊治冶亭當鍾山佳處元文宗在金陵亭去行邸爲近常遊幸焉一日傳命且至住山道人寶琳者出宮門迎候移時見從官奉供帳及門則知上已至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



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洽焉從臣以
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伏
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
冶亭者爲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克
學士命侍臣模其詩畫觀之因藏諸篋問寶琳
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爲丹乘抽
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爲名耳上曰當此
大雪時吾登此亭自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
易見乎更謂之雪林且謂寶琳曰吾出游數勞

人動衆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嚴扃論以待
予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上之樂佳乃
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爲留亦不
責也

黃氏澤曰三桓是文姜之子孫而春秋書法於
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
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其子孫見此豈能無
怒然却又如此書此便是難說予謂此等處恐
是先世直史已如此書如南史董狐書弑君相



佞故雖後世子孫見之亦不得怒聖人但因舊
史而筆之則自足示戒殊無待於創意也
春秋楚納公孫寧儀行父子陳黃楚望曰此事
舊以爲貶楚不當納亂人亦未嘗不可但聖人
所重在存亾國楚惟不滅陳故二子得納此是
聖人忠厚愛人樂與人爲善之意若止以爲貶
却狹了聖經也蓋楚之伐陳本以討微舒納二
子爲說今殺微舒而却縣陳則二子無歸是食
言矣唯不滅陳故二子得歸故詳書之所以予

德子謂興滅繼絕雖是楚人盛德事然聖經苟
欲與之自宜別有所書不當於其納罪人見也
二子從史君惡以是發微舒之憤故論陳佚之
弑陳國之亾二子不得歸罪其宜絕於陳明矣
楚不能誅已爲失刑又從而納之較之事理大
爲非順說春秋者願謂聖人因以興楚宣所以
示後世哉

齊崔杼弑莊公晏嬰立于門外或曰盍入而死
乎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亾則亾之若



爲已死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入枕公尸而
哭三踊而出自今言之夫人臣之諛難曰有死
無貳然使始則陷君子惡終則從君子昏然而
自詭曰能死亦豈君子所與哉此又晏子言外
意也他日晏子告景公曰忠臣之事君有難不
死出亡不送夫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
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
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
詐爲也三復斯言則有聞者臨難而欲責臣下

以死其亦當自艾也矣

賈伯道貶循州沿路占牒題云三朝元老手執
一白扇題云一場夢行至建寧府鄆虎臣至悉
拘其行李所帶珍貨及諸郡饋遺皆奪有之制
其出入節其飲食窮辱備至伯道不堪其苦初
伯道在相位嘗夢鄆姓者殺已於是朝士有姓
鄆者皆以事去之迨其既敗則殺之者乃虎臣
也虎臣之遺吏但謂福王與黃恁賈故欲使之
甘心而不言其故先是咸淳中王使帥越有清



名福邸干政以法繩之福王素信任幹辦丘淵慈有水退民訴者千餘人從累日不能夫淵陰嗾民突入擊邸必窮逃避於則掠其家而去倡道聞之乃罷邸命捕淵欲誅之淵置於王所有司捕之急王以書責上上以示倡道曰叔叔書也師相當何如倡道不得已寢其事故丘淵深憾倡道欲置之死地其後倡道敗逃虎臣者謂也

漢書註有曰臣瑯者其見謂不知爲何人今按

晉中書監曾和嶠嘗領命校正穆天子傳五卷瑣乃其校書官後郎中傅瓚也後人取其說以釋漢書故有臣讚註語

宋靖康間有龍伯康者不知何許人游京師飲市肆中叫呼大噓時或箕踞笑歌恢諧縱譁旁若無人衆目爲狂生不知異也一日被酒行城外過大閱之所因戲挾弓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衆方驚訝忽指其地而謂衆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若等姑識之火龍



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城之兆也因嚆吁長
嘆不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如其言中原流離
自是不復見矣豈古所謂異人謫仙者耶
韓蘄王拒金人於淮而力頗不敵時有趙九齡
者獻策請決淮而水以灌虜營衆頗易其言未
之信也俄而虜師退世忠請止會戰虜酋使謂
曰聞南朝欲決水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耶
自是九齡爲時知軍建炎南渡岳武穆彷徨江
上未知依適武穆軍令餓死不標劫時以乏糧

不得已將謀抄掠九齡以舊嘗識岳乃往說其
移軍陽羨州司給之食飛得無他後有薦九齡
於趙丞相鼎者方欲用之會遇說不果九齡自
是屏居不出卒以老死嗟乎世未嘗乏才也以
韓岳二大將而尚類一九齡以挫強敵全約束
度其抱負與見之運用必有大過人者然卒不
能和說者之口潦倒終身不復憫惜是豈得諉
曰造物者忌之而已昔武后親駱賓王所草檄
嘆曰有才如此而不得用宰相之過也嗚呼今



之執人才之柄者視此宜留意矣

宋人送朝士使虜詞中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
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耻臣戎萬里腥膻如許
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夫糸維翰劉豫秦
檜之徒固無足言矣而入元以來若許衡姚
寶默劉秉忠輩高談皇帝伯之道自謂列聖
相傳道統爲在伊輩而考圖推運謂胡元爲中
國正統推心臣服援經據史從而爲之辭嗚呼
使觀於此言宜愧死無地矣或曰元亦有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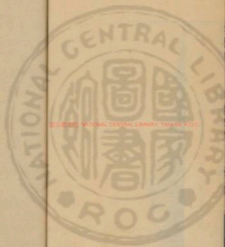
士君子生斯世爲斯民非元則無所效用必石
子言宜若之何而可則應曰天下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夷狄主中國斯亂世無道之極也吾意
許衡輩知誦法孔子雖不出可也





2025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101





國立中央圖書館



© 2005-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兩山墨譜卷之十

吳興陳霆

巢湖幅員四百里蓋江淮間巨浸也禹導江淮
蓋嘗跡其地而水經禹貢俱不著見豈當時江
淮順流湖以鍾泄得宜不復勞力故遂遺耶中
有仰山上可容數百家元時水軍帥俞通嘗結
水砦於此予嘗登山眺覽四顧浩茫天日黃濁
真有氣蒸波撼之意不知洞庭彭蠡又當何如
也湖中水草甚繁且復清淺不能作甚巨浪漁



擲釣艇出沒其間然絕無盜弊謂仰山之神甚靈驗凡盜必敗故土人相戒不敢犯也成湯放桀於南巢此正其地今居巢遺跡尚隱約湖陂之上然則自三代時因嘗爲寂寞之濱矣

廣西南寧府所屬有橫州其地楓始生葉有虫食之虫形似蚕而赤黑四月間熟亦如蚕之將繅州人擘取其絲光明如夏綵海濱墜人鬻之作釣繩甚適於用

程大昌續繁露謂吳越錢氏亦嘗改元見於封

藩星石制書稱寶正六年見於羅隱記文稱保大元年按范石湖縣志錄袁州仰山有孚惠廟兄弟二王其神龍也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守司徒竹柵末稱保大元年余向居鄉得吳江村寺石幢所記亦以保大紀年蓋錢氏有浙時或曾用楊氏正朔也據此則保大非吳越所建而實正無考爲錢氏所建無疑然保大乃南唐元宗年號五代史江表志可考也

宋太祖初受周禪與諸將入宮宮人抱二小兒



以拜問之世宗二子也太祖顧左右提以出意
欲除之潘美不可乃追還以其一賜美其一則
不知所處五代史所謂紀王熙謹漸王熙誨者
是也熙謹於乾德二年卒熙誨史謂不知其所
終吾意其或即賜美者耶美所養者後名惟正
其洪源三代惟以美爲父焉吁可悲矣

孟琪滅金存其參政張天綱以歸獻之廟社有
司其供狀且脅其妻亮頗守緒爲虜主天綱擲
子曰欲殺即殺何以狀爲旣而但書爲故主亦

足堪矣續綱目載其事末云不知其所終偶閱
長編是年四月甲午樞密院奏乞令殿前司借
補張天綱武翼大夫充計議官完顏好海保義
郎本司副將並給袍笏帶從之然則有罪之
後因嘗受宋之祿秩矣豈其老於是職歟
宿州至靈璧縣循古岸而行問之乃汴堤下即
汴河也煬帝鑿此以幸江都世代變遷故道湮
塞宋濬之以通運餉而東南舟車之赴汴京者
必由於此米芾所謂船頭出浪翠屏間者道此



河也今歲久復湮且種藝成畝矣堤間多卧古
峯石空嵌秀滯蒼翠可掬亦有甚大者相傳謂
宋營良丘取石於靈壁網運未訖而汴都被兵
遂棄於此千載尤物撫之蓋可浩歎

越絕曰齊大夫無知秋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
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
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爲報仇殺
無知與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爲君魯莊公不與
曰使齊國以國事魯與汝君不以國事魯我不

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選師之莒取小白立爲齊
君按左傳及註疏無知既弑立雍廩殺之是年
春魯公及齊大夫盟于澠時子糾小白各有黨
所欲援立者非一其盟于澠者蓋大夫之來迎
糾者也是時事勢非以兵伐則事不可集故是
夏公伐齊納糾齊方閉拒而小白以近在莒大
臣國高爲之內主於是小白先入而立魯師敗
而歸其秋鮑叔牙率師至謂魯人曰子糾親也
請君討之管召營也請受而甘心焉於是魯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子糾於生實召怨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以歸于齊其前後次第明白如此鮑叔者小白之傅其來魯也乃是臧糾之師殺無知者既非鮑叔聘糾以爲君亦非齊通國之謀也凡越絕之言未知其所本韋昭註齊語謂齊人殺無知逆子糾于魯魯廢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于莒嚴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昭之說與越絕頗合但不夾言殺無知請子糾取小白之爲鮑叔耳昭本三國時人其所見

聞孟出漢魏之後五夏意言年中云云或即本之越絕也然則等焉無稽之矣

淮南王墓在六安城中東北隅予滿判六安嘗訪之士人云昔有目者指墓處云有王氣俗謂神祠可鎮歷遼衆建閔王廟其上未幾久雨土崩墓磚出焉童稚群剝掘之漸向裡得石刻漢淮南王墓大書五字絲是關於州爲垂掩之而閔王廟迄今猶然於上以是知望氣之術不可誣也然漢書英布封淮南王劉長長子安亦俱



封淮南王此墓未知孰居竊謂長安俱以謀反
伏法長葬于雍安都壽春則與六不相涉布本
傳六人今六安之屬邑曰英山者以布所起得
名其王淮南時實都六則死而歸骨于此理或
然也

宋以仁厚立國誠可超軼漢唐而與周媲美不
幸中多狄難革命之後幾禿肆毒禍及陵骨私
謂宋死生存歿受狄禍備慘天道反常爲之痛
憤偶閱政和縣志得元人余惠歌詩一篇乃紀

德祐入元以後事不任私喜爲備著于此其說
云宋少帝入覲元降封瀛國公長命尚主一日
與內宴酣後起爬殿柱元主遙見若有龍爪擊
搏密以語臣下時有獻謀除滅者元主未許既
而公主竊知以告乃與主謀乞爲僧以脫禍未
幾求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全后公主及姬御遁
居沙漠易法名合尊初已誕子長亦爲僧名完
普至是居歲久後房復生子時周王亦遁漠北
與少帝公主往來周王後宮未有子繼納女曰



邁來的亦未有出乃從帝乞所生子於祿得中
仲邁來的養爲子長名安懼帖睦爾後從靜江
迎入正大位即順帝也 皇明啓運中國有歸
帝集三宮臣僚退避與主駐應昌而租其子孫
遁去至今君主漠北蓋蒼蒼於宋窟之於其祖
父而延之於其子孫天道未爲無知趙氏未爲
不昌也其說如此考之元史世祖二十五年遣
瀛國公學佛法于吐蕃時年蓋十八周王以仁
宗延祐二年出遁漠北至七年順帝始生計入

立時年才十三然則宋少帝應以五十一歲生
順帝第其崩卒不具故莫知其壽幾何也太定
帝殂群臣以文宗近在江陵遂先迎立而文宗
以周王兄也乃權居攝遣使漠北迎周王歸正
大統周王即位于和寧之比是爲明宗比歸與
文宗宴行殿暴卒當時固謂行弑及文宗復立
以明宗子安懼帖睦爾在議立太子時群臣疑
上意在已子乃上言得於安懼乳母之言云明
宗在北之時素謂安懼爲非其子於是安懼不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得立且以其事詔示天下徙之青島繼又徙廣西之靜江及文宗寧宗相繼殂太后以安惟爲明宗元子命群臣選立是爲順帝後虞集以草前詔逮至都旣而竟釋左右或舉前事者帝輒不悅觀此則順帝信爲宋胤或亦素悟而誌冊所載當不誣也初宋沒宗室有遺落中山者衆共立爲主期欲興復不克而城元末韓山童者自言祖父係宋胤國亡變姓暨汝穎兵起卒推立爲主山童敗子林兒稱宋帝亦十二年其他

所在兵起皆以興宋爲詞而紅巾揭旗有重關大宋之天之句元人至徙宋帝子完普并其家屬於沙州懼爲衆推挾此又見宋仁厚之德入人之深雖易姓未民而漢唐以下所未有也

學者但知范雎入秦寔姓名爲張祿不知秦在當時先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頭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于秦王我往

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
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收聞命固爲之書寄之秦
王往而大過考之史傳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
秦之先然則張祿之入秦其居范雎之前久矣
然雖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固嘗聞于諸侯秦
人持俾雎同其名以誑駭乎鄒國耶不然則雎
之沮慶奚爲怡張祿是稱也

禮經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狸狔能言不離禽
獸先儒之說謂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

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狸狔則通曰禽
也獸可曰禽予嘗言之矣然鳥亦可謂之獸按
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
者夫羽固禽也而列大獸之一則鳥可曰獸固
有據耳

晉陳訓相甘卓曰頭低視仰相名時刀主兵死
後爲王敦所殺景泰中袁忠徹嘗謂人曰少保
于公何不早退人詢其故曰于頭下而視仰在
法名聖刀眼未幾被戮人感神之令觀訓之相

卓如此知素之本於舊法耳

宋胡穎守潭好毀淫祠惟前代帝王及忠臣烈士祠不毀後轉官桂林桂人聞其風一時淫祠私易以帝王名臣之號以冀倖免故桂林屬邑有周文王太伯孟母漢高張良等廟相傳至今不復能改

谷音詩予既擇其悲憤感切者以見其志而數人者之節於史宜得書慮簡冊之終遺也乃錄其概于左王繪博學醇行博州刺史迎爲師教

長弟子百餘貞祐中就拜宣撫遼東宰相累書促之鎮澮不應得海而避程自備洛陽人也性孝友讀書城東翰林元裕之上其言行除禮部郎中自脩聞之棄家南去瑯琊冉瑋好縱橫談世爲李氏客難且作瑋累書諫止不聽乃南走渡江久之聞瓊城東向三哭伏劍死王者篤學尚氣吳曦謀反來請者瑋病風瘖潛詣安丙謀誅曦事定匿巴中爲農終身廣陵張瑛偉軀長鬚個儻有節瑋補州牙兵隨制置李庭芝潰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圍南赴行在所追者及之麾下罵散球獨闕死
汪涯事母孝宣撫賈佖道請爲客當作露布獻
捷涯曠目曰嗚人以利而退其師又兒弄主上
所不能也佖道怒搗殺之其母曰汝以直死我
則不辱可以下報先君矣亦自沉詹本建安人
溫言正行江丞相萬里薦爲郎先致書本本方
坐門前釣使者至問本居本給曰前即持竿渡
溪去不知所終四明皇甫子明性豪宕乘小舟
掛布帆載琴尊書籍釣具往來江湖間至元丙

子發狂痛哭蹈海丁開負氣敢言潭州安撫何
士璧被罪開獨詣闕疏陳士璧功大軍府小費
不宜推究書奏羈管揚州歲餘卒宜春晏義風
度秀整營主趙崇濂後濂建誓義自請詣獄俱
以吏終此外一十五人其獨行亦可書然不能

志

唐李浩論其本朝不應二都並廟謂隋創洛都
爲巡幸之所我唐高宗以伊洛勝樂每樂巡幸
樂武氏徙都遂於其地建崇先廟中宗反正遷



崇先於西京即其地爲太廟爾後中宗還京東
都權廟不撤撤去玄宗駐蹕時復臨享是時君
臣安於清太宗廟定制不置論及遵使二都並
建各立神主都洛則有洛廟還秦則有秦廟是
便於人而不敬其神也其說甚正但考之周制
亦嘗如此昔周公營成周召誥云越五日甲寅
位成傳謂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是洛
邑嘗建廟矣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戲文
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賁殺狸威格王入太

室禘歲終之祭於洛舉行而加特於世室降禘
於清廟則洛廟又嘗設主行祭矣故知別都有
廟而廟各有主周之盛時且然然則何疑於唐
哉但成王既不果遷則廟祀之制自後亦不知
安處以理揆之或亦闕而勿饗乎

藺道成謀移宋祚沈攸之欲討之謂所親曰吾
寧爲王凌死不爲賈克生按司馬懿專魏王凌
謀除之後事不就爲懿所執於道飲藥死攸之
自計討逆不成不惜一死故引凌事以自附集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覽徒見刊文高陵遂引王陵面折廷爭事為釋
不知刊本實誤也陳氏亦不復是正何耶

柳冕論司馬遷云仲尼因書史修春秋所記不
過二四十年今子長乃執孔子而修數千年
荒絕之書佐以黃老寓托之說仲尼之所二子
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遷雖不得
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
聖人之旨自謂命世而生亦信然也柳為此論
是謂馬遷之蒐羅千古甚有功於聖人矣至歐

公之意則不然其言曰孔子之聖上述前世止
於堯舜著其大畧而不遺其前司馬遷述出孔
子之後而乃上述堯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
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觀此則遷正以
不知要以聖人之古故蒐羅雖廣而踈謬亦衆
柳不知為病而頌推其長所見何差遠也

趙松雪與夫人管氏畫像予嘗見於茅山趙繼
先家繼先其遺胤也松雪鬚髮如班然而尚童
顏幙頭紫袍王帝象笏署云魏國公趙某夫人



親豐璋所服乃楮子然俱坐錦墩繼先謂聞之
祖父此元主宣入賜坐命畫工貌者也不知果
否相傳松雪取膚極細潤常服止用軟綾綢遇
緋葛肌即傷擦元主以其儀觀非常且宋宗室
懼爲衆望所歸竊忌之一日步至館閣松雪適
持案書讀乃默從後相其背笑云此不過秀才
官耳自是信任不疑

王安石拜相日與客坐私第之小閣時賓謁者
環集語次忽銀鬚久之取筆書窓紙云霜筠雪

竹鍾山寺長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客而入其
自許以靜退如此後罷相判江寧游寓鍾山正
得前所想像之地謂其終老此境矣而一聞復
相之命即倍道趨赴不七日至汴京何前後言
行之相悖也蓋此老實願癯榮利窓紙所書持
矯飾以示一時謂無心宦情焉耳作僞日拙此
亦其一端云

禹貢泗濱浮磬註謂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取
而琢之可爲磬今淮陽泗州等處乃淮泗合流



之地嘗周視河次絕無所謂浮石而去泗州西
可百里縣曰靈璧其北山之石色蒼碧者琢之
為響版音韻清遠非金鐵比也疑古所謂浮磬
豈即此地所產禹嘗扣之而知其聲乃舉以克
夏耶

天下事未嘗無對也宋子京嘗值雪夜下簾然
巨燭草唐書某人傳諸姬磨墨伸紙左右環列
時姬侍有自權貴家來者未顧謂曰汝太尉尋
常當此清景則何爲對云太尉當此時但知命
妾等列酒篋羅管絃引滿酣醉不能爲尚書清
事也宋爲閣筆大笑曰此亦不惡嗟呼酒命歌
酣欲達旦予謂此正可對陶穀雪夜烹茶侍姬
所談堯宋風味事然陶以慚沮而宋竟酣適乃
知二公襟袍之酸寒曠達又自不同也

兩山墨談卷之十一

吳興陳霆

少聞之故老劉基伯溫初亡命吳中歲久遊杭
典客飲西湖會有紫雲起西北照湖水中衆以
慶雲見將賦詩劉侯望良久謂衆曰此天子氣
也准楚之分當有

訪遇
真主出翌日具屨襪托推星命走淮泗旁求適

太祖皇帝於濠州遂傾心附之與謀戰伐之事子



兩山墨談卷之十一

吳興陳霆

少聞之故老劉基伯溫初亡命吳中歲久遊杭
典客飲西湖會有紫雲起西北照湖水中衆以
慶雲見將賦詩劉侯望良久謂衆曰此天子氣
也准楚之分當有

訪遇
真主出翌日具屨襪托推星命走淮泗旁求適

太祖皇帝於濠州遂傾心附之與謀戰伐之事子



考開國功臣錄孫炎傳云天兵克處州以炎爲
總制時

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才能者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約致一二人間有才者爲誰令皆安在錄其姓名爲書遣使招之于時劉基章溢尤爲處士所推劉果敢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管仲元稹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迚不趣以一寶劍奉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

以諭劉無以答遂巡就見炎置酒以飲炎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畧無疑滯劉乃深服嘆曰基始自以爲勝公今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也於是乃就徵摺此則基之出乃由炎之堅挽其聘使往返至再至三而後就蓋有華野三聘之風續綱目書曰

大明克處州以書幣徵劉基章溢葉琛宋濂等至建康斯實錄矣而故老之談乃若始由其自售蓋傳聞之謬也



新安程學士嘗謂二蘇罪浮于安石其言曰安石尚知操券爲可惡而蘇氏以荀或爲聖人然予觀東坡史評其論管幼安賢於荀孔大意以爲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從之荀文若盛名猶爲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爲謀殺邢昱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才疎意廣每所論建輒中操意然終亦不免管幼安懷寶避世就閒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竟不得而殺予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夫東

坡以穿窬視操不而以幼安爲賢於荀孔則操不固其所惡而文若始終非其所滿明矣今程氏乃云云類於不考而噴呵妄斥者言固不可不慎也

文丞相傳補遺不知作者誰氏中云丞相既俘夫人歐陽氏爲大將軍將校所執將逼而辱之夫人泣曰吾有死耳義不以潔白之軀汚於賤卒之手夫吾天也吾夫既執吾尚安所顧籍哉夫不負國我獨安忍負夫也遂自剄而死丞相



聞之哭而祭之曰節婦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地之間惟我與汝云云予既美龔氏開能序丞相之忠之烈亦藏其無聞於夫人之誼故書之以補其缺據此則歐陽氏之死爲居丞相之先矣然予記傳記云丞相既就刑義士張敦甫訪夫人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收其屍顏色如生臂之續綱目爲說匪異審是則夫人之死又若居丞相之後今補遺乃云云豈其所載先後時日或少誤耶當俟知者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王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戮之鄱陽王逢氏謂塗山在今會稽山陰縣予宜遊淮西嘗至懷遠縣其淮流東岸則塗山也上有禹廟山前村墟方可數百頃即禹會村也亦有廟在焉考之圖經謂禹導淮至此娶塗山氏既又會諸侯考方岳戮防風氏村以會同而得名然則塗山所在當以予所歷者爲據但防風氏有國於吳興其去會稽爲近而禹以後至爲慢故特戮以警衆若謂在塗山會朝之時

吾意當時地限臺服勢阻江淮雖其後至固可
原矣疑本當輟我也嘗因是而考之通鑑前編
禹會諸侯於塗山乃元年即位時事其戡防風
乃八年巡江南事諸儒不考誤合爲一而胡曾
詩亦以四句併橫之故致學者嫌疑耳

鳳陽府懷遠縣披荆山之麓山即卞和氏獲璧
處也玉坑在山西南隈好事者尚能指示世說
荆山之玉爲世所寶而楚之石似玉者其名曰
璠珉亦與玉混今歷世既遠山皆粗礪頑石求
所謂珉玦絕不可得而復童巖不毛焦竭殊
豈至寶一泄山之精采靈秀亦與之俱盡耶然
則王璠石而山輝珠藏淵而澤媚古人之言要
自不誣也

壽州有安豐縣廢址尚存廢縣之東積水數千
頃今名安豐塘即古芍陂塘也春秋時楚相孫
叔敖所開灌溉數州自昔及今享利莫殫我
朝於塘岸砌四十八閘時其鍾泄中復多菘蕪
藕芡之類正德丁卯淮西旱民取餉於塘所活

幾萬人予嘗經行其處私獨不滿謂人知享利而莫知報本所謂叔敖者遺祠三間瀕側塘岸村民既之香火鷄豚之奉而有司守土者亦不聞歲一修祀蓋甚欲典也附塘一沼清冷可鑑且淵深巨測土人謂有巨蛟蟄其內每天雨即吟吼水面聲振原隰呵氣成黑雲予嘗欲俟以驗竟不值便而止或又云塘心平阜處古安豐府也歲久沉陷入塘中今霧雨浹旬或見城郭人馬現其處若登州海市然者考之史傳安豐

初不聞建廣縣廢之後元雖有安豐路然即今壽州是也或者所云蓋未足信然城郭人馬之狀疑塘水浩漫時爲陽燄與地氣蒸鬱偶爾變幻而見者寡知識遊妄云已耳

文章好作奇語自是一病蓋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大率理到意到則自然辭直氣昌文從字順雖不求過人而亦不能不超衆矣其有時而奇忽焉而巧



則因事感觸遇物發感譬之長江大河浩漫千里而因風觸石則洄波汎流變態百出久之而澄靜寧帖亦復平正此天下之至文也不善作者理既晦背意亦淺狹而務求美於文彩辭句之間猶黃潦無根之源而欲其瀉千里極變態多見其窘陋矣

司馬公作通鑑托始於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時劉恕道原爲書局官屬語公曰曷不取上古或堯舜公答以事也夫秋不可又以經不可續不敢接夫獲麟故起此雖然予知公之微意更有在也蓋平王東遷之後齊楚秦晉始大而號令征伐日諸侯出春秋託始于平王四十九年爲諸侯借天子之始三晉受朝命之後齊田氏援此求爲諸侯通鑑託始于威烈王命韓魏趙魏爲諸侯爲大夫僭諸侯之始然即世愈降而變愈甚矣

李庭芝守揚終以一死報國而宋史不列於忠義心嘗疑之及閱姜才傳云庭芝以在闕久召



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問才厲聲云相公不
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聞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
護庭芝第期與俱死若然則庭芝之跡或嘗有
所移動非才劫之以義其末路或有未必然者
其不得列於忠義亦五代張敬達之例也

僧伽者西域人唐時居京師之薦福寺嘗獨處
一室其頂上有一穴恒以絮窒之夜則去絮香
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覺分韻及曉香還頂
中仍以絮窒之嘗記石勒時有佛圖澄者左乳

旁有一穴恒就水洗濯腸肺以絮窒之夜欲讀
書輒拔絮則光自穴出一室洞明其事當不誣
大抵皆異人也伽化緣在臨淮寂後朝廷送至
故處起塔供養蓋泗州塔是也然程史載泗在
南宋時因無塔今則大浮圖在其州治之西第
不知何時所建耳

唐韋后弑中宗史但言后淫亂散騎常侍馬秦
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
亦欲后臨朝以己爲皇太女遂相與合謀弑帝



此說固然今究其所以則先疑於僧萬迴之言故也先是中宗迎萬迴入內道場緣是出入宮掖一日謂章后又安樂曰三郎秋汝頭時后自計淫亂且得罪又以中宗行第三疑三郎者帝也遂與安樂行弑夫庸詎知兆玄宗靖內難之事也此具於神僧傳中

翟宗吉所著吳江龍王堂記中間設伍子胥范相國之語皆祖宋人王義幽薛娃賦中意也夫差之亾謂其專惑於西施固爲拘論而義豐則

專咎於殺子胥恐亦未盡也夫佳兵不祥不戢則自焚夫差內不備越人之仇而外復連齊晉之禍彼其境內蠶珍稻種其勢當自救不暇而方且掃國之兵輕千里而爭黃池之會於是越人得以乘隙而首尾奔馳狼狽失措迨其既平而又復不思防預之策此時此勢雖使十子胥在亦安保其無敗也太子友諷云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也夫差之敗果若此是故齊潁之敗不在於孟嘗之奔而在於滅宋而驕符秦



之凶不在於王猛之死而在於勞師遠伐此古今有國者所當鑒也

續通鑑節要於宋開寶六年即大書承正統前此猶分注也宋之正統陳氏續編則定於太平興國四年蓋本之朱子之說續綱目則定於開寶八年謂準之武德七年之例予前既論所適從矣右六年則江南未平太原方負固其大書一統未見有據意者周恭帝於是年三月告殂故輒附以進宋之例耶然恭帝既廢天下非周

久矣統之接續固不係其存亡也

披公初年亦統意天下事其思治一論則志向之發泄也所謂豐財疆兵擇吏即王氏富國疆兵更化之意然王以拘執蘇以通達王恃一己之必可行蘇欲合衆人而定於素其見固自不同王後終以紛張憂置海內極於罷敝而蘇自海外歸亦絕口不作異時之論惟專以拯救蘇息爲言殆知病於三折之後者矣

前代宦者亦有妻石顯傳丞相御史條奏顯舊



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死元稹時御史蕭
忻疏云高軒和鸞者閹官之媵婦胡馬鳴珂者
莫非黃門之養息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
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揮刀筆吏至少
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揮女爲其妻揮以故爲
梁州長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
皆哀經臨哭此事皆昭代所無也

漢高帝媪士善罵亦其盛年英豪之氣戰爭叱
咤之習耳至其晚年亦自悟其非其救太子有

云吾生不讀書又不喜謂讀書無所益洎踐
祿以來追思昔所行不是又云汝見蕭曹張陳
諸公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汝諸弟
即此二敕其知學問爲有益而元臣爲當敬非
復昔時之態矣前輩謂高帝性最明達此亦可
見其一節云

凡行師對敵若有黑氣如堞山陸軍上者名營
頭之氣於占法爲負宋孟珙圍金主於蔡州見
黑氣壓城上且無光不朞月蔡破金滅此禍兆



之已證者也

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武王牧野之
役舉古仁義之師莫或過者然殷滅之後商族
弗靖至三易世而後泯若周有天下其積累深
遠而維持仁厚儼於商德實曰過之然秦人舉
之若燎毛定之若植礎周族不聞反側之舉而
秦人亦無告諭之詞心常疑之蓋武王之時商
王雖惡而其公族猶盛武王特順天下之心徒
欲伐紂救民而本無利之之意故於商族善為
之所而其弗率亦止諭之以理待其自化此所
謂聖人之心公平廣大之德也若周之末世則
更春秋戰國之後姬姓之國既盡矣而赧王歸
命秦又取二周芟雜之園視天下無復有爲周
之係者此所以舉之不難而安之甚易歟



兩山墨談卷之十二

吳興陳霆

續綱目於我

太祖初起兵即夷元於列國蓋用綱目於勝廣起
兵即夷秦於列國之例秦人暴矣苛虐舉古帝
王禮樂制度而滅裂之其不道已極而元人以
夷秋千絞黎亂天常腥污華夏較之秦甚焉故
以仁易暴內夏外夷書法如此凡爲世道計非
有私好惡也然秦自等夷之後猶大書紀元至



兩山墨談卷之十二

吳興陳霆

續綱目於我

太祖初起兵即夷元於列國蓋用綱目於勝廣起
兵即夷秦於列國之例秦人暴戾苛虐舉古帝
王禮樂制度而滅裂之其不道已極而元人以
夷秋千絞黎亂天常腥污華夏較之秦甚焉故
以仁易暴內夏外夷書法如此凡爲世道計非
有私好惡也然秦自等夷之後猶大書紀元至



子嬰降乃絕說者謂秦雖無道猶中國世統所
在義不得遽絕之也若元則非族醜類竊據中
國先王之疆土本非其所宜立者我

皇明於至正二十四年建國二十六年紀元則
中國有主矣于時雖未統一然止當大書甲子
黜元之年併以我

吳元之年並注行下斯足示進廢之大義而秉
筆者不然於比伐之年元猶如秦得循正統之
例豈別有意義耶惜予生晚不及踵諸公之門

讀而一扣其說也

山西高平縣長平驛為元尚書魯魯故宅中庭
古松十餘株言當時物也

天朝平定山正宅沒入官以其壯麗不忍毀即
以為驛相傳云營與黃河之役民多愁怨思亂
緣是次穎兵起卒致滅元至今議者謂元凶魯
實為之子查不然河決固當治河亦欲救民
非所謂天下無事而庸人擾之者也元以夷狄
主中國紀綱廢弛彙倫教敗而風俗惡薄其致



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且天厭夷德久矣雖不治河能保其不亡也耶考之元史嘗以工部尚書克河防使所發兵民才十七萬而所治之地不滿三百里又其興功五閱月而畢固非秦始築城隋煬開河之比曩乎歸自太原道出驛下飯其後廳見壁間詩曰贊魯修黃河思多怨亦多百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觀此則當時或以亟疾刻深招致民怨而其禦災捍患則後世亦有公論固不得而盡非也大抵議事易任事

難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從古則然矣可勝浩歎

陳子樞通鑑續編其面目儼然綱目也獨惜其義例有未然者李筠李重進均之周臣其起兵拒宋心迹頗同而書筠以死節書重進以謀反此漢主繼恩被弑實郭無為授意而侯霸榮推功也乃書霸榮以行弑書無為以討賊其他卒庸臣外僚多具階爵而中國之勳賢忠亮者或否蒙占雖其本朝要之邊夷醜類也而於其始

事即進凡此皆其私心偏見然則一家書耳謂
欲爲天下之公史則未也

抗天竺寺觀音像相傳晉天福間僧道翊一夕
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香木命工刻成像設
白光煥發繼以晝夜至漢乾祐間僧從勳以古
佛舍利置臺相中時出現冠頂宋咸平中浙西
久旱知杭州張去華率僚屬具齋盂鼓吹迎禱
于寺繼時霖雨濡足其靈異類此建炎四年元
木入臨安高宗遣于海元木上謁天竺問知其

異因與大藏經併徙而比時有比丘智完者率

其徒以從至巖於郡城之西南五里曰玉河鄉

建寺以奉即以觀音賜額事具本寺石刻中則

故物爲有力者召去久矣今天竺仍有香木刻

像抗僧辜認爲故物以金石刻証之蓋後人補

刻他木之贗者也以聖金世志公泗州僧二

燕京於慶壽寺作聖容殿奉之

宋仁宗一日游後苑歸而索漿飲甚急宮嬪曰

大家何不於外宣索而受渴若此仁宗曰吾屢



顧不見錄子恐問之則所司有得罪者故寧渴
而歸此即楚惠王吞蛭之念也惠王食寒菹而
得蛭以譴之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然又恐左
右見之也因遂吞之嗚呼推此一念而縱欲戾
人不道之事知必無矣此帝王盛德事也

中國月之哉生明必於初二或初三日而西域
有焉斯干城於中國之朔夕月即見于西南中
國生明之夕月去地終一舍許而交州遇生夕
月已在天之中心此豈里差之所致耶然史載

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迴萬餘里於彼國
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然則此又何也里差乃
占步之一法猶所謂歲差云爾

陳勝之故人詣勝入宮見殿屋帷帳顧曰夥涉
之爲王沉沉者遷固謂楚人以多爲夥故天下
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予意夥之訓多固矣
但云多涉之爲王恐無意義夥者物之成侶而
衆多之謂今江淮間稱商賈之同事者曰夥伴
曰夥計竊意故人以涉舊同傭耕故稱夥涉猶



言前此夥同之涉今爲王而氣貌之深嚴也然
秦未至今世代實遠不知當時之稱謂果亦同
此否

項羽入秦後封建諸侯英布初立爲九江王至
漢四年秋七月布背楚歸漢漢更立爲淮南王
使將兵從伐楚天下既定始剖符定王淮南史
遷於布未歸漢之前漢使隨何說九江錄其問
答之語稱淮南王曰寡人北向而臣事之淮南
王曰請奉命蓋追叙前事而習其後稱故不覺

其謬誤耳

少微江氏作通鑑節要學者多喜其徑便而不
知以其節省字句故多謬誤漢書項籍傳羽學
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去者罷棄之意本謂
學書學劍皆以不成而棄去而少微節其字謂
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遂使學者例以去學
劍爲句彭越傳上赦越爲庶人徙蜀青衣西至
郿逢呂后從長安東本謂徙越置蜀之青衣縣
越西行至郿道逢呂后自長安來而少微節其



句曰傳處蜀青衣西逢呂后從長安來逢使學者以傳處蜀青衣西爲句此亦因讀漢史而偶舉其一二他凡謬誤固未能盡摘也

史記越世家吳敗越會稽既而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於會稽也音然嘆曰吾終於此乎吳既赦越句踐及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云云按吳越春秋吳赦越罷兵歸越句踐與妻入朝于吳留之踰三年乃行賂始得釋歸歸而苦身修政求報于吳史

記不言是前書晚出焉不詳見也

漢有兩韓信其一則韓襄王之尊孫也初漢祖令張良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從入漢中後說漢祖東伐楚漢二年以信略定韓地遂立爲韓王六年徙王太原自以國臨北邊請都馬邑以拒胡後降於匈奴與連兵寇漢初學或不知往往有誤認爲一人者賈誼治安策中云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又云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其



云淮陰蓋列韓信之爲二也

今世俗言無用者曰不中用此出史記始皇開
盧生竊議亡夫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
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此出漢武故事上嘗語
栗姬怒弗肯聽又馬上老狗上心嫌之未發也
鄙人之庸賤微薄者曰小家子此出漢書霍光
傳霍禹長史任宣謂禹曰使樂成小家子得幸
大將軍至九卿封侯云云然則雖里巷常談其
所從來者遠矣

宋理宗微時鞠于母舅全氏家一日秋暑借第
與芮浴于河時鄰人余天錫自杭還浙東舟抵
河滸天忽雷雨帝與芮趨避舢側天錫卧舟
中夢有龍負舟驚起視之則二兒也問之爲全
保正家子乃登岸詣全主人具鷄黍命二子出
侍因告天錫曰此吾外孫趙與苕與芮也日者
嘗言二子後當極貴初天錫爲史丞相彌遠客
史時陰有更立意漏訪浙東宗子之賢厚者以
俟天錫適感此異還白之史召二子至臨安史



以長者當貴卒立爲沂王後後代濟王入立乃
知帝王之主信非偶然也理宗旣立與芮子敦
爲太子擇妃於母族得慈憲夫人之姪孫女是
爲全后宋亡后入覲元主爲尼於燕寺以卒后
之遺孀子得見於里人蘇琪家廣額鳳目雙眉
侵入鬢然所衣乃道服蘇爲子言聞之父祖此
后當入北時手寫以遺族人者蘇本全民國亡
變姓徙居杭之長安鎮今復僑居于新市子孫
襲今姓云

宋潛溪曰呂后僭竊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
專制之禍史家雖曰據事直書然宜作惠帝紀
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
人哉愚觀班氏漢書亦爲呂后作紀然則人之
無識非獨遷也又記昔賢之論謂秦漢之際義
帝宜爲立紀而項籍應入列傳今史記皆不然
漢書列項氏於傳斯爲得矣至於義紀亦未之
及然由今觀之班書爲漢而作固難於首義帝
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White 3/Color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史記傳張湯杜周于酷吏而漢書不列元城劉氏曰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儉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大司空班氏不使湯入酷吏蓋以張純故也然杜張一等人也若獨倚湯則世得議已故杜氏在東漢雖其子孫微絕亦併倚之此正如春秋之時伯有爲厲子產以爲鬼無所歸故也乃立其後良止以止之然恐惑民因併立公孫洸以爲子孔之後使君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

者罔之措意正類此予謂固於此事當難免曲筆之議然細觀漢書酷吏傳則知其於湯周益未嘗全脫其跡也趙禹傳禹以刀筆吏積勞爲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義縱傳縱遷南陽太守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民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縱徙定襄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矣縱後棄市閔一歲張湯亦死王溫舒傳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縣



亭長數廢數爲竟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
爲御史及義縱死張湯敗後徒爲廷尉臧宣傳
宣爲右扶風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已而杜周
任用夫禹縱溫舒宣皆酷吏也而傳其行事必
援引湯周以爲言至傳末之贊云自郅都以下
皆以酷烈爲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
以知阿諛人主與俱上下時辯當否國家賴其
便趙禹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張湯
死後國密事廢寢以耗廢九卿奉職救過不暇

何暇論純墨之外乎云云予一一閱其前後大
抵皆沿史記之語以此觀之固之論湯周蓋未
嘗盡改馬遷之舊也贊末復云湯周子孫貴盛
故別傳此則固自表立例之意春秋之法微而
顯志而晦固貸湯周而必存其跡其自諉豈以
是乎

唐逸史載盧丞相未第時遇異人引入藥蘆中
若夢然第覺其身在此碧霄之上見宮闕樓臺晃
朗照耀有女子謂曰此水晶宮也其說疑於怪



誕然漢費長房遇壺公事具於范史與此正相
類使壺公事非虛則虛所遇有之矣

太祖以戊申年即

皇帝位於金陵建元洪武是歲八月克元都元
主避去雖其遣使駐應昌諭敵而殺然歸我華
夏而返其巢穴中國帝王之統固已與之絕矣
于時南北平定獨明昇竊據巴蜀尚據位號然
嘗遣使奉貢非敵國比也故當以戊申即位之

年即爲接正統之日大書長年紹宋作觀而或
者猶疑於舊主尚存僭國未下所見亦誤矣蓋
應昌之元難擬於庄山之宋職貢之夏難比於
百戰不下之漢事固有不同者而作史者亦不
得盡依跡也

元順帝駐應昌而祖明年上都破太子愛猷識
里達臘逃入沙漠傳古思帖木兒後爲也速迭
兒所殺其部屬奔散來附洪武未遣將往討其
罪追至撒撒兒山大破之自後不敢近邊水樂



中有本雅夫里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台泰貢
因封馬哈木高順寧王阿魯台為和寧王已而
叛服不常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宣德中馬
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求元
之後脫脫不花立為王居漠北馬哈木子脫懽
脫懽子也先居漠西瓦剌之地正統初朝貢如
常 朝廷賞賚甚厚其後負德入寇歸而自相
篡殘本 朝因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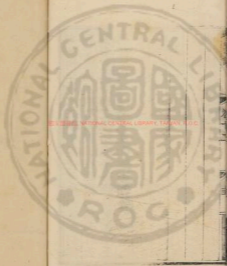
藏六於一甲東坡有是言也坡以戒夫而事藏

然以玄緒之靈而不免鑽灼之禍則甲寅取之
是一甲正其揚露之地藏何可得也予謂吾身
之具亦六六者能藏則免矣闔門卷高與物罕
接使鄉鄰不得覩其面是謂藏首焚棄筆視謝
絕版刻使好議論者不得罪吾手筆是謂藏手
非途不趨小徑不由使夫人不得識吾踪跡是
謂藏足保固貞元絕意房闈使靡曼不得動吾
欲是謂藏腎六者藏之於一心夫然將即之而
不可親扣之而不得其形與聲其至人也矣



正統間統墓之敗一卒伏亂屍中至中夜月明
忽見寇袍者檢閱死屍至卒則提出之曰爾非
此中人葢虜闖兒人也卒得逃歸後也先犯土
城復差對敵此卒竟死於芟腐闖上斯事甚異
然古亦有如此者南唐伐吳越敗於臨安裨將
劉宣傷重卧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薄襌
闕死者至宣乃扶起曰此漢非是引出置道左
明日兵退乃得歸此與前事正相類也
史記灌嬰傳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

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按羽傳
籍至東城困敗乃自刎則非斬獲明矣而此云
爾者蓋籍既刎之後所追卒各斷其支體以上
功故史家因當時之文而遂謂斬耳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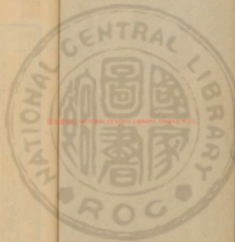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兩山墨談卷之十三

吳興陳寔

文王世子篇稱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
與爾三焉於是文王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九
十三而終世儒固多疑之以為年之短長命也
雖聖人亦豈能與子而竹書紀年則曰武王年
五十四仁山金氏謂信如武王年九十三之說
則文王應以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
武王應以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



人情事理必不然矣綠是以竹書爲信予考之太史公載逸周書之言曰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汝惟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廢靡在牧蜚鴻滿野天不饗殷乃今有成令我未定天保何殷寐夫武王謂天之棄殷自其未生之時迨至今大定之日屈指爲六十年則是成廢之時武之年應未及六十竹書五十四之說疑可信也洛陽名園記云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

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群峯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歐公醉翁亭記云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紫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二篇雖語意相類然造語簡古則歐公爲優

左傳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注但言桑林者殷天子樂名洪氏雖引呂覽與淮南子二書所註桑林之說然皆不明桑林之爲殷樂與宋有桑林之故今按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乃



商世零帝之所故湯以早禱于桑林商世因謹
事之而其祀神之樂即以桑林爲名宋爲商後
得修其事守故有桑林之樂然用之會享則棄
矣

泰伯三以天下讓先儒謂三讓國遜也太王志
欲剪商而太伯不從太王意欲傳位及昌而太
伯逃去于時商日衰而周日彊周蓋駸駸有代
商之勢太伯乃棄而不取是其父子昆弟之間
實以天下相遜也且其迹隱微故民無得而稱

焉子讀吳越春秋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
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吳越
春秋作於東漢趙曄前人謂其去古未遠又曄
越人宜知吳越之故然則三讓之說豈曄固得
其實耶但春秋史記無之則又疑後人因論語
之文而僞補其說是未可知也姑存之

漢公主聞有私夫如竇太主則董偃蓋長主則
丁外人皆通朝所知而公卿所推接然董偃死
與竇主會葬於霸陵此尤異事也



潘氏榮曰漢文沉潛而不能剛克然夜拜宋昌而收兵權遣哭薄昭而殺元舅納坐席之諫而竟奪帷席之愛弱騎射之習而欲親行匈奴之伐此亦剛克處也漢武高明而不能柔克然憚汲黯之嚴直欲太子之仁柔悟神仙之妖妄而思寡欲以卻疾罷輪臺之田作而知悔過以遷善此亦柔克處也

伍子胥之為人智無足取何者父兄之讐不共天然君臣之誼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二者固

相等也伍氏三世爲楚忠臣子胥則忠賢之後宜與國共休戚者也奢尚之死雖曰非辜然本由費無忌之譖平王特失於不明耳以桀紂之惡而龍逢比干之後不敢讐其君曾謂忠賢之後同休而共戚者顧可以甘心於宗國乎方其奔吳也既身預公子光之弑復計滅王僚之亂較其心迹去交亂四國者不遠也入郢之役暴及陵墓夫乃祖乃父向嘗北面而事之矣今爲子孫世臣之列者乃一旦而鞭撻其屍可乎太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1Color

白之集君子猶不滿於武王胥獨何人敢遂不
顧於天下之名義也且信謠而戮賢自平王之
罪昭王何預焉今讐人之父而伐及其嗣讐人
之主而辱及其夫人則復讐之誼不已濫乎故
夫子胥者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君臣知有強吳
而不知有宗國屬饒之賜天蓋以平王之戮奢
尚者報其入郢之無禮非不幸也山陽瞿氏於
胥事謂其能用吳以復父兄之讐又能爲夫差
復父之讐是其所爲有陳夫以父兄之故而讐

君則移孝爲忠者何誼陳宗國之恨而外引強
敵則始終爲韓者何心瞿氏之論要非義理之
正不可訓於後世而世之君子徒以胥盡誠于
吳而被戮故例爲之悼恨吾今暴之亦春秋不
隱惠之誼也又按楚鄆公曰自敵以下則有讐
非是不讐上虐下爲討君而討臣何讐之爲若
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凡鄆公之言如此則
春秋之士固以爲君父不可讐矣乃知申胥之
言其言胥者雖甚正然亦落第二義也

又左傳云敵是



張弘範張世傑本兄弟也而一爲元伐宋期於
削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於諸葛弟兄又
有間矣

元魏孝文遷都于洛國人皆不欲內徙時以北
方酋長及侍子畏嘗聽狄朝洛陽春還部落時
人謂之鴈臣然鴈臣二字甚新

受日齋叢抄載唐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
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宴會蔬食任陳醢醢

承爲常例以爲古帝王生日禁屠宰之始然隋
文帝生日詔天下爲其母明元皇后斷屠以示
節本則生日禁屠宰自隋已然矣非始於唐開
成也

秦時拘繫無辜民不知罪咸仰天嘆曰怪哉怪
哉憂憤之氣感而生虫色赤而頭目耳鼻齒牙
俱備漢馳道中有此物詔問東方朔朔對如此
且曰所產之地必秦獄也按地圖果然又問何
以去虫對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乃令人取虫浸



酒中酒史糜散子然後知古今謂酒能消憂者
本此曹孟德詩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謂
酒解憂蓋用禡語也

日月之會于朔歲十二次會而同入於黃道則
必交交有初有中无交則日月必食凡食皆月
掩日陽光為陰魄所蔽故為日食如日月雖會
而月行或入外道或入內道非同於黃道一宮
則自不相薄矣月食必於望夜其十四十六夜
者則置望參錯故也凡望夜則月與日相對故

光獨圓滿然日光四射而正中光弱所不足處
則為暗虛月行而入暗虛則無以承日之光故
為月食然以太陰用壯而敢與日抗故墮於暗
虛而為食以是亦為陰盛之象也

岳武穆平湖寇揚公決勝於八日之間初駭其
秘籌妙算若與鬼神為謀非人可囑者今讀薛
弼傳則知岳所運用弼之策耳初公據洞庭陸
耕水戰樓船高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
謀益造大舟弼時運判湖南謂岳曰若是則未



可以歲月勝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闕也今
大旱湖水落洪石重購舟自勿與戰遂筏斷江
路縈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
則破堞在目前矣岳曰善遂用之於是積寇遽
平岳之奇功照曠今古而弼之謀畫則知之者
鮮當為拈出

齊人饑黥教爲食於路以待飢者而食之有餓
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教左奉食右執飲曰嗟
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
致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宋洪筮謂以
文意推之揚其目而視之終不食而死其上皆
當有餓者字從而謝焉上當有黥教字以予觀
之仍其本文亦自意足仍其文正足見擅弓之
高古也

元末明王珍據蜀稱帝傳其子昇母太后彭氏
同聽政我

天祖既即帝位昇猶阻拒聲教於是命將討之俘
其母子至闕下責以歸命不早欲戮之彭氏廷



對曰臣妾今死無詞矣向以先夫疆土託在臣妾夫業一日未亾則臣妾一日未應死今已矣即死無恨

太祖義其言因全族赦之編置海南初僞夏閩王師致討恃其險阻以重兵守瞿唐劍閣成都等處其僞都重慶頭以天險難攻縛命老弱守之將軍傅友德以奇兵由土蕃進連克諸郡遂據成都湯和等得報進克瞿唐徑造重慶夏人守銅鑼峽兵不得逞計無所出乃周視形勢隔江

有清風巖與其朝天門相直遂於其上置砲壘用巨砲名襄陽者連飛擊四碎之於是其城隕守者震恐無復聞志遂以出降此得之戶曹主正羅君某羅即重慶人渠云聞之父祖其詳如此

張然婦役多年婦與奴通後然歸婦與奴謀害之其犬烏龍注睛聳耳舐唇視奴然呼曰烏龍烏龍大應驚傷奴奴失刀仆然取刀殺奴然則烏龍以名犬也元稹韓致光詩皆有烏龍語蓋



出然事而章伯深不知乃舉俚語拜狗作烏龍
為據何淺聞也

老子曰道者藏精於內極神於心靜漠恬淡悅
穆於胃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言官府若無事朝
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怨刑天下
莫不仰止之惠他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
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賞善
罰惡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
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以道被民而弗從者精

誠弗包也此即吾儒無為而治王道本諸天德
之說也但吾儒所謂無為者得人以任衆職久
之民化俗成而不見有為所謂天德者精一以
盡交修久之體立用行而推無不準老子乃一
切歸之無所容心此其所以懷於虛寂而目之
為異端也

晉頴舍不肯從郭璞策其言曰修己而天不與
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
晉龜宋晁文元平生不喜推測之術其言曰自



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
命也何必逆計未然哉二公之言如此眞達生
信命者也

耶律德光入洛陽聞杜鵑以問李崧曰此何聲
也崧以杜鵑對然則五代之時洛中已有杜鵑
矣邵康節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謂客曰洛陽
舊無杜鵑今始至去後二十年又有南人作相
務窺更以亂天下者邵子所謂始至豈其一時
創見而不知有前事耶但晉出帝之後甫十四

年乃開有宋之治自後高宗亦間有南人然天
下日蹙太平杜鵑之聲其兆于宋初者不聞蓋
中國之亂而妨北方之治然則此又何也

今之椰盃產於交廣相傳林邑王與越王有怨
遣刺客得其首因梟於樹已而化爲椰子林邑
王憤之乃命製爲飲器越當剗時方大醉故今
椰漿味尚如酒飲之可醉然予嘗記烏孫國有
青田核如五六升罌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宋有
劉章者得二核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熱



可供二十客豈亦椰之類耶但椰葉素所醞而
枝之酒則臨時所釀此爲特異竟亦莫知爲何
木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
太岳之後太岳意即由耳古者申呂許甫皆四
岳之後堯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
命遜朕位讓由之舉或即此也若飲牛壘縣之
說或者由不敢當其讓遂逃避于野如益避啓
於箕山之類後人不知樂謂堯以天下讓一山

野之人甚可駭也如舜本黃帝之後其父瞽叟
實繼虞氏之封太史伯頌虞幕云幕能協風聽
樂而生物自幕至於叟無違命則瞽叟未嘗失
國舜則國之家嗣也舜所居成聚成邑成都蓋
國人化而歸之而牛羊倉廩則國儲所固有若
陶漁耕稼亦督視省勸之意非必身親爲之也
瞽叟惑於後妻而愛其少子意以舜居嫡長而
終有國故與象日欲殺之斯蓋奪嫡之計不然
舜果一窮微之人乃父乃弟亦何緣而必欲害



之也哉象之辨舜曰謨蓋都君則舜是時已爲君長可知而舜亦知象之意在於爭國也遂舉以讓之曰惟茲臣庶汝其與予治觀此則舜非畎畝之野夫明矣自孟子有飯糗茹草木居承遊及天子友匹夫之言故後世往往謂舜起匹夫而爲天子緣是與奸雄非聖之心不知孟子之言亦有看今文人之詞者固不可盡據也抑太古尚質而聖賢皆重民事故舜雖國之冢嗣而陶漁耕稼亦所不鄙如禹稷皆繼世受封而

一任水土之勞一觀播種之事任之者固不以爲恥而當時亦不以爲怪非若後世有土有官者崇高貴重而深居高拱其於民事邈乎不聞者也

晉惠帝永康元年納后羊氏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象咸怪之後后坐廢時以爲先事之兆然予嘗觀張靖之方洲集內記景泰中一日暮歸入室更衣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晶蕊流落凡三四見家人相顧失色忽憶張茂先積油致



火之說而所服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兼時以被酒氣蒸因是致火本無他異也羊后所致或亦類此而當時特以其不終遂以爲怪異云耳

東坡韓文公廟碑云申呂自岳降傳說爲列星傳說指商之良弼也然石氏云傳說者章祝女巫巫之官司天王之內祭祀以祈子孫故有太祝以傳其說於神宮或遂謂之殿相說自莊周矣言始鄆氏云傳說一星惟主後宮女巫禱祠求

子之事蓋古有傳母有保母傳說者謂傳母喜之也偶商之傳說與同音諸家不詳其義則曰傳說騎箕尾而去由石氏言則傳者附達之意而說爲言說之說由鄆氏言則傳者保傳之義而說爲喜悅之悅二說雖未知孰是然謂之商相說則於星所主不相類知東坡亦不免於承誤也

佛說遺教經專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馭馬



不使縱逸去曠止安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其說具有漸次與所謂頓超徑悟者異矣今以吾儒求之端心正念者正心誠意也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慎獨為天德之要也牧牛則鷄犬之喻馭馬則朽索之說去曠止安息欲寡求閑邪存誠養心寡欲也由遠離以至精進所謂下學而上達由禪定以造智慧所謂定靜而安慮几擇氏之言合於吾儒者予謂此獨為最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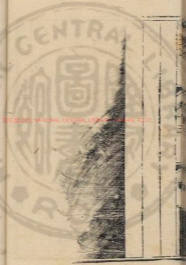
東坡之言曰文人之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予非文人而所性所值實協此言以是知坐困不免也



兩山墨戲卷之十四

吳興陳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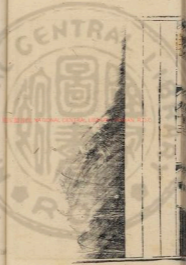
潮州廟碑坡公非獨以頌韓也蓋公平生歷履
與其學業事功適有相類者故感慨發越於此
碑露之而騎龍之詩氣凜雄厲真有凌轡萬象
之意且其首以善養浩然者立說此則公所得
之秘密藏也超然臺記又見公樂天安土皆其
氣之百折而不餒者有以本之故海外之行雖
鯨波再涉而不惧鬚髮皆變而無所改於中視



兩山墨戲卷之十四

吳興陳霆

潮州廟碑坡公非獨以頌韓也蓋公平生歷履
與其學業事功適有相類者故感慨發越於此
碑露之而騎龍之詩氣凜雄厲真有凌轡萬象
之意且其首以善養浩然者立說此則公所得
之秘密藏也超然臺記又見公樂天安土皆其
氣之百折而不餒者有以本之故海外之行雖
鯨波再涉而不惧鬚髮皆變而無所改於中視



夫嘆老嗟卑悼遠佚而憫厄窮者徑庭矣
醉白堂記云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
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
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
行乎利害之途議論是矣而語若少疵古之君
子其任天下之重者皆心乎爲民而已私無預
焉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
飢者由已飢之也伊尹視匹夫匹婦有不獲者
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所爲任天下者類如此

與夫履盛滿而負危疑者異矣然則憂患利害
非所以施於賢哲也若曰苟有以與之將不勝
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焦勞之
途則庶乎語穩而理當然亦一時偶見如此固
非敢妄病乎大賢也

古今美色亦有爲人掩抑而名不彰者紂所嬖
二妾史記汲冢書胥謂武王入商紂之嬖妾二
女皆經自殺今按二妾一爲妲己其一名氏不
著蓋妲己專美世故畧之也越納西施鄭旦於



吳皆天下絕色吳易其名曰夷光脩明越既入
吳二人方止苑中樹下兵士望見以爲神女不
敢前犯楊鐵崖咏范蠡事所謂西施鄭旦坐兩
頭者是也今天下談者獨稱美西子之色而鄭
旦之名幾於泯沒然以爲西施所掩故亡吳之
罪獨得以遺天下後世之責焉是則未爲不幸
也

南平趙炳著效顰集其鍾離叟一傳蓋寓言以
詈安石嘗善其幻設之妙然古實有邂逅若此

者盧多避南遷食於道旁逆旅有嫗頗能言京
邑事盧問其何居於此嫗慙感曰我本中原土
夫家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爲某事吾子
不從盧啣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
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間彼盧相者妬賢怙
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
多遜默然避駕去然則鍾離叟意傲於此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左氏載董狐之言曰盾身
爲上卿而亡不越境返不討賊弑其君者非盾



而誰予謂此言亦未足服盾也弑行於趙穿穿之進用以盾之族子也盾以驟諫而積靈公之怒則其君臣之間必相猜嫌手拂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公不果於殺盾而盾出亾度其當時事勢必有甚危迫者穿爲之族子其能自安於位乎必也公朝有誅夷之謀而族屬有連及之懼非穿弑公則公族趙固有所必至者故嘗追原其始而深考其故知穿素無怨於公其爲此舉特欲復盾而免趙也是則雖未嘗有所受意

而發端擊禍皆由於盾穿以盾故而弑君公以盾故而被弑是穿持成濟之流耳然則首惡之名非盾其誰當哉錄是之父兄與人爭鬪而子弟同事者從旁殺其人按獄之法罪坐所由則子弟固從而父兄則首禍者也以是論盾當必無詞矣而何假不越境不討賊之云也哉王藻有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盾之與公事正類此仁山金氏以盾不越境固必授命於穿此則深文矣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其言曰



恒雖不知猶爲首惡則是當時朝論固謂爾未
嘗知也而可以授命誣之乎其爲法受惡越境
則免先儒已辯其非孔子之言識者固知之矣
茲不復論又按氏河由之役士會謂秦伯曰
弱不在軍事好男而在若決智者肆焉其可又
晉將薄秦人于才當軍門曰死無勇也乃上
卿此則穿之在神勇也其於行試且止
其無勇者而之明矣以其舉諸五岳其心則
惡之坐罪如之河其可免

綱目漢元帝元年立婕妤王政君爲皇后汪克

寬考異云按唐高宗立武氏爲昭儀綱目書太
宗才人以著其塵聚之醜然唐詔謂事同政君
據甘露中書皇太孫驚生注謂帝令皇后擇後
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至是生成
帝則此上當先書以宣帝宮人王氏爲婕妤予
細考之意竊不然蓋武氏經事先帝高宗不顧
倫理不畏公議而立以爲后故綱目謹書其始
以著其醜政君爲宣帝皇后擇取以賜必於宣
帝無嫌而元帝素得於受命又何他疑也唐以



武氏事同政君正欲借此以掩其夫耳

古人以飲茶始於三國時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群臣酒率以七升爲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爲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據此爲飲茶之証予聞趙飛燕列傳成帝崩後后一夕寢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妾夢中見帝賜吾坐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云云然則西漢時已嘗有啜茶之說矣非始於吳時也

古有記里鼓車其制載晉書輿服志揚鐵崖嘗本之作賦其語云虛輪暈軫橫轆倚輓平廂質構低高間施木鐺象以正立手潛奮而有勢列鼓銅於上下各扣擊以司時始越里以一發繼遙遙而運規速倍五以至十鏗金聲以應期縱征行之徐疾咸適節而合宜雖亭暎之旁羅已默測而先知此車制之大槩也嘗記本朝曾以命題試士俱莫知其說因筆之以示學者龜山語錄有云物之有圭角者多刺人眼目亦



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予謂渾然天成者亦謂謙厚有容含蓄不露其於處已接人之際使我無所觸而彼無所拂如是斯可矣若緣此言而務爲依阿俯仰滑稽鶴突則固君子之所鄙也

海外有垣嶼其風國俗元人周達觀記之甚詳中間紀其曆法謂中國閏歲則彼亦置閏但只閏九月份外不可曉偶記秦時以十月爲歲首當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餘於歲終爲後九

月漢初亦襲用之至征和間始改置更讞置曆亦若漢初之循用秦法而至今尚承襲耶

綱目卒吳讓皇楊溥劉友益曰書卒何子徐誥也自宋弒零陵是後滅國之主無不殺者惟唐鄭公書薨於是楊溥亦書卒若徐誥者可謂庶幾矣考之五代史吳世家冬十月溥禪位於齊王十二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別無他詞意謂溥獲善終將信知誥之存厚矣近觀五國故事乃知溥遷丹陽宮及將逼殺方誦佛書於樓



上使者獵河湟以香爐擲之俄而見害然則溥之卒實徐誥弑之耳蓋通鑑綱目皆本之五代史而歐公以家世隸江南故於其國多諱辭吾今特暴之庶後之學者不至於誤信也

唐僖宗之崩以馬踐宋太宗之崩以箭落發二事史冊皆不明言蓋當時秘之也僖宗窺內園小兒張浪狗一日浪狗以無馬告因密與百金俾自買之浪狗求得馬置宣徽南院中僖宗因獨行觀之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其

馬未經調習忽爾騰躍踏僖宗左脇遂倒地欲死浪狗驚惶以銀盂注尿灌之良久方甦歸後稱氣疾醫人佞脉謂爲膀胱氣作投治莫效卧十二日而崩太宗既下太原遂伐契丹至幽州虜兵大至宋師奔潰虜急追之太宗僅得脫凡乘輿服御寶器悉爲所擄從行宮嬪皆陷沒太宗股中二箭歲歲瘡發其棄天下竟以瘡疾發云僖宗事具於幸蜀記太宗事得於神宗諭滕章敏之言即此二事例之知古今史書其不得



事實者必多矣

宋斧聲燭影之疑瓊臺丘氏辯之詳矣新安程克勤氏著宋史受終考一書其援引證據與丘氏畧同而尤爲信核千載之後當不復有可疑者太宗天資忍薄固不無可議然謂其弑逆則誣枉甚矣其不踰年改元宋后崩殯于佛寺皆五代故習當時以爲固然踵而行之而後之儒者吹毛索瘢遂指以證其無兄之心而以其後日之乖違實其前日之說逆此皆先入之疑勝

而不考之過也

取天下者要在乎據天下之形便贏秦居西戎之地知韓魏者天下之樞也故無歲不加兵於二國以爲得韓魏則天下不足舉也蜀漢君臣崎嶇奔竄英雄無用武之地故孔明不得已而取益州然而知荊州中原之襟喉也於是或借或分或爭或據頓臧交兵竟失吳好以爲得荊州則中原可進步也故韓魏入秦則山東之國以次潰滅而秦人終有天下關羽被襲則中原



之計坐成驩敗而蜀漢僅可自保凡以得天下之形便與否而已

嘗讀史至三國劉玄德伐吳一敗狼狽竟慚恨致疾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固知伐吳非計矣而不能先事諫止何哉先儒謂孔明固必諫意者不從耳此未必然也夫先主之與飛羽其夙契深厚雖名爲君臣而義則骨肉也孔明以一時遇合而專主其國固嘗致其不悅矣及羽

敗殺而先主念羽之厚乃決

然欲爲其報仇孔明

明雖知事之非而度其勢必不可止且其時飛超之徒尚在必相與悼恨忿而贊成此舉孔明雖欲亟止是行寧不慮諸人之疑已之棄薄其同功一體者乎故孔明知而不敢諫而謂惟孝直爲開國謀臣且處不疑之地乃可以堅沮而衆不忌也然孔明初意本謂吳蜀連睦庶可合勢而拒魏故以伐吳爲非而勢不可已則姑聽其出而詎意挫敗之一至如此哉故曰兵兇



戰危勝敗不可期而天下之所謂智者固不能
免于慮之一失也

書金縢載周公避流言之謗居東二年蔡氏云
居東者居國之東也鄭康成謂避居東都未知
何據愚按武王克商展其九鼎置之洛邑遂周
書載武王告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
瞻有河粵瞻洛伊母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
後去是克商之初武王已作意都洛矣特以時
尚草創未暇營建然而聚民實鼎大規已立未

幾武王殂成王繼先志卒營置焉以其在鎬京
之東故平王以後稱爲東周計在武王末年或
謂之東都未可知也周公時欲遠謗故特避居
于是而鄭氏漢人意者尚知周之故以是决言
居東之爲東都耳若謂國之東則不越王畿之
外固周公常日所主之地也何東人幸於得見
而悲其遽去耶

韓文載石鼎聯句在列者有道士軒轅彌明其
句往往崛竒高古或者謂即退之所撰而託名



彌明未必有是人也。今按張南軒於淳熙間守靜江其奏疏有口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爲一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據此則知聯石鼎者果有其人矣。

書君奭篇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孔安國以伊陟爲伊尹之子蔡氏因之今按伊尹於太甲復政之後即已告老其卒在沃丁之六年陟果其子其生當在太甲之世然自太甲至太戊

中史沃丁太庚小甲癸巳數君前後相距蓋一百十餘年伊陟果壽度至斯時當耆荒矣國無求政理也又不知其在相位實幾何年而其老死亦不知與太戊相距何若太戊享國七十年假令陟與之相始終則須年百有八天下寧有是耶伊尹年百有餘歲世儒已誌其壽考陟果有年亦未應過尹之如是也故疑陟爲尹之後人而時有格帝之功可以匹休於尹故周公特爲君奭言之世儒不考遽謂尹之子耳。



海中有鰐夷國其人鬚長四尺善弓矢令人捕箭於首遠數十步而射中之國名鰐夷以多鬚也酉陽雜俎載一士人隨新羅使飄至一處人皆長鬚王以女妻其人美而亦鬚因作詩云花無蓋不妍女無鬚亦醜久之國有難士人爲求救於龍王因悟爲鰐所虺蓋所遇乃鰐鳥也大槩如鳥衣國之類此殆因鰐夷之名而造爲怪誕之說庸詎足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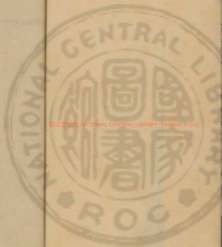
快山山淺亦有虎時時委尾過行路一豎坐地

牧兩牯以插插地不復顧虎搏豎如鷹搗兔兩牛來奔虎棄去因往荷犂挨老樹牯則喘視同守護虎竟不能得此豎豎雖不救牯無負一村驚傳共鳴鼓而虎已逝不知處嗟哉異哉兩大武高義可與貫高伍今假仁義名好古臨事真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爲君落筆驚風雨洪覺範云筠溪快山有虎嘗搏取牧童爲兩牛所逐虎既去牛捍護之然童子竟死因作詩紀之以諷含齒被髮而不義者予記宋紹聖小人



有目司馬公爲牛者黃定者不丰作克牛文以
雪之其說云村民耕甚疲挽犁而卧乳虎出野
林間欲前啖之一牯蔽其人以身而抵虎以角
轉鬪甚力虎不能得乃棄而去少頃村民竊視
牛蹂躪之處意以爲妖乃杖之牛不能言而奔
歸乃解其體食其肉而牛出死力以衛其人之
生卒莫能自明也嘻冤哉又記程史特牧相衛
事其謂虎出如前所云然欲擇特則牧與之聞
牧億則特與之抗史互迭進久之村民嗷呼而
前虎始逸去而特牧竟全吁亦異矣夫快山之
牯雖能宣力而竟不能全其牧負冤之牛雖能
全主而竟不能保其身嗚呼天下之事限於力
而蒙乎疑者衆矣安得牧特兩全彼此相信愛
如程史所云者哉





EX-228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兩山墨談卷之十五

吳興陳霆

子房進寢於圯邊韓信受辱於跨下後一爲帝
者師一南面而王蓋惟能下人故能上人也然
子房猶號知道揚誠齋詩云少年跨下安無忤
老父圯邊博不平人物若非觀熾暮淮陰何必
滅文成信乎先民有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觀
之淮陰可見矣

史記秦楚月表叙曰昔虞夏之典積善累功數



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
湯武之王乃由契稷修行仁義十餘世不期而
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伐秦
颺襄公彰於文穆獻孝之後稱以蠶食六國百
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竟帝之倫以德若彼用
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詳其文意以德者
是指虞夏商周而言用力者殆指秦也蓋謂昔
之欲一天下者用德如虞夏商周必積累數十
世而後成用力如秦亦須更涉數世而後克所

謂一統之難如此索隱不容其意乃於以德若
彼下註曰即契與后稷及秦襄文穆也用力如
此下註曰謂湯武及始皇也夫以秦世數公之
蠶食為用德而以湯武之伐暴為用力此殆後
世非聖叛道之言豈儒者之論哉

叔孫通希世苟合之士其為秦博士二世怒諸
生之言及者通即說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
合為一家毀城隳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
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



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偷何足置之齒牙間二世乃喜追秦亡則事楚楚蹶則降漢短衣楚製取悅高祖兩生有言通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取親貴是其志行不信於人久矣然則豈以身殉國者哉其諫易太子持一時小忠而楚漢春秋乃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太史公亦載其言曰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此不過勉為危言以聳動高祖倘信其守死不貳則誤矣

古者以車戰三代以前未用步也晉伐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攻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為行設五陣以相離誘之群狄大敗是後世之步戰始此

公羊傳威十六年屬召茲云云注云屬托也諸侯疾稱負茲言托疾也然茲義未詳或謂茲草也負茲猶言負薪蓋謙言有疾不能負草也予謂不然史記叙武王入商事康叔封布茲注云



茲薦席也然則負茲者蓋言有疾而負薦如所謂坐薦伏質也

范元卿上太守月詞中有云有人吟諷紫荷香滿晴陌韻語陽秋云按晉輿服志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為袷服之在左有所謂荷紫者非荷芰之荷乃負荷之荷也人徒見南史着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言之蓋不知晉書着紫之義予讀宋史宣和間仁子太澄有年始十餘歲而蒞補通顯者諫官李會疏論以謂尚嫌竹馬

已獲荷囊以荷囊對竹馬則紫荷相承之誤久矣

衛懿公好鴉鵝有宋軒者乘軒蓋恩禮視大夫也而比奔後主臨御爵祿輕濫御馬及犬乃有儀同郡公之號籍以狎芻食物十餘種蓋前乎此而秦松封五大夫以乎此而宋石爵磐固侯卒之召亂致禍如出一轍然後知先王之重名器而卻玩好非志慮之明遠不能也

左傳成十六年晉伐齊楚子救鄭過於鄢陵楚



子登集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
王後王曰聘而左右河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
中軍矣曰合謀也張蒼矣曰處卜於先君也徹
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器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
壙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
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此節皆聚於中軍矣張幕矣徹幕矣甚器而塵
上矣皆乘而執兵下矣戰乎乘而左右皆下矣
皆楚子堅見而疑問之詞曰以下則州犂答詞

也楚子之語總之以王曰一言而下節則不復
有所系然其語句簡便意脉通貫此正左氏善
叙事處使他人叙此不知當費幾何語矣此作
文之法學者不可不知也

南宋諸陵在會稽縣之上皇村至元二十二年
八月內為西僧楊璉等所發周草窻雜識畧云
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遠使祈歸梓宮凡六七年
而後許既還行在一時朝野以為大事諸公論
功受賞所費不貲先是選人楊燁貽書廟堂乞



奏請大臣取神觀之景下者斷而視之朝議以不欲逆詐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柳納衾冕衣其中遂不復改欲至此被發微欽二陵皆空無一物微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徒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每聞至此松根崩墜之深宋恭寬之極然考之史傳蓋有未足信者紹興十二年和議成金人以徽宗歸后梓宮來歸于時欽宗尚

在也至三十年遼亮謀南侵於是遇害于燕然則葬五國城之說妄矣未幾孝宗登極遣使求河南陵寢地金主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國葬之明年三月竟以一品禮葬于鞏洛之原是欽宗之柩終南宋之世未嘗返行在也然則又安有攢宮於六陵之間耶夫攢宮且未嘗有而木燈檠又安所寄耶即是而推則朽木之說疑元人習聞當時有逆詐之言故附會妄傳而致記者



之誤信耳

程學士嘗預修宋綱目謂得於黃文獻公之言
乃信陸秀夫官止簽書樞密院事文文山官止
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因遂奏御意改舊史
所稱於文死節日書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
文某陸抱帝赴海日則止書其氏名且謂當時
同事者見世習稱三公為相憚於驟更惟彭文
憲與于意合于竊疑之考之宋史與陳氏續編
俱載德佑二年正月拜文公右相兼樞密使往

使伯顏軍前公辭相以行被執而逃五月益王
即位公自溫州入朝申右相兼樞密使之命至
六月復詔公同都督諸路軍馬乃出開府日月
次第可考不誣而程主於前言乃於入朝命相
之條止書以為樞密使同都督諸軍於其目中
添著命相固辭之語且合六月所詔同都督之
命於命樞之日此其自信而好異之過也考文
公在當時其自鎮江得逃楊有脫歸兵言元密
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丞相謂公也公以夜抵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楊城下聞僕者談制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張
弘範語厓山士民曰汝文丞相已執復欲何爲
厓山亾日置酒大會張謂公曰國亾丞相忠孝
盡矣能改心以事今將不夫爲宰相也是丞相
之稱在當時已冒雖然此未足據也指南錄公
所著也而有句云爭元作相總成塵先太師祭
文公所撰也而有句云再相出督身荷憂責臨
刑之日元主問其何願對曰天祥爲宋宰相安
事二姓然則其自言亦詞謂爲相矣若其年譜

本傳則皆書云辭者此實有故蓋古者國亾則
責備於君相當時宜中世際實用事公雖任相
而出督于外朝事不預知意以他人壞之而已
當其咎天下後世當必有責備之者雖公以身
殉國而亦不免介於後世名此所以有命必
辭而不得已則出而任事年譜本傳亦因公之
心迹而書之然善詞錄黃不聞繳納則固已爲
相矣若陸之除拜則又有可言者陸初與陳宜
中不協謫居潮州後張世傑言諸行朝召爲簽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書樞密院事時景炎二年之十月也續編載祥
興即位以陸爲左丞相兼樞密使與張世傑同
秉政程乃削而不錄謂其死日官止登樞夫自
景炎召還至祥興二年死國踰越三載安得猶
守初職也且承平之時兩府轉遷尚不踰歲此
爲何時而用人乃爾艱難之際命相爲急于時
宜中既逃文公出督張世傑雖稱秉政而以武
臣不拜然則首尾三年之間其任相者誰歟疎
仲微從二王入嶺自擊時事其所著衛王本末

云祥興即位以陸秀夫爲丞相張世傑太傅指
南錄亦云陸君實永嘉推戴有力及駐厓山兼
宰相凡朝廷事皆其潤色紀綱之據此則陸固
厓山之相也吾意當時播越海濱封拜草草雖
以陸之入相而遠近或未悉知迨其滅亡而紀
事如瓊海等錄追書舊事習其初稱故但云已
耳而程乃盡廢舊史獨據以爲筆削之案此又
其自信而好異之過也二公之取重於天下後
世初不係於官爵獨謂續綱目既詔行誠慮夫



學者不考而宗信之也故著其說於此
嚴光之不屈世皆謂其立志高潔此知光之外
者也新安程克勤曰先生當西漢末避莽亂棲
迹草澤以待天下之一過光武之主猶以爲未
嫌而去之非其君不事也漢霸亦先生故人位
三公矣仁義阿順之語凜然下撓若免焉非其
友不友也先生之學雖莫知所從來殆必有揆
之中而安放之遠而準將與伯夷相望而與者
所謂非常人也其立論頗異流輩然獎與疑太

過矣原光與帝舊同硯席其相處非一朝一夕
而已燕昵之私徵逐之狎在人情所不能免而
况其時光已年長視帝則子弟行也則夫語言
容色之間寧免於倨肆而周旋禮度之際安保
其無缺耶及帝登極光疑其或未能忘已而容
物於是變姓名隱之澤中而帝追念故人意不
能忘也乃遣使物色之迨其詣闕而後偃卧於
賓館加足於帝腹凡此皆光欲以警帝而俟霸
雖舊人然不能知也故雖位居鼎足而祿有癡



元之譏要領折之弊觀此則光之素狹長凌物
微可見矣諫議之除帝將資其歟誇之益而光
以受命于朝當必改趨易步雖已所不能而隨
時俯仰則夫君臣之形迹上下之名分恭遜之
容祗承之態度不能一旦扁黷而曲盡其體於
是終於辭避至以堯舜巢由之言煇邵之而帝
亦度光不可留強之或累巽日之保全也乃聽
其去然前此有任奴故能之言則帝之微意可
見矣此則光之始終表裏春秋所謂惟見至隱

者也尹遂昌謂光與帝同學之時固已年等於
帝至帝君臨大寶召至闕下光是時蓋已年踰
耳順矣以年尊德邵之人帝不能待以賓師之
禮乃欲臣而用之宜乎光之不應也此得其形
侶而未悉其心予故備論之

宋有陳仲微者咸淳中以言事切直罷官後起
爲兵部侍郎脩國史丙子從二王入廣暨厓山
敗流落安南臨歿有詩曰死爲異國他鄉鬼生
是江南直諫臣安南國王挽之以詩曰痛哭江



南老鉅卿春風慍淚爲傷情無端天上編年月
不啻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堆黃土
覆香名回天力量隨流水流水灘頭共不平仲
微之詳見本傳其偷生外國雖與陳宜中同科
然宜中身爲大臣且當國用事國亡與其君同
死社稷固其職也顧遺君棄親避他國於國
則不忠於家則不孝一死有餘責矣若仲微視
陸秀夫輩雖有愧夢之猶愈於投降賣國者其
踪跡亦可憐也

世傳宋梁顛以八十二歲登狀元故其謝表有
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
之二年又其詩云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二載
始成名今考顛傳顛以雍熙二年及第歷官二
十載至真宗景德元年六月病卒年九十二逆
而數之至登第之歲除去歷官二十年止應年
七十二是知世俗所傳者妄也又按八十二歲
之說具遊齋閒覽空齋四筆辯其謬誤然又謂
年止四十二殊不可曉又謂史稱梁方當委遇



中途天謝今考本傳無之豈元人刪之耶

史記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以爲望日又食按漢書及五行傳皆無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書所不紀予謂此月食無疑也刊本字誤耳蓋日食必於朔月食必於望此日月相會與對望所致時以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間而兩經災變故於望日下詔書脩省而懼災之意則因感月食之變而益謹日食之戒也故詔止云乃十一月

晦日有食之景帝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繫以日必是月朔望日月分食非一日事也是後十二月晦雷徐廣云雷一作書字又作圖字實所未詳予疑雷雷字誤也十二月晦日而雷有聲則所發非時故特紀異耳

太史公六國年來其叙秦之興曰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者常於西



此故禹典於而羗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竊
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此殆類
術家詭誕之說信如此言則自漢以後若隗囂
公孫述之徒竊據西土自謂天命可觀而繼以
賊賊此又何也又曰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
暴戾則秦不足法明矣而復云世異變成功大
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
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見秦在帝位日淺不
察其始終因舉而笑之不取道此與以耳食無

異悲夫則又嘆悼其所為若足為後王法程者
凡此皆遷學術備駁識趣卑陋處昔人議其淺
陋而少聞道此亦其一云



兩山墨談卷之十六

吳興陳寔

孫仲益賀胡尚書手簡云玉堂視草金華進讀
極儒者之榮其門人李學士祖堯註云金華殿
名前漢史翼奉傳畧云孝文時未有甘泉建章
及上林離宮又無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是
也其援引殊不涉進讀事按史漢成帝命張禹
等講論語於金華殿故後世以金華爲講讀之
地孫所謂儒者之榮者用此也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兩山墨談卷之十六

吳興陳寔

孫仲益賀胡尚書手簡云玉堂視草金華進讀
極儒者之榮其門人李學士祖堯註云金華殿
名前漢史翼奉傳畧云孝文時未有甘泉建章
及上林離宮又無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是
也其援引殊不涉進讀事按史漢成帝命張禹
等講論語於金華殿故後世以金華爲講讀之
地孫所謂儒者之榮者用此也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史記漢宗室傳齊王世家前云文帝十六年復
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十一年景
帝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
徙志王菑川則志之本末詳矣繼復云漢擊破
賢皖瑤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
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無後乃徙
濟北王王菑川凡此係事詞重複又列傳未建
事中具鄭生首尾任敘張蒼始末謂宜
從刊改而諸篇中如是者乃疊出子因疑史記

寫太史公未脫董之書也

越絕書不知作者誰氏或謂子貢子胥作者安
也觀其援引不倫序次無法類譎淺者所為而
所記有及西漢時事者又其間文法間有顛吳
越春秋處其正言無幾而雜說旁出復疑古有
是書後人從而勦入也說豈東漢之際如趙曄
筆者所著耶其最不經者謂舜有不孝之行去
耕歷山三年大熱身自外養父母皆飢舜父頑
母瞽兄狂弟敖考之經典孔孟皆稱舜為大孝



舜豈有外養之理四岳曰瞽瞍子父頑母嚚象傲
舜固未聞有兄也又謂子胥妻楚王之母吳越
春秋載子胥入郢令吳王納昭之夫人然則子
胥固未嘗身此舉也凡此皆有惑於後之學者
予故深闢之

說苑載周威公聞屠餘其國亡而懼乃進錡
嗜田邑史理趙吳之野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
屠餘餘曰其高終君之身既後威公薨九月不
得葬周乃分而為二愚謂周分為二之說劉氏

蓋以實威公身後之禍不知其事情實非也按
大事記考王封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是
為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惠公復自封
其少子班於鞏號東周君於是東西周分治是
時惠公欲獨擅河南之地故封班於鞏以奉王
為名然則二周分治乃威公子孫並分王室之
謀在惠公則為拓先業在威公則為子孫大焉
者也

陶弘景二牛圖本出於莊子楚王聞莊周賢厚



使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豚豈可得乎子垂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污漬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二牛之意蓋用此

周書因禁叔於邾邾以車七乘傳謂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或疑既制其出入則何事乎車而猶從以七乘不無背戾因引十乘百乘之說謂古者以井地定賦車乘之數自井地而

出蓋四丘爲甸甸爲田十六井所賦兵車一乘以車七乘疑削其國邑而但給以七乘所出之人土蓋古法七甸之賦也此說亦有謂然嘗考周禮大行人制車之制謂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蔡在周爲侯爵則七乘乃其平時之從車有罪之後制其出入而從車則不華姑且存其國議侯度蓋寬假之禮也蔡氏夫原其本故學者他疑予特法之

西廣左右江溪洞之外別有依山之齋俗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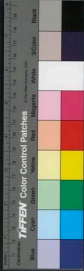


山獠僚婦生子即出其夫則僉卧如乳婦少不謹則致疾其婦乃無所苦

元延祐間佛尋國使來朝僉言其城當日沒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然後使徒夫駁馬皆貼以金薄迤運行近海日照金光晃耀則水銀深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即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若行稍緩則人馬俱爲水銀撲没人馬旣迴速於是水銀勢漸速力漸微却

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滿積其中然後旋取之用香草同煎則花銀矣水銀中國亦產同非奇物術士輩往往煉之爲藥銀然畢竟是假若彼國煎而爲花銀是殆其草藥之靈異也

唐末方鎮縉以警報誅欲爲事而李茂貞之子從職獨以仁厚爲政鎮人愛之其在鳳翔有田千頃竹千畝懼侵民利未嘗省理從征王蜀部送王衍還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明宗入立知其故遣人誅重厚從職上書言重厚



守鳳翔軍民無所擾亂分其過此其誠度誠長者當時節使罕復及之然以其茂育之子故但附其事末至不免為雜傳中人殊可惜也

史記武王克商紂走登于鹿臺之上上衣其珠玉自燔而死武王入商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世儒多謂紂雖殘賊死則已矣武王之師固曰公天下之天下然其跡意斬紂亦須少動于中豈有於其已死之屍而復加戮之理乎謂此

言真足以正史遷采擇不精之失非以存世教而曲為之辯飾也又傳記謂太公蒙面而斬妲己今按武王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所謂嬖妾蓋妲己也二女非謂紂所出乃妲己與其並嬖者如傳云二女裸之謂妲己素惡黜意其當紂死之時必自計不免而預為之所寧肯坐俟周兵之入而致其生獲哉然則此云二女皆經自殺揆之事理謂獨可信耳



後唐明宗史謂其胡人目不知書然其所見亦自高卓有帝王知書好文者所不可及秦王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優閒之其餘不足學也凡此數言俚知帝王爲學之要比與專務詞章筆札

與臣下較能否者異矣其君主天下亦非偶然也

五代史梁本紀六月_甲崇本復附于岐王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_本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行弒昭宗崩十月王朝于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昭宗崩下當補書太子祝即位是爲昭宣帝下方云十月王朝于京師然後事詞爲備本紀叙朱溫事雖於唐可畧然昭宣之立不著其始則其下二年七月天子使來賜王迎慶紀



功碑者當爲何人所遺耶此非惟迷誤後學亦
事理之必不可闕者也

說苑載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烏之將
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碑必有順辭禮有三儀
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
禮以立志則貪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
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
爭暴亂之詞遠若夫置錚俎列籩豆此有司之
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按此載曾子吉孟儀一

節與論語曾子吉孟敬子者特相侶中間意句
雖參置不類然不妨於大旨之畧同也豈二書
所出爲即一事而見聞之下記之者不能無異
耶然就文義而論則論語所記爲渾然而向所
云云微傷于峭露要之賢人之言與文人之詞
自昔有間矣

予喜聞前代之故一日闕宋遺民錄得宋元以
來數事意好事者所談共聞也浸疏于左理宗
在宮中嘗被酒上芙蓉閣望淮楚之分黑殺十



有餘年不散南徂江乃凄然淚下度宗在宮中
日以酒壺自隨終日酣醉外事蒙蔽江山之敗
陸秀夫抱祥興帝于懷以匹練束爲一體仍以
黃金確腰間乃赴水死文丞相既俘其夫人歐
陽氏爲元將所執將逼而辱之夫人曰吾有死
耳誓不以潔白之軀辱於賊卒我夫不負國我
獨安忍負夫也遂自剄死汪水雲元量舊以琴
入內供奉三宮北狩乃隨至燕山時爲太皇及
王昭儀鼓琴奏危酒又或至文丞相狼籍之所

爲作拘幽十操文山亦倚歌而和之暨後南遷
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釀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
再行淚各雨下歸而爲書寇蹤浪山水人以爲
仙德祐入元封瀛國公世皇遇之甚窘凡五年
不給衣糧至文丞相死後乃給世皇夜夢黃龍
以爪纏繞殿柱厥明瀛國來朝正立柱下因是
謀欲去之而瀛國先覺乃祈于帝師護爲僧以
自免虞伯生風儀整潔或謂其嘗秘於文宗之
妃故當時無名子贈詩有不堪回首昭陵道落



日西風莎草寒之句順帝駐應昌以病疾殂倉卒梓宮無備乃取西江寺梁木以供用梁間隱隱有西江月一調所謂死在西江月下也凡是數事皆予前此耳目未及者是不獨可錄為談助雖以備史氏可也

宋建炎中高宗子明受太子勇卒續綱目從恒辭不詳其故蓋國史諱之耳初苗劉逼高宗禪位乃立皇子衷改元明受張德遠諸人勸王夔輿返正以明受嘗好帝位建議去之竟連其乳

母掩之鐵塔之下後高宗之嗣晚年抱墜思之恨頗怒德遠然德遠之處此亦太過矣高宗嘗謂輔臣云朕性不喜與婦人近此未必本性誠然先是高宗在維揚方宮中有所幸御忽報粘罕兵至遽驚惶出奔致成痿疾以是嬪御希進其終於無嗣者坐此也

明受事出朝野遺記

胡邦衡乞斬秦檜疏云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拘留虜使責以無禮按三輔黃圖云藁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若今



之鴻臚館然邦衡時以虜使在邸故請斷檜首懸之彼所予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因引蔡街爲言然則蔡街非尋常梟首之市也程克勤平逆頌云吉祥就磔欽首懸竿臺街閩闈都人快觀又正德甲戌閩江西擒獲劇盜王浩八等檣送京師法司論擬

上請有云宜懸首蔡街以昭國法予謂曹欽浩八等本賊亂于中國於蠻夷無所交涉而亦引蔡街之文未免於用事之誤也

按懸首蔡街本起於西漢新蔡

聊文舉于杜延壽均爲此

宋靖康之難粘罕駐軍青城欽宗出狩留而未返時有汪若海者以太學生上書粘罕請息兵講好奉還少帝其書慷慨激發反復數百言中有云語曰下令如流水之源順人心也元帥亦知人心之所歸乎昨南門之下有一老父年且九十偃僕扶杖揮淚而言曰我生之初尚及仁宗我生之末乃遇聖君因墜行在而願衆曰今上寬仁侶仁宗汝等當以死事吾老無能爲也



今日當先死以爲諸公勸城中聞之不問老少無不歎歎流涕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元帥豈可不承于天不和於人哉云云粘罕雖不聽然亦不罪也當時圍城中大小臣工噤不敢出一語而忠義奮激乃出於一儒生里父則平時肉食以謀人之國者果何如人哉若海後仕宋亦不顯高宗嘗以片紙書其名諭張德遠曰但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

新安程克勤嘗預脩續通鑑綱目其於文宋瑞陸君實死節書文爲樞密使陸爲簽書院事謂一以填海錄等書爲據予前既論之矣始君實居厓山時日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死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後罕能詳者今得填海錄閱其間數事與番禺客語行朝錄等書參差不協是知此書不無舛誤計非陸記手筆之比程氏乃



據以廢正史不知其何見也

偶閱荊州府志載夷陵州有浣紗河其說云昔伍子胥奔吳道遇浣紗女即其地也其水色斑白若浣紗之色後人立子胥廟于此按吳越春秋伍員初逃楚難聞太子建在宋奔往就之既而奔郢會鄢人殺建乃與建子勝奔吳越昭關至江漁父渡之遂行入吳疾於中道乞食深陽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宮中有飯女子長跪而與之子胥已餐而去顧謂女子曰掩夫人之

壺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與丈夫虧越儂儀妾不忍也乃自投于瀨水而死後員入郢而還過溧陽瀨水之上欲報女子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又按張勃史記註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丹陽爲今應天府溧陽其屬邑也邑有投金瀨緣伍員投金而得名唐時立貞女祠其上李太白爲之記詳見是子胥過浣女之地諸說之可據無疑也若夷陵



荆春秋楚之西境其西北乃適秦入蜀之路陸
之於吳風牛馬不相及子胥何緣至是耶或者
水色類於浣紗好事者因謬倡浣紗女之說然
則授以立廟而據以入志書亦甚矣

宋紹興中典金人議和時淵聖在虜中尚無恙
也自後太后更整而淵聖竟不返初疑金人欲
置以爲質宋雖有請彼或斬而未許今聞宋子
語類說見其間一二乃知淵聖之歿於虜蓋有
深故也先是兀朮下江南頗屢失利而張通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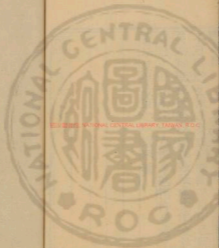
之來朝之忠計者憤不肯和宋勢益稍振矣是
時劉豫既廢金遂欲立淵聖於南京以中分宋
勢賴和定而止暨太后南旋淵聖計車前泣曰
歸語九哥與丞相幸早歸我我得太乙宮使足
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而
知朝議大不然遂不敢語自明受太子殂高宗
竟立嗣金人又欲立淵聖之子以變動江南耳
且岳武穆嘗具劄言之故終淵聖在虜宋遣丞
及一迎之後不復終請者慮其狡謀復起而至



不可區處也後逆亮謀秘國南下目中已無宋
矣而淵聖在彼終以前議致疑慮生他變故先
舉戕之此殆南北一大機事也惜作史者不能
畧示其無故筆之以詔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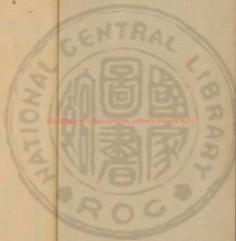
兩山墨談卷之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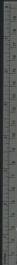
2025.05.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33626 - 8

203362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1996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兩山墨談卷之十七

吳興陳寔

鬻子書二十二篇秦火之後漢藝文志謂止存
六篇今閱逢行珪所註者乃有十四篇按鬻子
名熊年九十見周文王王曰嘻老矣鬻子曰使
臣捕獸逐麋誠老矣使臣坐菜園事尚少也王
乃師之然則鬻子商末人也度至周公封魯之
時必已死今其書有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
知善不行謂之狂知惡不謂之惑又曰昔者



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此二節則與子應
至武王末年尚存然則漢年百一十以上豈有
老荒若此而復能著述耶故疑其書非周子自
作蓋東漢以後好事者撮拾其緒而彙集成篇
者也不然漢所存止六篇而今至十四篇之廣
安知非後人附益哉

元伯頌率師伐宋世祖以曹彬下江南諭之其
至臨安駐軍城北戒防將士帝無刻掠民無妄
擾遣人諭幼主降次收圖書法物然後惜其君

臣以此從容閒雅有古良將之風雖其夷虜習
性婉之曹彬終未全美然視粘罕兀朮輩則霄
壤矣嘗見其選經金陵梅嶺兩詩云馬首經從
嶺烏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榜額不帶江南傍只
插梅花一兩枝其自誇如此若非口不言功者
所宜然即此觀之有古人行事蕭然圖書數卷
之况味其清致雅尚殆非夷狄中人物也

綱目載魏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
功可乎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



不敢謀子執與起文曰不若子起曰治百官親
萬民實府庫子執與起文曰不若子起曰守西
河而秦兵不敢東向韓趙宥從子執與起文曰
不若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
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
矣呂氏春秋載與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
夫商文曰何謂也與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致
變習俗使君臣有善父子有序子與我執賢商

文曰若不若子曰今日置實為臣其主安重今
日釋重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執賢商文曰吾
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操梓
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執賢商文
曰吾不若子與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
在吾上命也夫半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
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豈有不定屬之子乎屬
之我乎與起默然不對少起曰與子夫是二說
即一事也而為語不同其情者最涉文之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耳綱目稱田文而呂紀爲而文所不可晚綱目
本之通鑑類非無據而呂紀則先秦之書要之
於紀載爲信也二者未易措決

宋私在漢其可取者非直貴不改文富不棄其
兩言而已其隨事規益有古大臣宴歸之風弘
薦桓譚爲議郎譚於宴鼓琴以繁聲悅帝弘召
而譚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
也今數道鄙學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
則可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進

日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
弘乃離席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聞能忠正以
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
又弘嘗譚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嘆之
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撤之
凡此讜言直氣益與中屠嘉汲長孺相望而與
者而通鑑節要乃不能畧載小生末學能知者
或釋矣子故表而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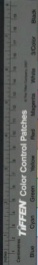
李筠謀起兵拒宋其子守節在宋爲皇城使嘗



泣諫不聽太祖知之遣守將歸諭旨筠謀愈甚遂起兵命守節守上黨引兵南向後事敗自殺守節處此誠亦難矣蓋違父則非孝拒君則害忠然而父死家滅已獨獻城而馬生則於我有未盡也昔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繁疾為王取士壬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母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無父事君吾弗忍也遂繼而死率懷光將及其子李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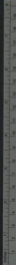
言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誠使臣責父而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璣亦自殺守節而知此義則宜於見討之際束手歸命以全君臣之誼而一死從筠地下以全父子之倫君親之際豈不兩盡也哉而隱忍偷慙自乖大義二子之罪人矣

冬青引載於野史其詩凡三出而語句不同初疑好事者誦錄之誤近閱趙東山跋語與宋遺



民錄乃知唐王潛林景曦收葬陵骨之後謝翱
舉羽與景曦各為詩以時記此事故不同如此
獨一首之末云君不見大之年羊之月劈靈一
聲天地裂不知何意予聞楊禿所營浮圖凡三
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粟之尖頂若瓢壺者所
謂時靈一聲意指此也楊禿裂皮骨雜牛馬諸
骸為浮圖以壓之號曰靈南而不知龍說之餘
先已為唐林二義士所得托固於萬年技之下
至今尚無恙也元人徒疑江南王氣未衰而兒

尤以為若曰壓覆云者適足以當其心故任其
紛肆妄作若圖聞知然人憫于下而欲其遺天
怒于上而伐其跡亦足以觀宋德之格于上下
者矣昔人錢塘懷古詩云劫火不燒楊礎塔怒
風還激伍胥潮蓋業塔不燬則江怒不息其不
平之氣終古如在戴考鎮南之跡元人謂在杭
之興元寺寺故宋大內也今杭之鳳山門外雖
諸寺畧存然不知何者為興元且改世以來街
陌變遷漫莫尋遺塔之跡意者 國初修復城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陸之際有識者惡之特刻去之耶俟當細訪
謝疊山跋程楚翁詩卷云五帝三王自立之國
至德祐而威有天地以來無此變也理之變氣
隨之西北巖凝之氣盛行于東南吾序陳月泉
詩已言之後六年而驗又十一年程楚翁出詩
一編氣清和而志深遠有風人遺音獨以爲王
澤未竭民瘼未泯豈與文士董角巧也楚翁毅
然以天地大義爲己責死生禍福置之度外幾
頂以簪幸逃禦敵逾播十年本志弗渝豈不具

力十哉黍離忠矣義氣足以感人無衣勇矣
忠誠不足以悟主周轍不西千古同恨安得楚
翁之詩作於彼時乎云云楚翁徹之發源人性
個儻喜問學德祐末元兵入臨安江東列郡皆
下楚翁發憤散家背陰結敢死士將復郡城事
泄被執拷掠幾死夜賂守者得脫去時碧梧馬
丞相廷寫在番陽義不仕元楚翁往投之碧梧
義且爲人贈以詩云汗竹丹鉛側空花粉黛中
尚懷丞相亮不署大夫雄有客來今兩誇予邁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欲爲報
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兩腋欲刺襄子襄子如
廁心動執問刑人則豫讓左右欲誅之襄子曰
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
讓伏于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
豫讓也使人執之乃喟然而嘆曰豫子子之爲
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
爲計於是讓伏劍而死據此則讓之自殺乃在
伏橋之後說莊序諸入宮之時微爲舛錯又讓

之言曰中行以參人畜我我亦衆人事之智伯
以朝士待我我亦朝士爲之用昔人謂即其言
而繫其中則讓固慷慨心者矣何天下後世之
足愧也然觀襄子謂讓曰子非義也乃壯士也
則讓之本心在當時已爲識者所非矣後世之
論蓋落第二太史公傳之刺客無亦有見于是
哉

元章祖程白石熱唱詩註謂元任臧宋僧人楊
總統發宋諸陵以其骸骨棄草莽中適林霽山

在越上痛憶不能已乃詔爲采藥者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體骨爲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于越山之北且種冬青樹識之又壓山志元人發宋諸陵以其骨沉諸水政和縣人余應則亮嗣之得理宗體骨而葬焉按輟耕錄元發宋陵以其骨雜牛馬諸骸作浮圖壓之號曰鎮南有唐玉潛林景熙者私以他骨易出之各爲匣以葬初未聞則亮爲此舉也始陵發後理宗

獨夫其頭盤蓋胡僧竊之製爲飲器胡俗以骨爲鉢正則吉祥如也故爲此至我

太祖登極命宣國公索于元穴凡理宗體骨其汝訥所救有司葬之聚寶山後越郡以宋七陵國來獻

上覽之惻然命返舊骨于元穴凡理宗體骨其始末有據如此今日林景熙網得以葬又曰余則亮網得以葬夫景熙固嘗預葬骨之舉此猶可說若則亮則元末人何緣預世祖時事哉此

誠好事者傳聞之詞皆未足忍也

李賀榮華樂云爲有公子二十餘齒編具屠鐵
宋走馬夜歸吐酸更襪穿複道遊椒房或謂椒
房乃宮禁嚴密之地非公子可夜遊者按此篇
本詠梁冀下冀爲人爲有對日所明爲有公子
指冀也本傳冀大起第舍而妻孫壽亦對街爲
宅彈極上木互相誇競室寢皆有塗陽與室連
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窻繡皆有綺疎青
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

躑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克積藏室
致汗血名馬又廣關園園採土築山十里九坂
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
其間驚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遊觀第內多從娼
妓鳴鐘吹管酣詠竟路或連繼日夜以聘云云
觀此則冀之宅第視宮禁蓋等矣所謂椒房得
非當時僭擬無度壽之房閣亦用椒壁之制而
自同於內庭之稱耶然則賀之言正以著冀驕
侈之極於宮禁初無預未可謂失也



九峯蔡氏謂三代改正朔不改月數其言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紀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皆以寅爲首也愚謂夏非改正商不改月周則改正以示統改月以隨正其在經傳如春秋所書殞霜無冰雨雪震電之月孟子所稱七八月歲十一月十二月左傳正月辛亥日南至之文汲冢周公作周月惟一月斗柄建子之語皆其証也我朝周洪謨氏作周正論疑一主蔡氏力辯

問人未嘗改月其謂春秋所書尼因事而繫月者皆夏時也定元年冬十月殞霜殺菽僖三十年冬十二月殞霜不殺草則謂二霜以過殺與不殺而書桓十四年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則謂二冰以正月無可藏與二月無可出而書桓八年冬十月雨雪謂雨雪之上恐有缺文或有大字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則謂建辰之月雷雨三日以爲非常過度故繫震電于大雨之下他如七八月旱者決在孟仲秋之交十



一月十二月杠梁成者斷在歲終之候其援引
証據自謂無可疑矣而不知皆其說之師心者
也且周之改月不獨愚見爲然宋元諸儒蓋言
之不獨諸儒爲然程朱大儒亦言之周氏能選
其辭于春秋孟子固矣獨其引汲冢書則節去周
公作周月惟一月斗柄建子之文於左傳所紀
正月辛亥日南至之類則謂周末世亂道路榛
塞左氏不知周制而妄爲之說夫其節汲冢書者
固欺人之失而謂左氏不知周制則幾于妄矣

左氏魯之史官其傳春秋雖不無可駁要之
於周之曆紀亦難乎謂其不知也雖然周氏尚
以孝經宗祀明堂之文爲不足據則其所取信
者惟已意而已矣他何言哉

正德未申間狂賊劉六劉七輩嘯聚十餘萬衆
殺掠齊魯之境一日次東平州州有一嫂二姑
避賊出奔遇其部將千道度勢不可脫即跪俟
道左賊悅其色逼至齊地欲次第汚之時賊大
衆已起營獨所遇賊未捨去嫂不得已聽所爲

次及大姑姑候賊上體即兩手交按賊頭小姑以死踞其身賊時已被作力不能起嫂即其刀欲其首斃之往報之官準格給賞時皆壯之子讀楊鐵崖濮州娘樂府因知薛花娘之事非誣飾者花娘濮州娼也賊朱鬣者掠之因與裸飲賊既酣擁花娘卧花娘乘其睡抽佩刀刺殺之乃遁出報官兵因遂進攻盡擒其衆東平婦之事大畧類此然花娘斃賊於醮酣而三婦乃斃賊於倉卒此尤奇快也作三婦刺一虎繼濮州

娘之後一虎孝三婦怖以吡三婦順一虎疲以困虎生猙獰亦其性慕天不醜裸人國席地寧知陷身穿按虎頭踞虎腰虎雖有力不得跳肉屏未竟聚應樂血顛已落屠猪刀嗟嗟三婦非五虎胸次沉機乃雄武爲君寄謝晉男子下車揜臂首何數

張士誠亾國亾於其弟士信士信佐其兄僞稱丞相信用匪人羣小趨番卒之內乏謀畫之臣外鮮折衝之將邊威不振國計坐耗以迄于亾



士信於丁未六月六日爲天兵用砲擊死所
任隆平郡太守周偃本山陽鐵冶子以聚斂功
至上卿伏誅日緩頰言曰錢穀鹽鐵等籍皆在
我汝國欲富當勿殺我主者怒曰亡國賊不知
死罪尚敢言是耶速殺之吳人稱快或手加額
曰今日天眼開也有蔡文者山陰人素業醫業
德者雲陽人業星士信皆委任之二人無他
才能惟以諂諛悅士信意汲引邪佞排譖蹇諤
致士信誤國大抵二人力也丁未春獲至臺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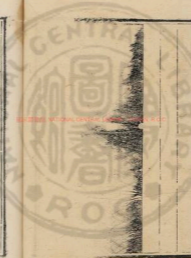
伏誅因風乾其屍懸示于科者一月又潘某者
其爲駙馬也性驕侈娶美娼凡數十內一爲蘇
氏才色兼美醉後尋其罪殺之以金盤薦其首
于宴宴國亡伏誅臺城投其首于湖張氏始末
雖畧見於輟耕錄歸田詩話等書然未詳備茲
偶得其數事于此俟他日有聞輯爲傳云



兩山墨談卷之十八

吳興陳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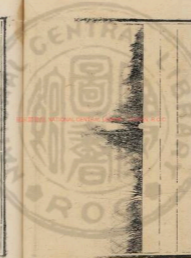
宋觀察使汪介然傳元人汪幼鳳所作中載洪忠宣皓陷虜高宗用其子适爲相屢書求皓虜以不知所在爲辭及介然使虜遊城上皓聞笑語曰南音也密附蠟丸書介然剖股納之歸闕于朝帝召見介然於御前取書以進上覽之涕泣命适拜公爲之厚餉和議成明年洪公皓朱公弁張公邵皆南還洪公又令諸子孫羅拜之



兩山墨談卷之十八

吳興陳霆

宋觀察使汪介然傳元人汪幼鳳所作中載洪忠宣皓陷虜高宗用其子适爲相屢書求皓虜以不知所在爲辭及介然使虜遊城上皓聞笑語曰南音也密附蠟丸書介然剖股納之歸闕于朝帝召見介然於御前取書以進上覽之涕泣命适拜公爲之厚餉和議成明年洪公皓朱公弁張公邵皆南還洪公又令諸子孫羅拜之



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後遂出知徽郡爲介然
建府第朱文公誌未并墓謂得邑人汪介然密
附洪公皓蠟丸之功即此也介然冒危險以通
國之好守貞信以不負人之託其志節可傳無
疑獨考洪适以孝宗乾道元年始入相是時忠
宣歸朝歿已久而此云高宗用其子适爲相屢
書求皓則爲說荒謬不考之過也

予前辯揚建所營鎮南浮圖入國朝來無跡
可訪意謂國初刻去此但一時據理勢而言

未暇考求其據也今按元史續編至元二十二
年秋九月上命建佛塔于宋故宮二十五年載
西僧楊璉真加以宋宮室爲塔一爲寺五元人
陳剛中風凰山詩云浮屠百尺聳亭亭落日鴉
啼野蔓青至國初貝瓊檄陵行云流螢夜飛
石虎殿江頭白塔今不見是鎮南在元固屹然
存而入我朝方氏此則國初刻去之明驗
也以此例之乃知天下古今之事其不得親擊
者以理勢推之率十中八九又揚建塔本爲



鎮壓陵骨之計然發陵之歲月緝綱目據唐王
潛傳謂在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元史續編謂在
二十一年九月岡草堂謂在二十二年八月今
觀續編載二十二年九月建佛塔于宋故宮則
與草堂所誌發陵月日相繼以是年八月發陵
而九月建塔事理相因最為吻合草堂宋末人
也其所紀誌當為實錄若續編載二十一年發
陵越明年九月始建塔則不應陵骨暴露一年
之久至如王潛傳載戊寅十二月發陵越七

日下令夷陵骨築塔則與續編建塔之歲月違
背凡八甲子此足以決其謬誤也

三國之統系陳壽帝魏而寇蜀司馬公因之未
晦庵矯其失乃帝蜀而賊魏自朱子迄今未有
置異說者也並朱子時有俞文龍者作孔明論
一篇大抵考論先主孔明之跡而吹尋其過此
未暇論至邨如幾幾春秋之作則與朱子之見
大異矣如幾字維心太永人徙居德清之龜溪
從葉石林諸名公游以陳壽三國誌紀載無法



乃作魏春秋仍以魏紹漢統張無垢九成與相
善移書難之復書曰僕不能超時媚世守所學
至於窮且老因刊正三國之書以度余日辱賜
教疑其予操而黜備衰病居山無絲面究欲置
不報恐閣下終疑不解敢申其說商系夏周系
商秦系周漢系秦魏系漢晉系魏綿綿系而不
絕者謂之統若以魏篡取黜不使系漢則統其
絕矣春秋列國之君雖篡殺而取者皆得承其
統聖人不沒其實所以著其非也司馬遷作史

記畧準春秋至秦項呂氏亦皆列之本紀僕作
魏本紀非予之也法應然也董卓之亂王室覆
蕩獻帝曹陽之敗六宮委棄於塗泥百官餓死
於墻壁自古播遷危辱無甚于此而山東諸侯
以義名師擁據睥睨莫或有惻然動心者操獨
奉迎都許披荆棘立廟社使如綫之緒絕而復
延雖其心不可得而量抑亦有功于漢者春秋
僖公二十八年天王出居于鄆書曰公朝于王
所及天王狩于河陽又書曰公朝于王所公朝

而詰法不與所以譏諸侯之不臣也司馬溫公謂操取天下於群盜之手非取于漢深亮其亾漢者非操之罪僕猶不敢以爲然蓋操實攘而有之罪安得而掩哉至如殺孔文學弑伏皇后與夫受禪之文陳壽所畧陳者僕皆特書而詳志之不沒其實以暴其罪爲萬世亂臣賊子之戒點之之旨不爲不嚴獨表其奉迎一節以厲後世臣于臨艱危不可以棄其主耳至論其心則曰學古而任數外夷而中險舍小怨以矯情

引大義以飾詐惜其畧有餘而度不足其罪而黜之者如此亦竊得其情矣未嘗予之也若曰纒篡而有之不當系漢則非春秋之法也噫漢亾宗室布在天下惟虞表璋備耳虞表旣敗璋又失國幾其奮起而興劉氏者舍備其誰哉聖之深故責之切方曹陽之敗臣子有不可爲心者倘時爲將軍領豫州刺史擁重兵據方面其勢足以自通其言足以動衆曾不聞馳一介之使備當貢之職喧顯沛訪在亾亦未嘗出一詞



以激漢之義士果有意於興漢乎謂其長者長者固如是乎厥後獻帝密詔使之圖操備與操方呢出同輿坐同席非不得其便也畏不敢發事覺兵敗乃連於袁紹紹何如人哉紹破往依劉表至是始得其謀蜀之計於諸葛亮夫荆益同姓之邦使備與之協和夷幾或可以興復也春秋伐同姓者庶其而人之戚同姓者絕其類而夷狄之且班乎禮避致使平漢中漢中蜀之咽喉也備苟不意於自為得益州之兵食討

平張魯而扼其咽喉孰不盡棄以迎師璋將遜避之不暇矣備不知出此乃背恩棄義反襲而奪之長者固如是乎昔光武破尋邑討王郎降銅馬救斯民於塗炭然後即位改元故中興之功照耀往策簡於漢無纖毫之功滅同姓而平義舉納宗婦而亂人倫亟欲稱尊告祭天地託流言為獻帝舉哀定謚而帝尚無恙也駟區區口舌以誣群聽一皆出於變詐無足取者操有無君之心猶畏名義終不敢自尊備有所畏乎



閣下唾操而不知尚有可唾者如此僕爲之贊曰任智勇以爭天下之勢仗信義以歸天下之心此高帝之所以創業世祖之所以中興也倘之智勇信義何如哉蓋未有智勇不具信義不立而得志於天下者也僕所望簡者深矣必欲以蜀系漢不知蜀亡系之魏也系之晉耶又莫適攸從也其去取大旨如此予嘗反復其所言而考究當時始末信亦足以表暴操之功罪而愧赧乎先主之心其言要自有謂不可盡棄也

昔歐公作五代史判公惜其不脩三國誌因囑東坡爲之坡恐世間議論不一避而不承然則昔賢於此正自難言耳

我朝遷鼎北平雖

成但弘規遠畧然本

太祖之意也洪武改元

駕鄧謹身殿顧問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而運掉東南比今南京何如眾對曰胡主起自沙漠三國在燕今已百年地氣天運已尽



不可因也今南京興土之地宮闕已完不可改
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於是中止昔武王克商
謂周公曰我嘗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
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繼
而武王崩志不克就成王立周公追繼先志卒
營洛以爲成周東遷之後保固守險綿延周祚
於八百年之末非細故也今
國家控據上游而宰制六合建帝王萬世不拔
之基則

成祖繼志之孝

聖子神孫逕衡之休也

予著撮義載宋高宗駐蹕維揚金師入寇將渡
淮適招信縣一尉時以巡徼遇之途遂相敵是
日風作塵氛蔽天虜不測南軍寡相拒踰半
日尉以力戰死高宗因得飛報倉卒渡江不尔
則有可虞者然尉之名氏失傳記者爲之嘆惋
偶閱續通鑑載建炎三年金人由招信將渡淮
縣尉孫暉禦之沉其數舟虜以疑兵糜暉自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流渡城破暉死之此事正與傳記昭合然則尉
乃孫暉耳其脫君父於陸危忠績匪細
樂記一篇竊嘆其高深遺古非秦漢文字可並
致堂胡氏謂爲子夏所述或又謂子貢所作然
皆無可經據愚意此或夫子所示意門人商賜
董述以共成者也
猴詩謂之孫性躁而牙智嘗記唐大曆中有猴
故百集古田杉林中里人欲伐不殺之中一老
猴忽躍去隣近一家縱火燔屋里人懼走救

火於是羣猴遂脫去其狡智若此載汀州志

徐敬業起兵誅武后不克而死武因勦滅其族

論者謂高宗之立武氏決於徐勣一言然未幾

徐氏族滅亦足爲其禍唐之報偶讀唐書乃知

勣之後蓋未及滅也按吐蕃傳虜將徐舍人者

語所俘道人延素曰我乃司空英公裔孫也武

后時吾祖以兵尊王室不克而覆子孫奔播絕

域今三世矣我雖握兵心未嘗忘歸顛不能自

拔耳是勣之子孫故在亦足爲敬業忠義之報



也

周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坊記註然註之所本它無所攷

宋時瀘南人有童秦吉了者能作人言夷酋欲以錢十萬買之其人告吉了以貧甚欲賣以濟困之故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因不食而死此與厓山墜水之白鷗正相類彼含齒戴髮名爲士大夫者顧叛宋而投金元曾禽若狀

曆法日行之度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是爲春秋分先儒言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此南北以在天者言東至角西至婁此東西以在地者言今按東井牽牛之南北蓋主北極而言北極位東井之北日自牽牛而北至于東井則去極爲近而於時爲夏至月自東井而南至于牽牛則去極爲遠而於時爲冬至然此南北必人從地面仰觀于天推考其進退遠近乃得而見故曰南北以在天者言也



若東角西婁則主方位而言蓋二十八宿有一定之位角亢七宿居東奎婁七宿居西日行道東井牽牛之中在東而至角則為春分在西而至婁則為秋分然此東西是蓋一定之方人於地中左觀右顧一望可見故曰東西以在地者言也

天地之祭奠大於郊舉郊則后土之祀六宗之禮皆在中矣百神之祀莫先於社舉社則山川之望群神之福皆在中矣故中庸言郊社之禮

而承以祀上帝之言蓋舉天帝之尊以統其餘也五年之祭奠殷于禘舉禘則比年小禘三年人禘皆包之矣四時之祭奠脩于嘗舉嘗則春夏秋冬禴祠歲終禘蒸皆可推矣故中庸言禘嘗之禮而承以祀先之言蓋舉廟祭之盛以該其餘也

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天日月相會之氣朔無欠



無餘是為一章所謂兩年一閏即五歲再閏之說也又曆家必於三十三月左右置一閏然補前借後必各得一月之半則後月餘氣乃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於是乎閏在矣是固天然恰會當此之置閏非人可移前徙後強置之於所不當之月也然則先儒所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此固可通而謂置兩閏不足則借下之日以終數者於法窒矣按先儒借下終數之說由人誤認三年一閏

之後即維以兩年一閏之文也

成湯致桀于南巢在湯則放之而不追其所往在桀則納之而俾終夫天年初未有殺戮之事也故終湯之世其不受命者巢伯而已武王伐紂之後箕子則甘於即夷：齊則恥於食采而宮則竟於釋位大家弗靖奄君再叛是其割殺之施于當時者有不可忍焉故也古以湯武並稱要之武之慚德視湯較甚

禹音準謂自鳥鼠同穴孔傳謂鳥鼠去為雌雄



同穴而處。蔡氏謂爲怪誕，不取。按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元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其形似雀，色作灰白，嘗與元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者也。涼州言屬隴右道，然則孔說非誕。

盜類之言曰：盜亦有道。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易也；出後義也；分均也；知可否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天下之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富首之言曰：大凡致富之道，先去五賊，所謂五賊者，仁、義、禮、智、信是也。蓋未有五賊，不去而能成富翁者也。吁！五者在人，富者則欲去之，以致富盜者，則須藉之以成盜。然則古之所謂六盜，其猶賢於爲富不仁者乎？

近世泥金畫漆之法，本出於倭國。宣德間，嘗遣漆工楊某至倭國，傳其法以歸。楊之子墳，遂習之，又能自出新意，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循其舊法。於是物色各稱天眞爛然，倭人來中國見之，亦鮮指稱，莫以爲難。其國刻法，然不能踈此。



妙也

地之下皆水，之下乃天，之外則大氣之渾
淪，過寒者包裹充滿，莫有涯際，又復迅行疾轉，
畧無少息，凡其內之水與地爲繫，束于勁風，星
氣之中不得少下，此地之所以能久浮而不墜
也。大要則氣舉天，包水，載地，三言而二事
志論渾天以爲天外是水，以浮天而載地，其
見頗差。先儒言日月星辰運行從水中過者，當
云水下其說方穩。

趙簡子論陽虎曰：今而後，樹人心也。當擇樹桃
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乃知唐世
狄公薦賢有嫉之者，曰：天下桃李皆在公門，蓋
言其後之藉蔭也。又賈島詠裴相詩曰：不栽桃
李種薔薇，蓋幾其後之得刺也。

王輔嗣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蓋復有義。
復之說亦有退復之義。易言：七日復者，來復也。
論語言：復其位者，退復也。冬至陽生，六陰以漸
而退；聽夏至陰生，六陽以漸而反。歸故王言陰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復陽復要皆退而還後也

環谷汪氏曰周禮太司馬所言正月之吉是指夏時其言正歲則為周人建子為歲首之月其說是矣然謂周不改月則亦未足憑也蓋夏時周月在周並行特以作事故月令大司馬所用皆從夏時歲以示統故春秋所紀皆遵周月所謂周月則以十一月為一月汲書左傳可考而証也

宋元以前中國未有摺扇之製元初東南夷使

者持聚頭扇當時笑之曰朝末樂初始有持者然特僕隸下人用以便事人焉耳至倭國以充貢

朝廷以徧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以供賜予於是天下遂通用之而古團扇則惟江南之婦人猶存其舊今持者亦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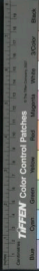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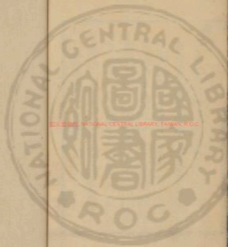
予考聖王謚十八卷藏經卷之六

邑侯双卷先生雅尚文學事因執予不問
既徹編則以書示白是是不可不傳也爰差
在俸付梓且命邑民沈德調度其書工
既說眾謂侯其舉益不款以論衡自稱之
意而懷之幸我宜得書因識之末簡

嘉靖己亥春正月吉旦陳震廷書

兩山墨談卷之十八終





ES 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